



凡人情書



Ordinary

楊善創作集 2



孀娘叢書 ④

楊善創作集 II 文章工廠產品 ②



一歲到九十九歲凡人的私房書

楊善 · 文字 / 插圖 / 書法

# 凡人情書



開場白·給凡人的情書 001

楊善凡人事件簿 002

楊善與 22 獎記事簿 003

生 004



008 原創歌曲〈哭泣精靈〉

009 哭泣精靈



毀夢獸 014

詩巫走唱調 019



斷翼泥鴿 022

一輩子過不了街的狗 028



飄泊的心擱淺在玻璃港 032

忘我鎮傳奇之命運 037



夢遊狂想曲 042

夜太黑 045

048 天堂鳥

050 凡人給天使的一封信



夢田 057

親愛的，花開了沒有？ 059



來自〈雁渡寒潭〉歌的感動 053

雁渡寒潭 054

鳥先生，你懂個屁？ 062



063 花之語

064 滄海前塵

066 寫給小妹的歌



童年與布袋蓮戀愛 067



一個滄桑小孩的呢喃 069

那年，蒼蠅與我結下了仇 071

恨蠍歌 074



未央夢 077

少年童子賢 081



世紀末的生日歌 084

神啊，謝謝你啦！ 086

088 那季鳳凰花燦爛

090 高三的心情

092 God Bless Your 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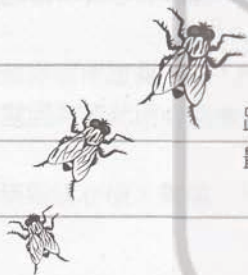
戲子多情 093

友情花 綻放在無星的夜 094



紅塵來去 096

刺青 099



跑調的年代 101

最後一班公車上的蒼蠅與我 103



老爹離家出走了 105

斷翅白鴿的屈服姿態 107

寫首情歌給你祝你生日快樂 109



Mr.Yong, 你要往那裡去? 111

逃亡 113

116+117+118=石頭畫+美術作品+創作發燒友



「創作是一輩子的事了！」我想。



# 開場白。給凡人的情書

因為我們都是那種被7情6慾控制靈魂的人，所以沒有純淨的品格進入天堂；因為我們還沒有壞到拿刀砍人拿槍殺人的惡劣地步，所以也沒有十惡不赦的資格墮落地獄。因此我們只好做個遊戲人間的凡人。

其實做凡人更好。跳想跳的舞，唱想唱的歌，走想走的路，吃想吃的肉，愛想愛的人，過想過的活，笑想笑的事，睡想睡的覺……太多太多的自由了。搞不懂為甚麼還有那麼多的人，當不成名人做不了聖人，還在那邊對“凡人”這個身份吐口水？

熱愛四海遊蕩的海豚，昨晚對我說：「原來生命是宇宙中最奇妙的東西。因為有了活的眼睛，所以可以看見宇宙創造者締造的奇蹟與人類對文明所貢獻的智慧；因為有了活的耳朵，所以可以聽見感性的讚語與跳躍的音譜；因為有了活的生命，所以才有機會見證人間美事，並從許多苦難中學會惜福。」

我與海豚舉杯乾了葡萄酒，慶祝我們快樂健康平凡的活著。

凡人的喜樂值得慶賀，凡人的怒哀應該低調處理；凡人的7情應該盡情盡興，凡人的6慾應該理性抑制。就因為如此用心活著，人生才沒有太多的遺憾。

愛情友情親情心情，架構了凡人肉體里，欲罷不能的情感宿命。一種添增生命內容精彩度的宿命。

也就因為凡人的生命如此精彩絕倫，所以才有《凡人情書》的誕生。而親愛的凡人如你，是否也有許多值得玩味的故事呢？

《凡人情書》，一本記錄了我12年創作的作品集，願你們喜歡。創作凡人楊善，「願你活得精彩！」 二零零零年八月八日

# 楊善

# 凡人事件簿



- 本名：楊必善·JOHNSON YONG
- 年齡：1972年11月12日出生，年歲逐年增加
- 性別：跟孔子一樣，與瑪麗蓮夢露相反
- 職業：福州街<娛樂地帶VCD租賣店>小店主  
John Hancock 人壽保險公司代理員  
玩石&文章工廠 SOHO 創作室主人  
慕娘印務有限公司受薪（前馬來西亞日報編輯）
- 嗜好：聽創作歌手的歌／看誠意製作的電影  
玩文字堆砌遊戲／陪家人朋友喝茶聊天
- 偶像：黃舒駿、羅大佑、陳昇、鄭智化（台灣創作歌手）、朱德庸（漫畫家）、倪匡（香港作家）、馬哈迪（大馬首相）。
- 格言：時間和生命是世上最不可奢侈的珍寶，所以人生要認真經營。
- 最感動的事：內子在產房裏所受的2次分娩痛楚
- 最難忘的事：13.11.1994 結婚及 25.05.1997，25歲搬進自己新家的那兩天。
- 最喜歡的電影：記得香蕉成熟時 II 初戀情人／重慶森林（香港）  
THE LITTLE WOMEN/FORREST GUMP（美國）  
不夜城（日本）  
霸王別姬（中國）  
CHILDREN OF HEAVEN 小鞋子（伊朗）
- 最喜歡的歌曲：雁渡寒潭（黃舒駿） 貪婪之歌（陳昇）  
你的樣子（羅大佑） 老么的故事（鄭智化）
- 最喜歡的書籍：雙響炮漫畫系列（朱德庸） 衛斯理傳奇系列（倪匡）
- 宏願：中到TOTO積實300萬，之後環遊世界。  
現在最最最想做的是……翻我書的你，買下我的書。

# 楊善與 22 獎記事簿

- 1 公教中學高中作文賽
- 9 散文季軍～逝去的日子
- 9 論文季軍～如何促進旅遊業的成功
- 9 華文學會《禮貌週書籤設計賽》季軍
- 0 馬來文學會《馬來文化海報設計賽》亞軍
- 0 美術社《漫畫比賽》佳作
- 華文學會《高中文學常識賽》季軍

- 1 詩華日報元旦散文賽
- 9 學生組冠軍～生
- 9 佳作獎～想當年
- 9 公教中學高中散文賽冠軍～聞歌有感
- 1 美術社《高中書法賽》大楷殿軍
- 1 華文學會《高中鋼筆字比賽》殿軍

- 1 詩華日報元旦散文賽
- 9 學生組亞軍～雁渡寒潭
- 9 季軍～高三的心情
- 2

- 1 詩巫中華文藝社第五屆文學獎
- 9 9 4 散文佳作～童年與布袋蓮戀愛

- 1 中華文藝社第七屆文學獎
- 9 9 6 散文佳作～忘川

- 1 詩華日報元旦徵文公開賽
- 9 散文佳作～未央夢
- 9 馬佛青砂聯委會辦《淨覺青少年文藝創作賽》
- 7 銀牌獎～紅塵來去

- 1 中華文藝社第九屆文學獎
- 9 9 8 小說亞軍～飄泊的心擱淺在玻璃港
- 8 散文佳作～紅塵來去

- 1 中華文藝社第十屆文學獎
- 9 9 9 小說亞軍～一輩子過不了街的狗
- 9 散文佳作～青澀紀事之少年童子賢
- 9 恨蠍歌

- 2 三月出版創作集I <愛情男女>
- 0 謝謝所有買書人！
- 0 十一月出版創作集II <凡人情書>
- 0



0

0

3

0:30

# 生

豬與人的生命共同點，在於都得為自己爭取生存下去的機會。  
人與豬的命運不同點，在於人類渴望成為金錢社會的獵人，而豬  
卻逃脫不了屠夫的利刃。

今夜顯得格外的寂靜，鼻鼾聲，蛙鼠聲彷彿都消失了。我懶懶的躺在那沖洗得特別清潔的灰地上，肚餓的咕嚕聲和心跳聲迴旋的飄蕩在我的耳際。不知為何總是忐忑不安，彷彿感覺到將有大災難臨到我身上。當我閉上惶忪的雙眼時，似有鬼魔魑魅魍魎的向我撲來；當我徬徨的張開眼時，仍舊是濃得化不開的墨夜。今夜心緒為何會如此紊亂？我找不出理由。

寂靜中，我聽到急促的腳步和談話聲。黑暗中，我見到亮光向我照射而來。我的心緒慌如浪，亂如麻，彷彿他們就要把我推入深不見底的幽谷。我徬徨的呼叫著，無助的吶喊，奔跑著，始終闖不出這高聳的灰牆，心急如焚。當那根粗大的繩子套在頸上時，我歇盡全力的掙扎著。當那把尖利的屠刀刺進我頸項時，我知道一切已太遲了。我絕望的看著自己鮮紅的熱血從深邃的裂縫中奔瀉出來，濺在凹凸灰牆和地上，一片血紅在亮光照耀下異常刺眼。我雙眸顯得異常沉重，四肢軟弱無力，我重重的摔倒在血泊中，紅血濺起滿天腥臭。依稀彷彿我聽到他們猙獰的狂笑聲及那沖洗在我即將歸西的屍首上的清脆水聲，我漸漸開始明白什麼是“死”了，但是我還是不明瞭為什麼我要死？

當我體內一切機能即將停歇操作時，我的思緒轉回好久好久以前……………。

依稀記得那是個下著微雨的夜晚，當我從媽的肚里鑽出來的時候，我第一眼是見到那道和今夜一樣的亮光，想不到當時我認為最有愛心的光，今夜卻是他們的助紂工具。那一雙輕撫我的手卻是沾手握刀的殘忍。我深切感到他們的可怕與現實的虛偽。當我看見八個弟妹健康安全的出世后，我窺見他們滿意而貪婪的笑容。啊，可怕的人類！

我已哭了好幾次了。當我看到橫臥在尿糞中慘死的弟妹時，我心里總是難過的責罵媽為何如此不小心，把弟妹都壓死了。難道妳聽不到弟妹渴求嘶啞的呼救聲嗎？抑或是妳在躺下后就懶得挪動一下那臃腫龐大的身軀？雖然妳賜給我們豐沛的乳汁，但我卻讚美不出妳的偉大，因我對妳沒有安全感。多少次我們四個姐妹在吮奶時，妳總顯得不耐煩的催促，妳並不溫柔，我們也不快樂。唉！

失落的母愛。但是當他們咒罵的跨進欄內把妳孩子的屍體取走時，為何妳會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嘶喊？我很厭惡妳的造作。

不知多少個日夜已過去了，我對這惡臭的環境已感到極度厭倦。「如果有那麼一天，我來到一個全新的地方，過著全新的生活，那該多好啊！」當我沉醉在幻想中時，我的一隻腳被一隻粗糙的手捉起，就這樣吊著身體來到一個全新的地方。「我的幻想成真了！」我心中歡喜吶喊著：「我終於脫離了那惡臭的地方。」當我見到三個妹妹也嚷著出現在我身邊時，我聽到沿廊雜亂的叫聲，我也彷彿聽到遙遠的媽的軟弱哭泣聲，也許她很悲傷，也許，也許……………。

當我們似忘卻過去快樂的狂奔時，我又聽到雜亂的叫聲，軟弱的號啕聲及彷徨的尖叫声，慢慢的，我多了許多不相識的朋友。以後我們要一起生活，我們都是漂泊的游子，當離開母親的那一刻開始，將是我們命運的轉捩點。我們要自己學習獨立，要自己照顧自己，要自己面對任何挑戰與恐懼，要活出自己的生命，要自己走著每段路。當離開媽的那一刻開始，一切全都改變了……我長大了。

在和牠們相處的這些日子里，我已清楚看透了牠們醜陋的面目。終日我都活在極度痛苦中，我感到自己像個戰敗而疲憊的弱者，再也無法面對任何挑戰。我畏縮於這一種環境。

睡夢中，饑餓雜亂的呼叫聲又響起。牠們兩腳搭在灰牆上，流著白泡沫式的唾涎，歇盡全力的乞食叫著。我又見到牠們流著涔涔而下的汗珠急步走動著，雙手提著兩桶食物。當牠們把食物倒進槽里時，牠們快速的吃著，發出難聽的聲音，像餓了三天三夜似的。牠們佔著自己龐大的軀體，霸王似的並列著，把流過的食物全送進五臟廟里，體格矮小的我只好排在後面望著干涸的槽在暗吞口水與眼淚。我亦曾不甘的跑前去，企圖擠進牠們的行列中，但在擠壓和攻擊後，我只好乖乖的再把自己排在最後一個，等待著牠們吃飽後，我流著淚暗自舐著殘渣。背後譏言諷語響起時，我告訴自己要忍耐。但我的忍耐是無奈的。

當牠們過厭了煩燥乏味的生活後，我當了牠們新奇刺激玩意的犧牲品。我懼怕的看著牠們似利齒猛獸向我衝擊而來，我感到全身是一陣劇痛，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任由牠們在我佈滿血痕的身上尋找快樂，我只能歇力的嘶叫求救。當急速奔跑的腳步聲響起時，牠們又像若無其事的走著，躺著，談著，只留下淌血的我孤立著。我覺得自己像個俘虜，任由蹂躪。當咒罵聲，腳步聲遠去時，牠們又再侵襲而來，接著又是我嘶啞的求救聲……。「誰叫你叫得這麼大聲？」「誰叫你生得這麼矮小？」「誰叫你生了一身我們討厭的黑黃毛？」「誰叫你看見我們就迴避？我們恐怖嗎？」「誰叫我牙齒癢呢？」我一次又一次的承受那沒有起因的侵略向我衝擊而來，彷彿一切都不必有理由，我只能

一再的嘶叫著。這世上的一切事的發生都可以沒有理由，就像我今夜一樣沒有理由的倒在血泊中。

我終於能自由自在的奔走在這廣闊的空間了。走完這條走廊，轉個彎，我看見藍天白雲，傲立的大樹及爬於地面翠綠的空心菜。我無憂無慮的吃著空心菜，那種舒暢的感覺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我第一次解脫空間的拘束，擺脫那些自私殘暴的牠們，頓覺豁然開朗。當我故意搖擺的經過牠們眼前時，我見到牠們羨慕嫉妒的眼光，我很有滿足感，彷彿這是我唯一的報復方式了。想起過去幾個月與牠們相處的日子，就像場惡夢。惡夢中，我只能扮演著“玩具”的角色，我已懼怕厭倦了。我蹦蹦跳著，散步著，讓大地留下我快樂的歡呼，彷彿我擁有了整個世界，整片天空，我終於嚐到了自由的寶貴。

在驅逐，鞭打和責罵聲中，我又被囚禁在四邊圍著木板的空間里。想起方才牠們攻擊我時，我因驚懼而跨越出那道灰牆而獲得短暫的自由到重新被拘束在這空間里，際遇在短暫的時間內把我的命運改變了。我已經走出了被虐待和欺凌的陰影，我將走入新的歷程。以后我要獨自生活，也許我會孤單寂寞，但我會適應。曾幾何時，我發現自己長大健壯了，大概是吃得飽，睡得足和天天平安吧。在這四無鄰友的環境下獨居慣了，我發現自己變得孤僻了。有時可以對著圍牆發呆好一段時間，有時會靜靜的看著他們汗流浹背的盲忙著，我很想問：「你們這樣辛苦為我們而忙，到底是為甚麼呢？」

一個寒涼的晨曦，東方未白。我在夢境中聽到求救和奔跑的吵雜聲。當我雙腳搭在欄板上時，我見到兩張陌生面孔，不友善的。他們把殘暴的牠們關進籐籠里，扛放在泥路邊列置著，然後吊起來秤再扛上四輪人力車，徐徐遠去。我終於明白我們只是他們賺錢的工具，像今夜的我一樣，用紅血換鈔票。我們的命運操縱在他們手中，受金錢所左右。如此生有何價？

日子就在日昇日落間悄悄飛逝。不記得是那一天了，我又重新走在這走廊間，有在很短的路程間經過很多事的滄桑感覺。在他們挾持下，我來到一個更寬廣的地方。那好像是我出生的地方，有種奇妙溫馨的歸屬感。

不清楚甚麼原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冥冥茫茫中彷彿有許多的小生命在我肚里跳動著，我忽感覺自己像個溫暖的窩在孕育著脆弱的生命，很偉大。

當我做了第一個孩子的母親時，我幾乎想告訴天地萬物，我成了個真正的母親。當孩子們陸續出生並且踏出牠們第一步時，我為自己的偉大而驕傲。我喜極而泣。

幾個日夜過去了，我的心就像被一根大鐵釘深深重重的釘住，好痛。望著瘦骨嶙峋的屍體橫臥在尿糞中，我一再痛斥自己為何不能盡母親的責任？當我見到孩子們因得不到乳汁的孕育而日漸消瘦倒下時，「我不能原諒自己。我無法原諒自己！」我的心一再痛責。

當他們咒罵的跨進欄內把孩子的屍體撿走時，我已看淡了一切。

今天下午，他們沒有給我食物卻把我沖洗得今生最乾淨的一次，我有種不祥的感覺。

紅紅的夕陽消失在厚厚的夜幕中時，我卻已躺上粗糙冰冷的灰地上，紅紅的血泊中了。

當我走完了命運的終站時，我還不知道自己得到什麼？又失去了什麼？我追求及擁有什麼？我錯過和遺失什麼？我仍在血泊中追問那無法知道答案的疑問……………。

我為什麼要走這一生？

一九九一年正月一日刊。高中二作品。  
1991年詩華日報元旦散文賽。  
學生組冠軍獎

007



# 哭泣精靈

詞：楊善 / 曲：Olivia Wong

唱：黃愛玲

D 調 Andante

8:

過門 D A Em A D D

5 | 3-- 3431 | 2· 55· 5 | 6̣ 1 14 32 12 | 1-- 05 | 3· 12 32 13 |

如 果 時 間 可 以 回 到 |  
果 靈 魂 不 曾 受 到 |

F#m Bm A G F#m Bm Em A

2· 75· 17 | 6̣ 1 13 36 63 | 2-- 067 | 1· 21· 76 | 53 32 1- | 6̣ 6 71 77 12 |

最 初，我情 願愛 情故事 沒有開 始 失去 的 天真 像 | 火 燒 的 雪， | 只 有 溶 成 淚 水 的 宿 |  
誘 惑，我心 | 甘情 願一 生遇 不上 | 你 失去 的 甜蜜 像 | 燃 燒 的 菸， | 只 留 下 沒 有 笑 容 的 |

D D F#m F# Bm G D Em A

1-- 0· 5 | 54323· 33 | 32171· 17 | 6715 5431 | 22 2· 32· 05 |

命 而 | 如 今 我 只 能 唱 著 灰 藍 色 的 歌， 幻 想 自 己 還 有 一 雙 可 以 高 飛 的 翅 膀 而 |  
臉

To (間奏)

D F# Bm G D Em A D Bm F#m Bm

54323· 33 | 67176· 54 | 3451 44 3· 2 | 1-- 01 | 6· 71· 76 | 5· 323· 3 |

如 今 我 只 能 流 著 灰 藍 色 的 淚， 做 個 遊 蕩 人 間 哭 泣 的 精 靈 |

G Em A Bm F#m Bm Em A D

4345 4431 | 2-- 01 | 6· 71· 21 | 75323· 3 | 43167· 1 | 1-- 05 ||

如

♩ coda (轉E調)

D.S. al coda

D B7 E G#m G# C#m A E F#m B E G#

1- 00· 5 | 54323· 33 | 32171· 17 | 6715 5431 | 66432· 05 | 54323· 33 |

靈 而 如 今 我 只 能 唱 著 灰 藍 色 的 歌， 幻 想 自 己 還 有 一 雙 可 以 高 飛 的 翅 膀， 而 如 今 我 只 能 流 著

C#m A E F#m B E E G#m C#m

67176· 54 | 3451 44 3· 2 | 1-- 05 | 3· 12 32 13 | 2· 75· 17 | 6113 3663 |

灰 藍 色 的 淚， 做 個 遊 蕩 人 間 哭 泣 的 精 靈 如 果 時 間 可 以 回 到 最 初， 我 情 願 靈 魂 從 不 曾 被 誘 |

B A G#m C#m F#m Am E

2-- 067 | 1· 21· 23 | 5371· | 2̣ 2̣ 2̣ 1̣ 7̣ | 1-- 0 ||

惑 願 | 愛 回 到 原 點 | 回 到 原 點， | 天 真 繼 續 永 遠。

因為想學像電影，有歌牽引著看戲的情緒，所以我也因緣際會的遇到一個喜歡我文字的鋼琴老師，友情相助的耗了不少時間為我創作了“哭泣精靈”的曲子，作為《凡人情書》的主題曲。如果你懂音樂或有懂音樂的朋友，不妨彈彈唱唱，然後為我們為創作付出的努力鼓一個掌吧。

哭

泣

精

靈

無知少女離家出走被推入火坑的新聞，如怪獸佔領報章社會版。

淒風楚雨的悲情年代，還有誰可以放心的活著？

雷雨發瘋狂下的午夜，被“創業會議”拖延的我，正趕著回家的路。

雨像沙漠里的風沙一樣，任憑雨刷怎麼掃刷，前路依舊是一片模糊。因此我的車速不得不放緩下來。

車子繞過“快樂街”時，我看見一個瑟縮在五腳基的白衣少女。她全身濕漉漉的，彷彿一隻剛游上岸的美人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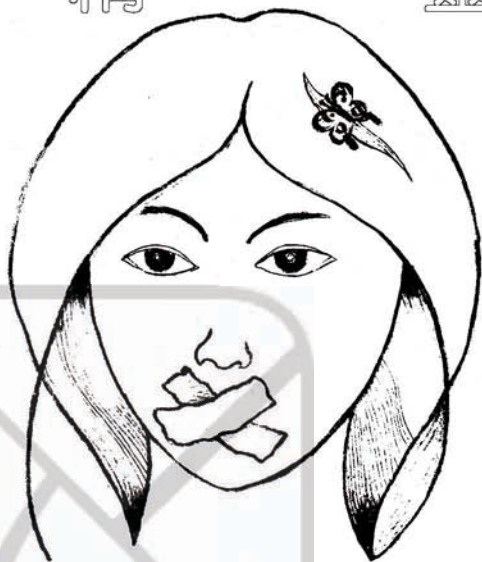
倒退停住了車，我撐把傘向她走去。她突然間顯得惶恐起來，好像受了驚嚇的小孩，眼睛直盯住我。也就因為那一雙紅腫的眼及抽搐的身體，我猜想她一定是狠狠地哭過一場了。

「妳怎麼了？我可以幫忙嗎？」我用最誠懇的語氣與神情。她只是搖搖頭，不發一言。

「妳放心，我不是個壞人。而且我真的不放心妳這樣一個女孩子，三更半夜的窩在這種黝黯地方，那是極度危險的。妳住哪里？我送妳回家。」對於我的繼續關心，她終於放鬆了驚恐的情緒與繃緊的戒心。

「我已經沒有家了……。」她移開盯著我的眼，眼神在雨中顯得慌茫。「我的家本來在遙遠的“天外樂園”，但如今已經回不去了……。」

我只當她說的“我家在天外樂園”是一句形容詞，並不放在心上。於是我說：「如果妳不介意，就先到我家去。躲在這里，風大雨大，準會讓妳病倒的。」



她終於聽了我的勸告，也終於上了我的車。一路上，我們聽著收音機播出 ELTON JOHN 的 CANDLE IN THE WIND，雖然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我卻從后視鏡里窺見她扭傷了腳踝的痛楚。我想，她一定有一首傷心的故事，藏在心底最深處的。

翌日，她睡得很遲，近乎不省人事了，我探了探額頭，才發現發了高燒，準是那場雨惹禍了。她堅持不上診所，我只好塞給她 PANADOL 藥丸。

我弄了條濕毛巾放在她額上時，她突然間緊緊地抱住了我，然後放聲哭到歇斯底里。那一刻我才知道，原來人們在這個虛偽的社會下所苦苦壓抑的情緒，一旦崩潰釋放時，是如此的驚濤駭浪。

「怎麼了？妳到底受了甚麼委屈呢？」我顯得不知所措。問題問了很久幾近枯萎時，她才用手背擦拭滑下的淚水。

時間條理的滴答走著它的步伐。而她卻閉著雙眼，彷彿在整理著她紊亂的思路。

「我的身體被人蹂躪了，並且還……。」她嘩啦一聲，又哭出來了。我輕輕抱住她的頭，而她的淚就像滲透了我的胸膛，淹沒了我的心一樣。

我倒了杯水給她，好補充她從眼睛流失的水份。

「相信嗎？我本來是一個精靈，一個快樂無憂天真無邪的茉莉精靈，來自人類陌生卻嚮往的天外樂園。」說罷，她看出我眼中的疑惑，噗哧笑了出來。這是我第一次瞧見她笑，那是一朵天下最美的花。

「妳是落入凡間的精靈？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瞪大眼珠搔著頭，表情肯定十分滑稽。

「我是個豎琴樂手，每天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就負責彈奏喜悅的樂章。其他精靈都羨慕我有彈琴的才華，但我卻認為帶給別人快樂更具意義。有一天我與水仙精靈聊起，她表示聽說人類的世界一直繁衍著一種叫做“愛情”的東西，幾千年來不曾淘汰，甚至有愈加流行的趨勢。我問她那是怎樣的一種感情，她只懂那是男男女女愛來愛去的一場遊戲。我好奇的表示我也想談愛情的意願，水仙精靈就急忙掩住我的嘴說，“精靈王”肯定不讓妳去冒這個險，受這種傷害的。」她啜了一口水，表情開始加深了複雜的線條。

「27天前的子夜，我再也按耐不住鹿撞的好奇，就逃出了天外樂園。那夜雨下得尤其浪漫。我站在雲端上，一展翅就向著地球的方向飛去。我雙手牽握著雨絲，口中大聲地唱起歌，就這樣不斷地飛墜而下，至到降落到地球的土地上時，我的翅膀消失了。就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樂園了。」她的眼神開始呈現後悔的味道。

「但當我抬頭時，七彩繽紛的霓虹燈，五顏六色的奇裝異服，人來車往的熱絡，十里飄香的美味佳餚及高聳入雲的宏偉建築物，全數的映入我眼簾，還有最引我注目的一對對卿卿我我的情侶。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人類即使死了亦對這塊土地那麼眷戀了。」

011

「於是妳也戀上了這塊炫目的土地？」

「對，甚至我還一度忘了翅膀失落，回不了天外樂園的慢心。」她苦笑了一下。「於是我調整了陌生的心情，走入了人類的生活中。」

「妳什麼人都不認識，又身無分文，這27天，妳是怎麼打算妳的生活的？」我想起自己當初隻身來到這個繁華都市時的困境。

「正當我逛進24小時營業的珍珠購物廣場時，一個自稱“酷龍”的男人向我搭訕，還請我吃了一頓速食套餐。因為他幽默油腔，讓我忘卻了許多不安的情緒；因為他半金半紅的頭髮，還穿了鼻環，很有新新人類的味道，所以我的好奇心又鹿撞了起來。他說他是這個都市最認真活著的人，也是人類族群中最真心待人的模範，所以我和他交上了朋友，所以我接受了去他家“看一看”的提議。」她的天真，在這個複雜的都市竟變成一個大弱點，這全是在她想像之外的事。

「他一個人住，說那是實踐“自由主義”的最佳方式。他的家亂得像龍卷風肆虐後的災場，他卻說那是“放縱主義份子”的典型居所。我幫他整理了客廳，他卻開了四級片說要獎勵我，看著幾個男女赤裸裸地在床上蠕動著，我羞得閉上雙眼。他說那是人類活著的最重大課題，和睡覺、吃飯地位平等。他就是那麼雄辯滔滔，彷彿一個說不完政見的政客。」經過茉莉精靈的描述，“酷龍”的墮落份子形像讓我搖頭。

「就是這個叫做酷龍的，把妳搞到這幅田地？」我敢肯定酷龍絕不是好東西。

「酷龍只能算是引誘我走向陷阱的人，而真正扼殺我快樂、美夢、純真、靈魂與肉體的，則是一把推我跌進流沙，陷入萬劫不復境地的銀虎哥。」茉莉精靈道來時，唇角還牽動著餘悸與不安。「這

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悲慘遭遇。」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常為悲劇憤怒或傷痛，但卻總是嗟嘆無能為力。

「酷龍有輛號稱“烈火戰車”的大型拉風電單車，除尋刺激外，還用來飆車賭博。這是我從來沒見識過的生活方式，於是我也在這種刺激的玩意兒中迷惑了。而我們也開始了不懂算不算愛情的關係……。」茉莉精靈的嘴角竟在無意中浮現了竊喜的線條。

我心里雖然在想～「天使與魔鬼怎能談一場幸福的愛情呢？」，但我沒說出口。

「一個喧嘩的夜里，酷龍泊在組屋下的“烈火戰車”被人縱火焚燬了。正當酷龍惱怒得幾乎想翻查整棟組屋尋找幹案兇手時，銀虎哥的電話來了。從他支吾破嗓的懇求中，我知道他欠了銀虎哥三萬多元，還聽到再不還債就要燒屋的恐嚇。那個夜里，酷龍一直都沒有睡，只是不停的抽著菸，不斷的喝著啤酒。認識他的廿天里，從沒見他如此煩惱過。那夜漫長，我們累極相偎在客廳睡著了。」聽她娓娓道來，我開始嗅到悲劇即將引燃的味道。聽過不少江湖故事，從來沒有一個沒有背景的古惑仔，可以在欠下大耳窿大筆錢之后，還可以安然無恙的。

「次日一早，大門“呲”一聲就被撬開了。待我們被驚醒時，三把鐵錘已架在脖子上了。銀虎哥用冷鎗抵住頭帶走酷龍時，他的三個手下就把我拖進房里，然后……然后蹂躪了我……。」話還沒完，茉莉精靈已泣不成聲了。看著她奔瀉的淚雨，我的心一陣絞痛。

「整棟組屋，就沒有人前來救助？也沒有人報警？」她只是一味的搖頭，彷彿對都市人情絕望到極點的控訴。我也失望到盡頭。

「當晚，我被攜帶到“春光閣”。看到兩個兇神惡煞的飛仔守住樓梯口和門口時，我的心已冷了半截。被鎖進房間時，我知道自己已跌進深淵的火坑了。」她一口氣喝乾了半杯水，然后低頭良久，恰似一個被命運擊倒的女人。

我再替她斟了杯白開水，示意她如果太難受就不要再講了。而她則只是間歇性的深呼吸著，彷彿一隻躍出魚缸的金魚，處在奄奄一息的窒息邊緣。

「之后的五天，我被逼成了有錢就可以買到的洩慾工具。儘管我哭到歇斯底里，但那些臭嫖客沒有一個停止蠕動問我原委的，肉慾橫流的人類世界，到底還有什麼期盼？」對於她的質問，我頓時

啞然。並不是我口才不佳，思想呆滯，而是我沒有一個好的理由，替腐朽的人性辯護，替齷齪的肉慾申訴。所以我唯有啞然，一種身為同類無地自容的啞然。

「更令我晴天霹靂的是，在同房的阿鳳口中得知，原來酷龍欠大耳窿的錢只是一場劇情，把所有上鉤的女人賣給銀虎哥才是戲肉。我幾乎在知道真相時崩潰了。因為我實在不堪承受自己作出了這麼大的犧牲，離開了溫馨的天外樂園，也失去了回返的翅膀，所換來的一場“愛情”竟只是一個陷阱，一個陷我於萬劫不復的陷阱。難道愛情也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她的這個問題，難倒了我這個從沒嚐過愛情滋味的男子，於是我聳聳肩。

「妳是怎麼逃出來的？」我突然想到關鍵問題。

「“春光閣”在二樓，店屋后面常成了對面果販棄擲破紙箱的角落。萬念俱灰的我，因為再也無法忍受一隻隻的慾獸凌辱著自己的身體，所以我唯有孤注一擲了。我撬開了玻璃窗及鐵花，然後爬出小陽台，咬緊牙根縱身躍下紙箱堆，我的腳踝就在那一跳扭傷的。之後我負傷冒雨逃離現場，至到腳痛難耐癱坐在“快樂街”五腳基……之後你就來了。真謝謝你，救了我一命！」茉莉精靈又再度緊緊地抱住了我，這次是充滿感恩的。沒想到自己一個援手，竟救出了一個悲劇角色，或許這是上帝在冥冥中的旨意吧。

趁她累極熟睡時，我撥了通電話給好友劉警官，要他瓦解操控女人命運的賣淫集團，拯救出“春光閣”的受害者。第二天的報紙上，果然見到幾個用手或衣服遮臉的皮條客，在鏡頭與法律下無所遁形，原形畢露。

「這裡不是適合我住的地方，所以我要離開了。如果“精靈王”聽了我的祈求，再賜給我一雙翅膀的話，我就馬上飛上天外樂園。如果我需要用凡人的身體接受懲罰的話，我也無怨無恨。我走了，再見，謝謝你的援手。」擱在床頭的短函，成了茉莉精靈唯一留下的身影。

後來的日子，每次經過快樂街那個五腳基時；每次在雨夜里駕車時；每次重讀那封告別短函時；每次抬頭看藍天白雲時，我都會不受控制的想起那個落入凡間的精靈，那個一度在我懷里哭到幾近崩潰的哭泣精靈。

對於她，我只有獻上無限的祝福……………。 二零零零年五月四日

當妳最親的人也如禽獸般侵略妳時，這個世界還有誰可以信任呢？  
小心毀夢獸就在妳身邊！

天空從來沒有這麼藍過。但那種藍，看起來卻有深沉憂鬱的味道。

“夢想鎮”從來沒有這麼喧鬧過。但那種喧鬧不是節慶的熱鬧，而是緋傳著一宗薇薇和那個毀夢獸的醜惡事件。

薇薇從來沒有這麼平靜與傷心過。那種平靜，像是冬夜里沉集在巔峰上的雪；那種傷心，跟眼睜睜的看著最愛的人，狠狠地捅自己七刀一樣。

坐在三萬八千尺高的機艙里，薇薇使盡全力地壓抑自己的情緒。任誰都看得出來，她那雙擠不出眼淚的瞳孔所烙印的悲痛。但在陌生的空間，沒人會付出有溫度的關心。對薇薇此時的心情來說，她寧願選擇這種冷漠方式。至少這樣，血淋淋的割痛不會重復在她的記憶中來回輾過。

喝過了橙汁，薇薇突然想起一個在吉隆坡的筆友的電話。那是她交了一年半的紙上朋友，有著同樣愛演戲劇與繪畫的嗜好，也設定了同樣要成為室內設計師的志願。

想到自己即將落腳在陌生而繁榮的都門，茫然的恐慌油然而生。於是她拿出錢包，但卻在電話簿里意外的還發現一張相片：一張她和毀夢獸肩搭肩站在人潮洶湧的祭海慶典上的沐膠海邊；一張又電光火石勾起許多快樂溫馨與恐懼陰霾的相片。

薇薇憤恨的撕碎了相片，但撕心裂肺的毀夢獸此時卻已張牙舞爪地帶著所有的記憶，排山倒海地來了……

三天前的夜里，薇薇因為剛忙完了一場戲劇比賽，一沖完涼，就軟癱在床上累得睡著了。

她作了一個夢。夢里有許多許多的繽紛汽球不斷的從一潭清湖飄升上來，然後飛到一片綠茵茵的草原上。她帶著天使般的喜悅，追逐著騰空的汽球，卻發現每次當她觸手可及時，汽球就像氣泡



薇薇奮力地推開那隻壓在她身上喘氣的毀夢獸，抓了件長T恤就沖出了門。她摸黑地狂奔下樓，四層樓的梯階此時彷彿四十層樓的高度。怎么奔也逃不出這棟夢魘組屋，她的淚幾乎滴濕了每一步梯階。

靜寂而夜風寒吹的河濱公園，薇薇瑟縮在一張木椅上，雙手抱腳的繃成一團。

淚已風乾的腫眼和抽搐的肩膀，在晚風中顯得異常悲悽脆弱。這突如其來的事件，薇薇根本無法接受。

自媽媽一年前死於乳癌后，她爸爸便把所有的愛與心血全部轉移在她的身上。他更努力的工作，更下心機的賺錢。他常喃喃的自責～媽媽死於他沒錢讓她治病。他說要供薇薇唸學院，要給她最璀璨的未來。結果在薇薇心里建築起來的理想，卻同樣毀在建築者手中。這是何等殘酷的事呀！

薇薇想起了媽媽在世的日子，那是比火樹鳳凰花綻放時更亢奮的歲月。

打從小學開始，爸爸就風雨無阻的用他那輛老爺得要命的電單車，載她上學放學補習。那時爸爸是個小灰工承包商，有生意時趕到昏天暗地，沒生意時就縮在家里拍蒼蠅，收入很不穩定。雖然日子過得粗茶淡飯，但也算其樂融融。

薇薇最大的生活樂趣，來自父母陪她一起練戲的片段。有時爸爸當警察，有時當小偷；有時媽媽演回自己，有時當妓女。流動的角色，與薇薇架構起許多喜怒哀樂的劇情。而薇薇對於能放下嚴父架子的爸爸，即能陪她練戲，又能幫她做舞台道具而感到無限自豪與感激。

媽媽是個節儉且忍氣吞聲的女人。她不捨得花錢在自己身上，對於患病初期的一些症狀，她總一拖再拖不去診斷，至到倒下時，乳癌已到末期。群醫束手無措，薇薇因此傷心了好幾個月。

爸爸就在那段低潮期，染上酗酒習慣。他變得情緒化但他發怒的方式很冷靜；他變得爛醉但每次都認得回家的路。

薇薇屢勸不成后，就選擇了袖手旁觀。她洞悉媽媽的逝世對爸爸的打擊，也知道從此以后兩父女相依為命的苦楚。這一切都使爸爸的眉頭越鎖越深，酒也越喝越重……。

正當思緒在夜空中凝結時，突然一隻手搭在薇薇的肩上，一把熟悉的聲音響起：「薇薇，跟爸

回去吧！」薇薇一下驚嚇得跳了開來，連連倒退了好幾步。

「你還有臉來找我？你滾，我不想見到你，更沒有你這種無恥的禽獸爸爸！」薇薇號啕的控訴吶喊，幾乎撕裂了整片夜空。

「爸喝了酒，一時失去理智……妳原諒爸爸，不要把這件事說出去，好不好？」薇薇爸爸的酒意稍消，所以哀求的聲音漸有哭泣的尾音。

「我恨死你了！」薇薇再次拔腿奔逃，慌亂的腳步聲響徹墨夜。留下那個不再溫暖的身影，不再慈藹的臉龐，在夜風中守候著沉重的悔意。他萬萬沒想到，一時逞怒的代價就是家破人散。

「誰呀？這麼晚了……」春藍一打開門，薇薇就哭倒在她的懷中了。

洗了澡，喝了杯美祿，春藍把薇薇帶進了她的房間。看著這間曾經一起溫習功課，一起懷春討論男生的溫暖窩，薇薇的情緒又失控了。

聽完了整件事的始末，春藍已怒不可遏。

「明天一早我就報警！親生女兒也要……我絕不容許一隻色狼存在于夢想鎮的！」春藍簡直想立刻就拿起聽筒了。

「我不打算再回那個家了。或許他真的是喝多了吧……」薇薇軟弱了下來，報警捉自己的爸爸確實不是件易事。

「任何錯都可以原諒，就這種事例外。我絕不讓妳白白受辱的！」春藍堅定了義氣與立場。

「我……。」薇薇的淚又奪眶而出了。

那個夜，清醒而雜亂，悲哀而蒼茫。

薇薇一夜未眠。

017

翌日一早，警車就來到組屋樓下了。

三個警員火速衝上樓，扣捕了薇薇的爸爸。鎮民圍觀了這一幕，於是各種的猜測與緋傳迅速漫延開去。

薇薇在春藍的陪同下，到警署錄了口供，還檢驗了身體。“夢想鎮”所有的人，幾乎都知道了這件醜事。薇薇已沒有再在這里生活下去的勇氣了。於是她敲破了樸滿，提出了儲蓄，收拾了衣物，事發后的第三天一早就到機場去了。

離開傷心夢碎的地方是薇薇此時唯一的決定。至於那個毀了她的夢想的人，會囚禁多少年，鞭笞多少下，她已經無心理會了。

「小姐，妳的錢包掉了。」鄰座婦女的提醒讓薇薇陷入沉思的情緒，忽的回彈了回來。撿起了錢包，整個吉隆坡市的鳥瞰圖已映入她那雙微腫的眼眸。想到新生活即將從這里開始時，薇薇是又擔憂又堅強的。

她突然想起春藍說的一句話：「忘記背后，努力面前，向著設定的標竿直跑，妳一定會成功的！」

薇薇的嘴角終於在一萬尺高的機艙里，有了目標立定的勇敢笑容……。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



因為很怕很怕自己變成很忙很忙的機器人，所以我跟公司請了8小時的假，然後在家看著很慢很慢蠕動的時針又覺得自己像個很閒很閒的人，好像衛生廁所里的蒼蠅一樣，所以我打算出去走一走。

塗上了半湯匙的“喜多郎髮膏”，這樣就不必再帶梳子出門了。穿上了藍牛仔褲白T恤，這樣看起來比較接近海洋的味道。

從黃景和路出發，右轉翠綠樹蔭的阿曼路，我沿著南蘭律往市區駛去。

長成一幅臃腫身裁的巴士和6輪羅厘，用“時間就是金錢”的方式，從我車邊雄糾糾地駛前去，排洩出一團團“油屎黑屁”，引起7名電單車騎士豎起中指“問候”。

突然想起一個KL的朋友，把詩巫的柏油路形容成好像“貼膏藥的乞丐路”的事，此時想起仍然面紅耳赤。他說：「你們鋪路喜歡“碎碎做”，今日這部門鋪廿公尺，後天另一部門再挖下去埋水管電線，然后在路邊擺一個牌子，上面寫著“SLOW MEN AT WORK”，搞了17天。」

儘管他罵得血淋淋，我們的“阿頭負責人”，還是比較專注於拉選票的事，因為那樣到處去跟平民老百姓握手，看起來好像比較親民及關心民瘼。

經過公教中學，我彷彿在耳朵的最深處，聽到1991年高中三畢業典禮上，我們班獻唱的〈小草〉旋律，轉眼已九年了。時間真像滑不溜手的泥鰍。

想起昔日自己在學校裏搞文藝創作，搞舞台劇，搞美術書法及搞友情和愛情，就是少搞學業的日子，不禁在時速60KM/H的車裏暗笑了起來。啊，真讓人懷念的日子啊。

車子繞過美申律交通圈，我在東昇閣里，把一碟乾盤麵和三塊夾肉烘餅倒進深不見底的食道。感覺和三樓店屋上的租戶把垃圾倒進垃圾槽里差不多，分別只在味道而已。

要不是歷史照片證明，我是怎麼也不相信TANAHMAS HOTEL前面那條黑水溝，在六十年代之前是寬闊的林曼岸河的；要不是詩巫只剩一間京都戲院的事實，血淋淋地站在VCD與錄影帶泛濫的時代面前，我是怎麼也不肯接受11歲那年，隨三姐看了平身第一部嚇到躲在椅子後的恐怖鬼戲的皇宮戲院，會面臨殘酷的結局。

砂羅越大廈越建越高，底樓吃麥當勞快餐的上班族還沒有找到省時吃午餐的方式。或許在這個大家都為了兩片錢拼命的時代，好好坐下來吃一頓營養全餐已變成一種奢侈的行為。

我特意把車駛到江濱公園，然后在新開張的LONDON CAFE前停下。那是一間很有味道的咖啡屋，復古而充滿鄉土氣息。在這種CAFE喝COFFEE，沒有一個侃侃而談的知己陪伴，是比較不夠味的。於是一連打了7通電話卻找不到一個閒空朋友的我，轉一個圈就離開了。

詩巫是個沿著拉讓江畔發跡發展的城市，拓荒者是中國南來的黃乃裳等人。今年正逢墾場一百週年紀念，新舊照片對照中，我恰似看到了滄海桑田的畫面。

浮羅巴比碼頭像隻躺在水上的大母豬，任由一艘艘的快艇和摩多船，如肚餓的豬仔泊進吮吸著乳汁，飽後離開。我與天天乘搭的高樂多船，也以這種方式，擺渡了不少年少歲月，直到高中三畢業.....。

把車泊在香火鼎盛的大伯公廟前，我爬上了7層高的觀音塔。它依江畔而立，成了詩巫最引人注目的景點之一。

爬上最高樓，看快艇在江上舞著水袖，看汽車在吞吐著柏油路，看凡人在不停地走著路，看店屋懶懶地盤踞在市中心，我感覺自己有點像站在雲端的神仙。只是六根未淨，道行不夠，依然7情6慾。

27層的三洋大廈，是砂州最高的建築物。看其宏偉的外觀時，我常在想貧富差距的問題。1998年二月十四日，我去了趟泰國。坐船遊湄南河時，我見到貧寒的水上人家，甚至還有人鋪幾塊木板睡在大橋底下，一想到富有人家打造純黃金的四面佛時，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

在三洋大廈里蹣跚吹冷氣，成了詩巫人近兩年來的逛街方式。說他們倚在欄杆三小時不動很浪費青春，又覺得他們的眼神在美女的身上很忙碌的游移，像一幅很有目標的嘴臉；說她們穿著7個耳洞，然後把父母的話當作耳邊風的在電扶梯上上上下下左逛右逛，一幅嬉皮士的樣子，又覺得她

們在這個不安的年代有著不安定的靈魂很可憐，於是也不睬那麼多了。反正他們有他們的遊戲方式，我有我自己的看事角度。除了警察捉壞人，誰也管不了誰。

買了三片比正版便宜了好幾倍的翻版VCD，我不是刻意要惹電影公司和歌影星火滾的。只是我們家種不活一棵會生錢幣的神奇樹，所以只好在娛樂方面省點開銷了。搞不懂為甚麼一片CD要賣40多零吉，結果弄到我們聽歌的情緒大受傷害。當然，伍佰還是很紅，陶喆的音樂還是很有誠意，阿牛還是很有馬來西亞泥土的味道。

12:12F.M.的熱氣，消化了我肚里的乾盤麵和烘餅。轉進KAMPUNG DATO的MELAYU CAFE，我叫了塊ROTI CANAI，沾咖喱吃到額頭出汗。好友阿輝說：「吃咖喱不流汗，就不算吃咖喱！」我認為他不去做飲食專家太可惜了。

本來想去中央市場找賣魚的“魚王”，問他有沒有海豚肉賣，但一想到魚腥和魚內臟，雞屁股和豬肉味，悶氣和水溝味，總是像一朵風吹不走的雲團霸佔住那個地帶時，我打消了主意。我不想早上擦的212 MEN紐約香水受到污染。

去石山公園吹吹風吧，那是詩巫最美的地方，駕了22分鐘的路程，經過了好幾個墓園，陪伴我的是另類音樂人的“用馬來西亞的天氣來說愛你”專輯。總覺得中國的一群搖滾音樂人比較另類，因為他們的喉嚨比較“破”，作品也比較勇敢。

入口處是幾個連成一體的涼亭，亭下是一潭養了數萬隻富貴魚和幾隻吃飽沒事做的烏龜的天然湖。踏上數十級石階之后，右邊吊橋像一隻飄在半空中的大鱷魚，在人們走過其背部時，反應遲鈍的蠕動著，還發出慵懶的吱吱聲。

腳痠痠的將身上所有多餘的脂肪一併拖上兩百多級的木梯后，我登上了石山公園最高的木塔瞭望台。那里可遠眺詩巫全景，公園美妙的設計亦收於眼簾下。

看著一個省份從蠻荒到如今的具體城市，一個世紀就這麼匆匆地逝去了。日軍鐵蹄雖曾在半個世紀前踩上這塊土地，幸好我們仍然堅強如馬拉松選手，即使拉傷了筋，仍然努力往前跑，並達致最後的勝利。

站在石山公園的最高處，我忍不住的發出吶喊：「詩巫，我愛你！！！！！！！！！！」

這一天，我發覺自己比從前更愛這個單純，樸素，充滿人情味的熱情城市了。2000年十月廿六日

斷

翼

泥

鴿

理想與現實之間，一直以來都是一場難以取得平衡的拉鋸戰。有人堅持在理想中苦苦掙扎；有人不堪磨難向現實低頭；更有人連談起理想的勇氣都沒有；只有少數的人在理想的領土升起勝利的旗幟。

022

打開小閣樓上的斑駁木窗，夕陽的餘暉病弱地投射進來。

爬滿牆壁的油畫；擺滿泥陶品的殘舊木櫥；滿桌的石膏模型和雕刀染彩；窗下的7盆仙人掌及魚缸里唯一的和尚魚，在夕暉中有著和我一樣的孤獨感。

雖然寂寞的滋味頗噬人，但這個傍晚的我的心情是挺興奮的，因為我終於完成了第一隻泥鴿。

小心翼翼地捧高著泥鴿，我站在小露台上，彷彿看著一隻充滿鬥志和自由的和平鴿，正快樂的展開希望的翅膀，翱翔在紅太陽落下南中國海之前的天空中。雖然只是用白泥捏塑的泥鴿，此時似乎充滿生命的力量。如果上帝此時現身在我殘破的閣樓工作室里，我一定要求祂吹一口氣讓泥鴿“復活”。

亮了暈黃的燈泡，黑了昏黃的天空。一天又將鐵著心腸終結了……………。

現實的世界總有著太多無情的事，我的嘆息葬身在墨暗的夜空中。



「范老闆，這個月我又做了廿一個泥陶藝術品，您何時有空去看看？」隔日下午，我到“經典精品店”去推銷我的作品，這是我的收入來源。

「哎，小楊，你自己看看，上兩個月你塞來的“創意點子”還剩一大堆呢。我看我這次真的賠在你這個泥陶藝術家手里了。」范老闆捻熄了煙頭，濃濃的煙雲幾乎窒息了我的希望。

「這次的作品皆是色彩鮮艷的動感動物，滿有環保意識的，應該可以賣得……」我仍在為飯碗游說。

「應該可以賣得？小楊，賣不出可以退貨嗎？如果可以，你再找我談吧。」他一轉身，欣賞著架上的一大顆紫水晶，我只好識趣地告辭了。

回家的路上，突然雷雨大作，冷風襲骨。80CC的殘舊電單車，數次企圖在半路“罷工”。一時鼻酸，很想扭曲著臉放聲大哭。

紅燈，黃燈，綠燈在風雨中仍然堅守崗位；我對夢想的堅持在這次挫折之后卻顯得有些崩潰了。

一路上我在想，改變自己投這社會所好應該可以讓自己過得更好，我又何必一幅死腦筋呢？但每次收拾好衣服，想搬離這個醞釀夢想的工作室的時候，我總是猶豫不決，之后又眷戀在它的懷抱中。我想，我的生命是為藝術而活了；相對的，我的“物質生命”是否也是為藝術而死呢？我的惶恐恐怕要用一輩子去承擔了。

我以剛從寒潭出浴的姿態，濕漉漉地狂奔上夢想街的4樓閣樓工作室。腳步聲在數十梯的梯階間，迴蕩著我的狠狠……久久不去。

狠狠的沖了7分鐘的澡，我泡了最后一杯濃濃的咖啡，坐在爬滿“雨蟲”的窗前，想著我的過去、我的未來……。

0 2 3

「過幾天我就要去台灣了。」高三畢業后第27天，我對薇薇說出我的決定。

那是個很多風很多雲很少光線的午后。我們避在一棵刻滿心圖的鳳凰樹下，就像太陽躲在團團白雲之后一樣。

「我昨晚作了一個夢，夢里的我們翻山越嶺，跋山涉水來到一個清澈見底，開滿蓮花的大湖前，你說湖的另一頭有棵結水晶果的奇異樹，你要採來送給我。於是你縱身一跳游過去了，游過去后的你再也沒有回頭了。留下湖這頭的我，站在黑夜林中湖邊，守候一個已經死亡的希望……。」薇薇

語帶哽咽，眼泛淚光，望定我的眼神帶著懇求的期盼。

「那只是一場夢罷了。」我的安慰顯得乏力。

「可我怕夢境成真呀。你就要去台灣了，這麼遠的地方，這麼久的隔離，我真不懂該用甚麼樣的意志去支撐這麼久的等候呀。」薇薇的惶恐，瀰漫了滿天滿地。

「我會回來，妳要等我。」我怕失去薇薇的感覺，頓然變得濃烈非常。

「你知道嗎？我好捨不得你呀……」薇薇抵了抵嘴止住了話，輕輕地靠近了我的胸膛。

夕陽下山分手時，我才發現胸前已殘留了濃得化不開的淚痕了。那是薇薇的淚，一場撒在我心上的雨。這也是她的最後一場淚雨了。

離開那天，雨下得歇斯底里。

她沒有來送機。大概是雨下太大吧；或許是一時忙得走不開吧；還是這樣比較不會傷心吧。我替她找了數十個理由，然後帶著重傷的心情登上737航機。

三個月後，信件漸漸稀疏了。她總說工作忙，我搞不懂一個辦公室秘書會忙到那里去。但她的少回信的藉口仍然千篇一律。我的心情已不在她的考慮之內了。

第二年七月，家里來了一通電，叫我收拾所有回家去。

爸爸遭一個老伙伴擺了一道，除了柴米油鹽外，一切都賠在別人的手上了。

從腰纏萬貫的商賈突變成三餐糊口的落難人，爸爸的性情也起了180度的激烈轉變。他的酗酒惡習也從重創之後開始了。

中斷了純藝術雕塑課程，我六神無主了一段時間。爸屢次逼我放棄“沒有錢途”的藝術，進軍商場奪回江山。爸受打擊後的心情我能體會，但我始終不能承受親手捏死夢想後的失落感。

週旋嘔氣了數次之後，爸用空酒瓶趕了我出門。理由是～不報父仇不孝也！我無話可說，人各

有志。

之后的日子，我開始了做泥陶的生活。一直到現在，也一直苦到現在。

某天，我在從樓下林太要來的舊報紙堆中，發現一框薇薇下嫁某老板兒子的誌喜廣告，頓然包裹泥陶的雙手僵成了7分鐘的啞然。

「我會回來，妳要等我。」我的懇求與薇薇的淚眼，像腐屍上的蒼蠅環繞不去。那天，我砸碎了最心愛的“一對新人”泥陶……然后哭了77分鐘。

原來她在我去台灣才不過九個月的時間，就嫁人了。女人一變起心來，比天氣還要難以捉摸。我的心已折了翼……………。

癩了口濃香的咖啡，我的思緒抽身而出。雨還沒停，雲還沒散，“雨蟲”仍在窗前螞蟻滑跌著，我卻早已思緒梗塞了。

像雨群跌在鋅瓦上的薄弱力度一樣，房外響起了叩門聲。「會是誰呢？」我一點頭緒都沒有。出乎意料的，媽來了。更多的銀髮，更多的皺紋，昏黃光線下的容顏更顯蒼老。我的心一陣難過，頓覺排山倒海而來。

媽甚麼也沒說，一進門就坐在床沿。一樣慈藹的眼神，游移在我充溢泥味的工作室。

這是媽第三次上來，在我搬離家後的七個月間。而爸，從來未曾來過，或許我的堅持，真的惹怒了他吧。

「昨晚，你爸喝多了，上樓時不小心，從樓梯上滾了下來。瘀了多處，前額擦傷，早上剛看了跌打醫生……」媽的眼眶烏雲密布，幾近缺堤傾盆。

「他……沒大礙吧？」我的關懷顯得生疏。

「醫生給了瓶跌打藥，他說挺有效的。都是醉酒惹的禍，你爸總不聽勸，固執得像隻牛。」媽媽

母性的美，在怪責起人來時，也總是如此溫柔的。

「小楊，搬回去吧。現在家里只剩我們兩老，孤伶伶冷清清的，日子如嚼蠟啊。」我站在窗前，不敢正視媽媽那雙懇求的眼神。這是她第三次作出的懇求。

「早上，你爸吃著粥時，表示了盼望你回家的意願。他的口硬心軟，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們只有你一個孩子啊……」媽用手背拭淚的身影，投射在一幅題名“天空與海”的油畫玻璃上。我的眼角出賣了偽裝的堅強。

「媽，不是我不要回去。只是爸總是謀殺我的夢想，總是反對我生存的方式。現在的我，雖然辛苦，但很充實。我喜歡這樣子。」我吐露了意願，雖然我快活不下去了。

「你爸其實曾存了十萬元，準備給你台灣畢業回來後，開一間泥陶專賣店的。只是後來，連這筆錢也賠給那個奸人老趙了。他不是憎惡藝術，只是如今情勢不同了，你單就靠這樣做幾個賣幾個，根本就不是辦法嘛。孩子，聽媽的話，只有商業才是有錢途的。你爸還有一些的商場老友，只要你肯點一個頭，機會還是不少的。至於你的藝術，把它當做閒暇時的興趣吧。現實的社會，容不下你一廂情願的堅持的。媽先回去了，你好好想想吧。」目送媽媽蒼老的背影消失在黝暗的轉角，我的腦袋亂得像沒有節目時的電視螢幕。

躺在床上，我整夜無法閤眼。

想著自己這些日子以來，一廂情願的堅持所帶來的艱澀歷練；想著媽媽的懇求與爸爸的意願，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取捨抉擇。

躺在床上，看著架子上的那隻泥鴿，想著它的藍天，看著它展翅的勇敢姿態，我失眠了。

翌日。

帶上了門，我把鑰匙交還給底樓業主。

路上，我彷彿看見一隻翱翔的鴿子，正在歌頌蔚藍天空的當兒，突遭槍彈射斷了翅膀，然後凋零成一種令人心痛的死亡姿態。

而我就像那隻被現實生活鎗殺的鴿子，斷了羽翼，再也飛不起來了……。

一九九九年正月十五日



0227

# 一輩子過不了街的狗

很多狗過街中途給車輾死；很多人苦盡甘來時心臟病發；很多男女被愛情擊垮；很多人壯志未酬身已先死。因為不是完美的世界，所以遺憾特別多。

少女失戀般的絲雨剛止哭不久，天就亮了。

阿狗在一場大荒原迷路的惡夢中驚醒過來，惶忪的情緒還在五腳基蕩漾著餘溫。

急促的，懶散的，遊蕩的，徘徊的腳步，在阿狗的身旁來來往往。百貨商店，藥劑行，大布莊，咖啡店的拉門聲，紛紛在長長的五腳基迴蕩著。

市場如雨后春筍般，不一會兒工夫就活躍繁忙起來了。

講究衛生的藥劑行老闆連連送出了三腳，把阿狗趕出了他的地盤。儘管一大早就捱打會有些忿，但阿狗已習慣並宿命式的全盤接受這種“禮遇”了。阿狗似乎也懂“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這句座右銘，並且坐言立行了。

阿狗的忍耐修養是足以叫人類汗顏的。

快步避過了腳車，阿狗來到了南蘭律雙程大道旁。因為昨天聽癲痢狗說，對面有間麵包店，好心的老闆娘每兩天就會把不新鮮的麵包丟在垃圾桶里，所以可以大快朵頤一番。

因為有了目標，所以阿狗頓然有了生活意義。想像著自己啃著咖喱包和咖椰包的滿足吃相，阿狗嘴角勾起了微笑。

07:45 AM 正當阿狗準備過街時，有一隻肥老鼠先行一步，企圖以速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過街去，卻不幸成了一輛黑色 HONDA 的輪下亡魂。

看著黑毛皮和紅內臟糾纏在一起的慘況，阿狗禁不住噁心及毛骨慄然起來。按照天色與太陽高

度及車流情況來看，阿狗肯定這是人們趕著上班的時間。那隻老鼠真是個魯莽行事的衝動派傢伙。阿狗也為自己捏了把冷汗。

08：05 AM 有些昨晚喝了太多酒或舞跳得太晚或稿寫得太慢或心談得太夜或眠睡得太遲而導致晚起床的遲到一族，正加快速度往市中心衝去。

在這段車速最瘋狂的時間過街，肯定是死無全屍的，所以阿狗選擇了等待。

09：15 AM 連最慢做工的銀行人員也投入職場後，車流穿梭的速度有些緩和了下來。

此時阿狗突尿急了起來，找到了電燈柱“放了水”，牠看到了一隻化身灰褐色的變色龍爬在柱上。阿狗用嘲諷的口吻問道：「見風轉舵，隨時變臉的兩頭蛇技能，不是很吃得開嗎？你爬在柱上圖的是什麼？」

變色龍道：「我在等今晚華燈綻放后的繞燈蚊蟲。」

阿狗“哈”的一聲道：「等待機會是庸者。你受得住中午三十三度的太陽曝曬？我看你會壯志未酬身先死呀。」

變色龍吐了一口口水，爬到背光的另一面去。

09：30 AM 阿狗開始有點饑腸轆轆了，無論如何，這次得加把勁衝過街了。

誰知此時一陣奏樂聲響亮的鳴起，一支長龍似的送殯隊伍正為一名壽終正寢的老翁，做最后一程的熱鬧遊街。

這雖已是阿狗第三次見到的景象，但藏在心中的疑問卻未解開過。

阿狗在想：「為什麼送殯場面的熱鬧與否，總是與名利成正比？難怪連街頭那隻失寵的狼狗也說，人類是最現實的動物，就連出席親人的最后一程也要查清一下對方身家，看能不能撈到什麼好處。其實生老病死是生態定律。飽讀詩書者應能看透。搞不懂為甚麼他們仍然歇斯底里的當街嚎哭呢？不羞人嗎？花開自會花謝，人去自會樓空，人類的眼淚總是捉緊分寸的在應該哭的時候流出來，真厲害！對比之下，畜牲似乎堅強許多，也率真許多。但人類總愛以無情無義來反駁畜牲的看

破與捨得。」

長龍似的殯儀隊阻礙火車般的整條街轎車，大家都很識趣，雖然塞車有些火滾但不鳴笛，因為誰都不敢得罪死人。這種修養全歸功于香港的鬼戲導演。

阿狗因為沉思在生與死的思維中，所以沒有閒功夫過街。

10:37 AM 太陽已經爬上四竿，相當灼人。阿狗怕一身黃毛曬黑，就一個箭步衝過街去。「呼！」的一聲巨響，阿狗驚嚇得又跑回原地。原來是一輛大羅厘把一輛電單車撞得飛出數十餘尺外，機車與人在柏油路上連連翻滾數十圈。車毀人亡，一片血泊。

如找到甜頭的蟻群一樣，人群圍攏了過來，議論紛紛。BOMBA，警察在15分鐘后鬼叫抵達，車禍死人真是一件大事。瞧，有警察在錄司機口供，估量現場狀況，有記者在拍照速記，有救護人員將死者抬上救護車，現場一片混亂.....

阿狗於是想起早上的那隻老鼠，為甚麼同樣是喪失生命，處理的手法及引起的震撼分野卻如此大呢？可見人類有種族歧視是不爭的事實！

12:01 PM 放工時間，車流如電。

阿狗因過了半個早上仍過不了街，身心疲累之下，就折返五腳基倒頭睡了下去。

那個下午，阿狗不省人事的作了三個大夢：第一場夢是作牠被香港名導演唐季禮選中，去HOLLYWOOD拍了一部叫“MR.MAGOO”的喜劇電影。之后，改寫了牠一生的待遇。

第二場夢是作牠因一根骨頭，而與一隻毛茸茸的迷人貴婦狗結下姻緣。從此公狗與母狗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第三場夢是作牠因吃了太多鹹魚，而最後導致牠脫盡了毛而成了人人唾棄的癩痢狗。阿狗在這場夢中驚醒過來，心情有種從凡間爬上天堂再摔下地獄的殘酷失落感。

待阿狗抖擻起精神睜開懶散的雙眼時，夕陽已化身血紅的空中大球，打算落入拉讓江的水平線了。

正當餘暉還能看清丈外情景的時候，阿狗看見了令牠畢生心碎了無痕的傷心事件：嘟嘟跟了一隻比牠醜三倍的臭野狗跑過了街，消失在一個轉折處！

阿狗晴天霹靂的想起昨晚與嘟嘟在陽光巷的激情，彷彿身體還處在亢奮的邊緣，此刻心已重重捶了一拳。想不到嘟嘟是這麼隨便且善變的母狗，虧阿狗還想跟牠一生一世呢。哎，算了吧！不能在乎的世事一籬筐呢，還是退一步海闊天空吧。

華燈初上，萬家燈火。

阿狗看一眼駐守在電燈柱上，不停吐舌吃蚊蟲的變色龍，心情五味摻雜。

此時對面麵包店老闆娘正把一袋不新鮮的麵包丟進垃圾桶。這對餓了整天的阿狗來說，比黃金還誘人。顧不及右看左看再右看的交通規則，阿狗一股勁的衝出了街……

「呸！」阿狗也成了一輛PICK-UP的輪下魂。只見司機下車把阿狗的屍體裝進麻袋後對其友人說：「真他媽的這隻狗，過一條街要花一整天，害我也在這邊等了快十小時。這一鍋狗肉，代價可真大呀。」

阿狗單純的只想過一條街去對面吃幾粒麵包而已，想不到竟成了一輩子也無法實現的“願望”。

願望真的這麼難如願嗎???

天，漸漸黯暗了下來……

詩巫中華文藝社第十屆文學獎。小說組銀牌獎

031 031 031 031 031

# 飄泊的心擱淺在玻璃港

當一個地方不再給人留下的理由時，唯有離開才是靈魂復活的方式。

當一個肩膀不能再為你擋風遮雨的時候，只有成熟才能供給自己活著的氧氣。

翻騰斟酌了整個漫漫長夜，我終於披著冽風細雨跨進‘順風號’的船艙。老鄉們似乎都還認得六年零七個月沒見的我，而我已幾乎淡忘了他們誰是誰了。並不是我無情，而是一個人若下定決心要忘記一個地方一些人一些事時，總會有許多東西可以取代的。

老舊的摩多船拖著長長的白浪在濁黃的拉讓江上緩緩的前進著。葬在記憶層下的陌生又熟悉，熟悉卻心糾的感覺，隨著沿岸的木屋草樹而漸漸復甦起來。我於是想起，要不是在海唇街巧遇老鄉海叔，聽他提起老邁父親久病命危的消息，我肯定不會放下手上的工作走上這一程的。

船曲了一個折，捨棄橢圓形的高樂多島后，迎風向下游徐行。而我的心情則像被關進一間有著頑童的電梯，被他們耍得七樓三樓三樓七樓的上下翻騰。有鬱卒卻不能吶喊，吞下肚卻太傷身心。

如此乍愁還憂之間，最能勾起難以負荷的往事，於是六年零七個月加一天前的事又像出水芙蓉般在我腦海浮起，澱濕了我滿眼的顫動淚光。

那個女人會入侵我家，是因為我媽難忍父親的好賭而拂袖而去。父親與她一拍即合，是因不同道不相為謀。兩個賭鬼碰在一起，年少的我就成了手氣和脾氣的賭注。我於是懷念起媽的溫柔，而媽那兩行垂在眼眶的淚水，至今我仍無法釋懷。媽無法從父親手中帶走我，已成了我和媽畢生的遺憾。那年，我剛升上五年級。

媽離開了玻璃港后，關於她的一切訊息就像斷線紙鳶般飄蕩到不知名的天涯，再也打聽不到了。

我十六歲那年，也離開了玻璃港，在父親和那個女人的一場激烈的嘔氣和憤怒之後，在一個暴雨傾盆而下的晨早。

父親是大男人主義者，自以為是，話講了就算數，但反悔時的改變初衷卻不必理由。我對父親憤恨有加，但對那個愛打小報告，顛三倒四挑撥離間的女人卻更是恨透九重天的。

玻璃港是個漁村：婆婆起舞的高椰樹，沙泥交匯的長灘，高腳的木屋豎立在河的沿岸和補網的漁家女，構成一幅漁家風情。但每次看見別人的父親滿載而歸時，我的父親仍窩在港上唯一的雜貨店里與店主們在賭四支配，我就幾乎自卑到哭去。無可救藥的臭德性決定了我將后的幸福。除非我離開……

唸六年級的年中，我輟了學，因為家裡的經濟亮起緊急紅燈，我也開始跟父親提網捕魚去，希望可以早日償還欠大口九的賭債。大口九自然不是善男信女，父親因而有一大段時間不上那間雜貨店賭四支配了。這樣也好，至少不賭博的他還像個父親。祇是他眉頭已結得跟姑娘的辮子一個模樣了。

捕魚是看潮起潮落討吃的活兒。低潮時，不論白天黑夜都得駕著‘掛尾船’出發去。找了個有水草叢的灘位，就開始跋泥涉水地插起七尺距離的長直樹幹，圍起一角后，就把魚網下角埋進泥中，然後放置一些木薯引魚入“窟”，魚兒紛在水草叢棲息或吃木薯祭五臟廟。漲潮時，就把魚網上端綁在樹幹上，再待退潮時，魚兒就困在網牆內了。如此日日月月捕捉攔截，我已厭倦。到他城去另覓出路的念頭愈發熾烈……

父親以往偶而會在贏錢的時候，買隻本地雞炒薑絲醬油配酒吃，那時的他還偶有笑聲。但自大口九恫言若不在半年內還清五千零七百塊的賭債、就放火燒屋不留情面後，父親再也沒有笑過。之後的父親和那個女人就相處如兵了，常因一言不合而摔碗翻桌。我實在難以再在這個家呆下去了。

我16歲那年的中秋夜，月亮圓圓地掛在玻璃港的上空。暈黃柔性的月光將倚在窗口的我的影子，投映在斑駁的房間板壁上。我卻在如此綺麗的月色裏想起遠去的媽媽。不懂媽現在好嗎？我掛念她如初生嬰兒渴望母愛恩澤一樣。港上的小童盪著鼻涕提著橙紅藍青的自制燈籠，三五成群地步過我家窗前。奇怪的是，我已無法在他們身上尋回昔日種種童趣了。唯一記起的還是媽媽走時的背影。想著想著，我的淚已悄然依附在臉龐上了……

媽是個傳統的女人，溫柔而賢淑，對我的關愛更是深切。媒妁之言，從下港嫁來玻璃港之後，她對父親是無怨無艾的。記得我十歲時有一天，我的死黨大頭的老爹在捕魚撒網時，腳一滑、整個人和網一起跌下河，結果成了解脫不了的網中人，溺斃河中央。

開始水腫腐化的屍體被撈起時，大頭和他娘哭得死去活來。同時，我也在父親眼角見到微微的淚光。眼見相識相熟數十年的老朋友的老朋友，誰還能鐵石心腸呢？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哭。

那晚，父親喝得酩酊大醉，還在樓梯口吐了一大坨。媽迫不及待趕下樓扶父親時，還被推了一把，滾了幾級梯階下去。「爛醉鬼！你想我死嗎？」摔痛得站不直身的媽，氣呼呼的直喝道。

父親東晃西擺地扶著欄杆上樓，一句話也不說，媽知道他心情不好，也沒有再說什麼。大頭他爹的不幸，給父親的影響不小。父親酗酒也由此開始。

認識新搬來的鄰居大口九之後，父親開始賭四支配，也開始不務正業了。每每媽嘮叨責怪幾句，父親就舉起碩大有力的拳頭喊打。父親變了，家里的衣食住行成了難題，媽的眉頭也因而愁結得跟姑娘失戀時一模樣了。而我卻只能無能為力地跟著嘆息起來。11歲的年齡彷彿有80歲的滄桑。

那個父親把媽按在地上，強硬搶走媽手腕上唯一外婆留下的銀鐲子的早上，我嚇得面色蒼白。後來媽收拾衣物裝進染塵的結婚皮箱時，父親竟一句挽留的話也沒說出口。而那句媽提著皮箱，哭得泣不成聲的告別話，如今憶及一樣肝腸寸斷。她斷斷續續地說：「阿義，媽走了，帶不走你是我心情一輩子不能釋懷的遺憾。孩子你要自己保重……以後長大了，別學你父親那樣叫人傷心，知道嗎？」我也泣不成聲了，要不是父親拿著扁擔抓著我的手，我一定跟母親離開這個支離破碎的家的。

媽顛沛而瞬間蒼老的背影模糊在路的轉折處時，我已哭得不能自制了。

一聲洗臉鐵盆摔打在壁上的巨響，將我的思緒從媽媽的背影扯了回來，於是我聽到這一段觸目驚心，目瞪口呆的醜聞，從父親和那個女人的吵架聲中傳來。我頓時間真的難以置信……，這種見不得人的事竟發生在我家？

洗臉鐵盆在地上翻滾跌撞，發出刺耳的撞擊聲。隔著板壁，我聽得清晰。「妳這賤貨，竟然惹了性病傳給我？」父親發出吃人的怒氣。「要不是跟了你這個爛傢伙，我會搞到這幅田地？」那個女人也不甘示弱。父親攆了她一巴掌，一記耳光在夜里聽來尤其清晰。那個女人發出高八度的哭叫：「你打我？你有什麼資格打我？不要臉的臭男人！別忘記你只是個逼老婆去接客的臭龜公，你有甚麼資格打我？」又一記耳光，那個女人哭了起來。我的太陽穴隱隱作痛，像有人拿著鑼鉞在我耳邊敲擊一樣，震耳欲聾的感覺極不好受。

難怪父親終日愁眉深鎖，斟酒獨醉了；難怪他每次出外捕魚總二話不說了。有次他竟捉起剛捕獲的白丁魚，活生生地砍成碎屍；難怪他每趟回家都與那個女人吵到天翻地覆了。原來是心中難以平撫的壓抑，原來是那筆賭債把父親逼瘋了。

「妳是我的女人，我叫妳做甚麼，妳就要做甚麼！妳不去陪大口九睡覺，我會連屋子也會被他燒掉的。五千七百塊不是小數目，別忘記妳也有份輸欠的。現在叫妳接一些客就呱呱叫，相不相信我一刀砍了妳！」父親擺出大男人的霸道和強權，那個女人靜了下來。

除了貓頭鷹和田蛙偶而發出叫聲外，一切都歸於平靜了；除了那個女人微弱的抽泣聲外，父親也有一兩聲咳嗽。這個夜隨著一場激烈口角變得沉重起來。

連手電筒也不提了，我心情鬱卒地漫步到河邊。銀白色的月光在河面婆婆起舞，我的心卻像被人逼上了摩天輪，在半空中晃來飛去，轉去擺來，口吐白沫。

坐在碼頭的亭椅上，我不禁又想起剛才那一幕，那醜陋的一幕……於是我整夜不眠，於是我決定離開玻璃港，於是我在凌晨四點多收拾起衣物包袱。我打算翌日一早就走。

不巧的是，中秋夜一過，烏雲就遮住了圓月。到我準備搭早班船離開時，雨已缺堤而傾了。撐著油紙傘，我在風雨中徐徐而行，而莫名其妙的淚竟也和雨一樣，攪起我沉在心湖底的情緒，舞起滿池的感傷。

我只留下寫著‘我走了……’三個字的字條擱在煤油燈下。我不寫離開的原因，是希望父親不知道我知道他和那個女人的醜事。這樣他或許沒有那麼內疚吧。

離開玻璃港，我在新珠安一間電單車維修店當學徒，一做就是五年。去年頭我總算存了些錢，選在先進路開了間自己的電單車修理中心，正式當起小老闆。忙碌的生活，單身的孤獨是我在這幾年歲月中擺渡的方式。

跟著坐在我對面的小童手中的氣球突然爆破所發出的聲響，我才發現船已駛入玻璃港的小河道了。

伊班人的高腳屋依舊聳立在河邊，高挺的椰樹風騷依然。六年零七個月后重返故地，這裡仍然純樸如昔。改變的只是我的心境。

來到屋前，我竟不受控的躊躇不前。門上的兩行對聯已駁落了，想必是我離開后，父親再沒有在過年時叫人寫上一幅吧。還是那個女人跟大口九跑路作抵債后，父親連新年也不過了？

推開父親的房門，瘦削的背影正背著我躺著。良久，良久……父親連一個轉身也沒有……。

匆匆地處理好久病燈枯的父親的後事，我不懂是該怪自己不孝還是怪他咎由自取。父親的患癌辭世是種解脫，至少他已擺脫了孤獨而苦難的臭皮囊。再一次離開家，告別玻璃港，我彷彿看到了世事的滄海桑田。無奈的是，我們都沒有能力改變歷史。

河風輕拂在我臉上，這一次我連一滴淚也不留給故鄉故人故親了……。

一九九九年二月六日 詩巫中華文藝社第九屆文學獎。小說組銀牌獎



# 忘我鎮傳奇之命運

一個人的命運若操縱在自己親手鑄造的“神”手中，我告訴你，你已經失去了生存的權力和生命的真諦。

“忘我鎮”是奇國北方的一個小鎮，全鎮人口大約只有五千多人。人民生活樸素，以務農，捕魚和營商為生。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彷彿已成為“忘我鎮”不變的生活規律了。

“忘我鎮”這名稱的由來，傳說是百年前一群逃獄的開墾先驅匿居隱藏於此鎮中，為了忘卻前塵不堪的過去，忘了自己曾是千夫所指的囚犯，所以在鎮口立一石碑，是為“忘我鎮”三字。

鎮上最具特色的可算是建於綠江畔的“密靈寺”了。寺前台階旁放了兩個香鼎，鼎里香灰上插滿了大小參差不齊的香柱。香煙裊裊徘徊於雕蛇的台柱間，像天上飄下了一朵白雲一樣。上了五級的石階，是口方形小門，小得只能容納一個人還須稍彎著背才能進入。但進入小門后，卻是一個偌大的空間。周圍三面的牆壁都一致的畫滿了令人匪夷所思，近乎歇斯底里的線條，不知所謂得令人頭昏腦脹。

正面祭堂上，是尊用青銅鑄成的巨像，約有十五尺的高度。巨像是個有兩粒頭，六隻手臂，全身赤裸的“大漢”。雖然它嘴巴在微笑著，但它那雙巨眼卻發出凌厲的目光，不怒而威。它就是“忘我鎮”人民祭拜敬仰的“密靈神”。全鎮的人民都相信“密靈神”是主宰命運的萬能之神，能保他們平安。

037 037 037 037 037 037 037 037 037 037 037

這天是“忘我鎮”居民的大節日～“平安節”。這是鎮裏人十年一度大事慶祝的感謝“密靈神”賜給他們平安的宗教節日。一大早鎮裏的大小都湧至“密靈寺”祭拜酬謝，人山人海的弄得水洩不通，異常熱鬧。

下午，下了一場被認為是洗塵的豪雨后，天色開始轉晴，而天上也橫掛一道七色彩虹。在涼風輕送中，遠處有條人影急步向密靈寺走來。他提著一籃生果和香柱，蒼白臉上的雙眼顯得緊張不安。他著了件白色長袍，還不時的用袖子擦他額上冒出的汗。「啊！終於到了。」他低聲一說，就燃了

兩支香柱，拜一拜后插在香鼎上。隨後就步入這古色古香的寺廟內，這時整座寺內只有他一個人，顯得格外的寂靜。

入門後，他用三跪九叩的方式來到“密靈神”檯前，顯然是位極虔誠的信徒。擺好了祭品，上了香之後，他默默的跪著，雙手合十高舉著。他在祈禱。良久之後，他睜開雙眼用敬畏的眼神仰望著“密靈神”說道：「萬能的神啊！求你保佑我能從你來的力量來演好要演的角色。基利瓦利（誠心祈求）。」原來他就是“精英劇團”的主要武打演員～張回，甚具盛名。表演前虔誠的交託是他一向來的習慣。他跪了大約半個時辰後，以三步一叩的方式離開“密靈寺”。

天色逐漸的暗了下來，夜幕低垂了。幾乎全鎮的人家都關好門戶，趕來廣場上的大舞台前集合，為的就是一睹今年“平安節”的精彩節目。來自全鎮各方的人們像一群螞蟻把整個舞台團團圍住了，能擁有這麼大的號召力，不愧為謝神大典。

舞台約有五尺高，是用木板搭起來的。台後方有兩口可通往後台準備室的門。兩門之間是塊大佈景，上面也是畫著似密靈寺里壁畫一樣歇斯底里的線條。整個舞台看起來簡單但詭異。這大概就是“密靈教”的宗教特色吧！

儘管舞台三周的人聲喧嘩沸騰，卻絲毫影響不到後台準備室里的演員。但因這是項盛大演出，演員們不禁有些緊張。他們有些正在畫臉化裝，有的在更衣，有的啃熟劇本，有的三五成群在談笑風生，有位老演員還忙里偷閒的吸著水煙斗。這次演出壓力最大的重要人物就是張回了，他下午到密靈寺跪拜了足足半時辰就可證明其緊張程度了。

張回扮演的是“密靈神”差下人間的使者，一個在“忘我鎮”人民心中佔第二重要的人物。他穿了件金甲戰衣，背後插了三把彎曲蛇劍，頭上戴著一尺高鐵帽，手中握著一柄巨刀。這使者和“密靈神”的形象傳說都是百年前那群逃犯的頭目連續夢見三次救他脫離危險而銘記在心，流傳下來的“神”。“忘我鎮”的人對這神是絕對信服的。

精英劇團團長一再的叮嚀道：「張回，這是你第一次扮演神的使者，一定要演到最好，知道嗎？」「知道了，團長。我會盡力而為的。」張回應允著，粉墨下的眼神卻顯出為難的樣子。他想起今天一早起來，眼皮就跳個不停，彷彿有何不祥之事將發生，同時他那隔了一星期的老毛病，胸口絞痛又發作了，還咳出了一點血絲來，本來這種現象對一個武打演員來說是演出前的大忌，但他想起自己將步入中年才有這麼一次擔正演出，不能放走翻身的機會，即使再難也要捱下去。人的斗志常常會被迷人的目標牽引著，激勵著。

張回一切準備就緒後，靜坐在后台的某個角落等待出場。幾個平時和他搭不上兩句話的演員，都帶著有味道的語氣道：「張先生啊，來日您若成了大巨星，可千萬別忘了我們這群兄弟哦。」張回啊，這次團長看重你，可是你鹹魚翻身的好機會呢，得好好表現表現給咱們瞧瞧哦。」說罷，幾個人擁作一團哈哈大笑。張回只報以一個沒有意思的微笑。他慢慢的轉動視線，細細的看著後台的道具，腦海中不自覺的懷想起許多往事……。

二十年前，張回剛滿十歲，好玩的他成了精英劇團練習場的常客。在當時是鎮中最著名的鴛鴦拍檔的父母影響下，小小年紀的張回已懂得許多架式和動作，唱起劇曲來也似模似樣的。當時許多人都冠他為“劇團神童”，可惜這並未為他日後的演藝生涯鋪上一條平坦大道。那年的“平安節”，張回的父親扮演的就是現在張回要扮演的角色，而其母則扮演被邪惡之魔捉去的民女。

那晚，場面極熱鬧，張回站在台下的第一排，想觀賞父母的精彩演出，節目開始後不久，當演到一幕由邪惡之魔把張母捉爬上十數級高的由幾塊木板釘成的平台上，威脅神之使者張父與之在平台上決鬥。本來在木板搭成離舞台高約十多尺的平台上交手，對武打演員來說是小玩意兒。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當正邪雙方在鬥得日月無光，風雲驟變的時刻，平台上的木板因不勝負荷而斷裂了，於是三人失去重心的由高空摔下舞台，幾乎在同一時間，用來攀爬的樓梯也倒了下來，壓斃了張氏夫婦二人，而扮演邪惡之魔的演員則僥倖生還。這突如其來的情境，使台下的張回嚇呆了。他永遠都記得自己在見到父母死時，腳像釘死般的不懂得跑到父母身旁而只知道哀號的神情。他永遠都記得。

「咚！咚！咚！」三聲如雷貫耳的巨響將張回的思緒打斷了。他擦了擦不知何時偷流出來的淚，收拾好心情，決定要演一場成功的武劇，這樣他以後才能吃得開，名揚四海，揚眉吐氣，更重要的是——了父母未央的心願。

經過三聲敲鑼聲後，節目開始了。首先是七十高齡的老鎮長致詞道：「各位鄉親父老，今天是咱們“忘我鎮”十年一度的“平安節”慶祝大典。感謝我們敬拜的“密靈神”和神之使者賜給我們鎮里一切平安。雖然二十年前的慶祝大典發生了不幸，但那純屬意外，希望今年的“平安節”能一切順利進行，謝謝大家。」語罷，是一連串的掌聲和狂呼聲。慶典節目正式開始了。一個頭綁紅布條，赤著上半身，穿著黑長褲的青年提著銅鑼並一聲聲敲著走出場。後面跟著一隊為數二十人的同裝扮青年，他們同用右肩“扛”著長白布條，隨著鑼聲一響一步齊走。當他們在台中轉了個圓圈后，齊聲喊了這麼一句口號：「瓦拉七拉沙由西，基基米。（這句宗教口號大意是“賜給我們平安的萬能之神，萬歲！”）。）同時台下的人們也齊聲共喊著：「瓦拉七拉沙由西，基基米。」由此可看出“忘我鎮”人們對“密靈神”的敬畏。

隊伍進後台後，壓軸好戲開始了。劇名為“我們偉大的神之使者”的武劇故事概略如下：

一老者負傷奔跑于無垠荒漠上，后有邪惡之魔率眾手下追殺他，當眾手下將老者圍困時，突然狂風起，早雷怒吼，神之使者翻了個筋斗出現，解救老者。在惡煞的邪惡之魔命令下，正邪雙方展開對峙。雖然是以寡敵眾的局面，但神之使者本著正義並不畏懼。怒喝一聲，雙方開始激戰，穿著金甲戰衣，操著巨刀的神之使者所向無敵，砍“死”了許多爪牙。但是此時由于扮演神之使者的張回體力支出過透，漸感不支，禍不單行的就在此時，他那胸口絞痛的老毛病又發作，頓感頭暈眼花，天旋地轉，半昏迷中還挨了來不及住手的爪牙一刀，整個人軟癱昏迷在舞台上，嘴角還滲出了鮮血。

就在張回倒下的一秒鐘內，台上的演員都呆住了，而台下的觀眾也在同一時間內變得鴉雀無聲，因為此時天際閃了一下亮電，隨著是一聲足以震聾耳膜的早雷巨響。巨響之後，喧嘩聲四起：「這張回今天扮演神之使者發生意外，準是觸怒神了。」「二十年前後慘劇都發生在他們一家身上，一定是作了什麼孽呢。」「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是啊，張回可是個虔誠的信徒呢。」儘管台下的觀眾在議論紛紛，卻始終理不出一點頭緒來，也提不出一兩句見解來。他們都相信這是神的旨意，卻從不想去知道為什麼。這是迷信人的一種“特色”。

在面對這尷尬又突發的糟場面時，精英劇團團長上台表示歉意道：「親愛的鄉親父老，這次本團演出失敗，是因在表演前我們未知張演員有患病。造成意外的發生，本團深感歉意，掃了大家期待十年的大興，希望見諒……。」未等團長講完，鎮長就說：「平安節慶典到此結束，希望大家回家後，能燒一柱香祈求“密靈神”原諒。」鎮長鞠了躬後，走到團長身邊細語數句，然後匆匆離去。

曲未終，人已散，月兒已高掛墨夜天空上了。一切變成那麼寂靜，和幾個時辰前的人海洶湧，真是天淵之別。

當張回竭力睜開雙眼時，他正昏睡在後台的木桌上，而他第一眼看到的人竟是團長。團長按熄了只抽了半根的煙，皺緊了眉頭的臉色並不好看。「團……長……」他這句話像是死命擠出來的。「你醒了。」團長冷冷的說道，接下來是一段片刻但顯得悠久的沉默。

團長首先打開沉寂，以感慨的口氣說道：「剛才大夫對我說，你曾受了內傷……。」「我知道。」「你早知道了，那為何不告訴我？讓我換另一個演員上陣呀！要是這樣就不會把十年一度的謝神大典弄到現在這種地步了。」團長開始有點激動的責備道。「對不……起，團長。我……真的不想的……。」「人算不如天算，現在發生這種事是誰也不想，但鎮長要我們“精英劇團”明天中午在“密靈寺”舉行認罪祈求。唉！不知以後“精英劇團”怎樣生存下去了？」張回用顫抖的雙

手抱住了頭，帶哭聲的嚷道：「都怪我不好，沒有為大體著想，該死的自私……。」「要是你當初會這樣想就好了，你太令我失望了。」團長說完後，頭也不回的走出了門口，背影在轉瞬間消失在張回的視線中。

已經是三更時候了，張回仍是單獨一人在靜躺著。不知何時下起來的雨，淅淅瀝瀝的混亂了他的思緒。反覆的靜思，讓他愈感到內疚。他忽有所感觸的坐了起來，環顧後台曾經留下汗血和淚的角落，他哭了，哭得很大聲。因為這裏以後將不會是他演盡人生百態的舞台了。哭著，哭著，他走入滂沱的大雨中……。

041 041 041

曙光從遙遠的東方露出光輝，昨晚那場大雨也停止了，今天準是個好天氣。

團長一大早就趕來了密靈寺準備中午的認罪祈求。但當他走到密靈寺前，想跨上第一級石階時，他發出了這一生中最心驚膽戰的低呼聲。張回的屍體正撲倒在石階上。張回死了，死得有點莫名其妙。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的弄來了許多鎮里人圍觀。他們都認為是“密靈神”為了懲罰張回而召了他來密靈寺，然後招了他的魂。也許在鎮里人眼中，這是唯一最好的答案。但事實上，是張回負傷走在大雨中，踉蹌的踏著他的每一步。當他到達密靈寺想要入內先行認罪並祈求原諒而跨上第一級石階時，他未癒的內傷突發，就這樣死在石階上，口角還淌著瘀血。

當時雷雨交加，在合奏一首輓歌，輓歌在“忘我鎮”的蒼穹下傳揚，傳揚……。

一九九一年高中三作品



041 041 041

夢

042

遊

042

狂

042

想

042

曲

苦悶的時代，枯燥的步調，最需要做一場〈夢遊狂想曲〉，解脫久繃的靈魂。

打了7通電話卻約不到一個朋友看半夜場電影的寂寞夜里，我的心情像個半夜尿床搞到全身濕漉漉的嬰孩，找不到可以解決無助的藥方，只好看著天花板發著呆。

一個人駕著車到霓虹燈閃爍的繁華市中心遊蕩擺渡去。心裏渴望亮麗的夜景會刷艷我的情緒，但事與願違，街頭穿梭的親蜜情侶讓我愈感自己像個被丟棄在舞池旁的空啤酒罐，看著熱鬧無法參與。

坐進“野人俱樂部”，我點了杯TAQUILA BON，企圖沸騰自己的靈魂。寂寞有時候真會把男人給搞瘋了。

一個聽說叫REBACCA的紅衣女子正像粒風中的紅色汽球，在舞池中似乎企圖將自己飄舞到全身分肢。男人們的眼球在她豐滿的身軀上滾動，她因此舞得更起勁了。她幾乎六親不認了，我懷疑她吞了7粒搖頭丸。

音樂愈來愈熾烈；我越來越空虛。

酒精幾乎撕裂了我的頭……。

離開了PUB，我駕著我那藍色的吉普車，到了公里外的月光海灘去。一路上，閃閃爍爍的霓虹燈和招牌像列隊的啦啦隊，我則像載譽歸國的奧運選手；一路上，從繁囂的城市到墨綠盎然的林中大道，心情有點像在玩電子遊戲到刺激環節時突然停電的分野。

到了左對面即可望見自由女神像的月光海灘，我的熬夜黑眼圈和鼻塞一時間痊癒了。自由與大自然的療效的確比酒精有效。

於是我大口大口地呼吸著帶有鹹味的海風；於是我大聲大聲地唱著SHE MOVES的BREAKING ALL THE RULES。

正當我終於放棄寂寞與憂郁情緒，撕破喉嚨唱結尾拉音時，有個自稱是泰籍的留美女大學生邀我參與她們的海灘PARTY。說是難得遇到東南亞的黃皮膚男子，而且看上去不討厭的臉孔。她說來熱誠，我決定以上個月在曼谷學到的幾句泰語與她交流。我說：「濃水晶晶（漂亮的小姐），SAWADIKAP（歡迎光臨）敲開我寂寞的心扉，我不能對妳的邀請說‘咩凹’（不要）的。」雖有點亂七八糟，但還是讓她有了他鄉遇鄉音的感動。真想不到泰語在美國也有用武之地。

那是個感性到有點浪漫的 PARTY。有個蓄著長髮和八字鬚的男子彈唱著 CANDLE IN THE WIND, OCEAN DEEF, WHEN I FALL IN LOVE。他神情投入，吸引著三五個哼應著的女生加盟合唱。

畫面雖然抒情到有點麻痺，但我滿腦子卻希望此時月光如畫放晴，然後‘濃水晶晶’的小姐們褪下裹得像肉粽的風衣，換上性感的泳衣，然後開一場HAWAII PARTY。

於是TIGER BEER變成椰子水，零食變牛肉沙爹，抒情曲變節奏輕快的西班牙倫巴，我的肚臍則變成六塊結實的腹肌，然後在熱鬧的海灘跳著噁心的搖臀舞但卻贏來如雷的掌聲與少女尖叫聲。

連幻想已這麼興奮了，更何況是親身投入呢。難怪許多人刷扁了信用卡，押了電單車，偷賣了結婚金鍊，都非得到 HAWAII 瘋狂一趟不可。

正當我幻想到亢奮處，嘴角眉飛色舞之際，才發現已有好幾雙大瞳孔正瞪著我瞧。一時之間，我的腦沖了血……。

離開了抒情PARTY，我開車離開月光海灘，準備往維多利亞瀑布去。

打滿了無鉛氣油，我下定決心今晚不睡覺了。

經過了日落大橋，越過了撒哈拉大沙漠，與比薩斜塔擦肩而過之後，我在巴黎鐵塔下歇息了17分鐘。在DREAM ROAD馳騁了77分鐘時，天已微亮。看到朝陽從路的地平線昇起來時，我連夜趕路的疲憊精神頓然抖擻了起來。

路的盡頭是維多利亞大瀑布了。遠遠聽到的水奔聲在親眼目睹時，我不由得大聲歌頌上帝創造大自然的神奇。澎湃的氣勢，如千軍萬馬，心動久久無法平息……。

清風輕送下，我以為會有一陣櫻花香飄過……誰知竟是一股隔夜的尿騷味蕩漾而過，驚醒一看，竟是內子提著兒子的尿壺用狐疑的眼神凝視著睡在客廳地上的我……??????

噢，天哪！我的夢遊症又發作了……………。 一九九八年四月卅日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044

夜

太

黑

被刻薄的現實磨難的歲月，總是比較叫人刻骨銘心的。  
住宿舍的日子，讓我更珍惜家的溫暖。

0 4 5

最近不怎么愛理我的路口老黑，想必已睡了吧。今夜這個時段，聽不到牠哀怨滄桑的叫吠聲，反而有點不習慣。感覺好像喝慣了咖啡烏冰的日子裏，突然有一天冰櫃發癩結不成冰塊一樣。

內子與兒子相繼睡去，我則反而因為他們睡得太熟而醒了起來。想起方才兒子在睡前抱著抱枕，唱著自編的蕃薯歌東滾西翻的情境，我不禁暗暗竊笑。

關了冷氣開了窗，昏黃的路燈下是一隻寂寞得很吵的“知了”和一隻無聊得很靜的流浪貓。當然，牠們是不會因為心情相仿而聚在一起互訴怨曲的。語言障礙是次要問題，弱肉強食才是“知了”的顧忌。

就因為夜太黑了，所以平時開爆音樂，讓門角蜘蛛也感覺熱鬧的排解空洞方式，已不容使用了；就因為夜太黑了，該睡與不該睡的都已經睡了，所以打電話約朋友出來聊一頓夜宵也成了不好意思付諸行動的一個點子。

我已經不只一次嚐到，深夜獨自醒著的孤獨感了。我開始同情起路燈下的那隻“知了”和那隻流浪貓了。

比晾在玻璃窗上那塊抹布還要空洞的我，和壁虎一起在客廳嚐受著寂寞。風扇的呼呼聲和壁鐘的嘀答聲，交響著一種“沙漠一孤鴻”的心情。

再這樣枯燥的醒著，我怕自己會發瘋的和壁虎對起話來。所以我從冰櫃里拿了罐啤酒，這樣的醉睡方式我已屢試不鮮了。

在喝了第七口的時候，我在一手翻閱的相簿里，瞥見了我在報館宿舍的唯一獨照。頓然，思緒像打翻了的檸檬茶，酸甜苦澀地漫延了整個空間，整個客廳，整個黑夜………………。

九二年聖誕節的第二天，我進了馬來西亞報館當助理編輯。陌生的人事物，陌生的年月日。唯一能夠起適應作用的，就只有時間了。

從老家拿了枕頭被褥草蓆，坐船坐巴士的搬進了工廠宿舍。我的宿舍生活開始了……。

離開了母親服侍週到的懷抱，我投入了學習獨立的生活。

記憶最深的是第一天工作的第一頓晚餐，因為餐具米菜皆未備妥，就詢問同事那里有得吃？結果她拿了兩張白紙畫了張嚇壞我的地圖。那樣大的範圍距離不懂走三小時會不會到？幸好後來另一個同事解了我的困擾，用電單車載了我一程。地方就是我首次抵步的新珠安巴剎，走路也不過十分鐘就夠了。

後來的日子，就是幾個室友一齊煮飯，各自炒菜的一路活下來的。為了貪方便，午餐肉，雞蛋和罐頭成了我主餐。如此口福欠奉，營養失調的歲月，我尤其想念老媽的八珍雞湯和滷鴨。每次老媽問起三餐時，我都三緘其口，怕她擔心我的身體。

在宿舍最難忘的日子，就是每晚放工后，與三五室友談笑風生。最簡單單純的情誼，最動人難棄的回憶。

那一段風花雪月的日子，誰都不敢有太大的目標，因為大家都窮得像隻駝背的蝦。也就因為月薪四百加百元稿費的日子太容易叫人洩氣，所以我們最常胡扯的課題是：「如果我中了積實三百萬！」幻想派自得其樂的娛樂方式，不失為一種沒有壓力的快樂來源。

搬離了印報同事的沙丁魚窩后，我一個人睡一間房。一架雨天跑熱天停的吵鬧癩風扇，陪了我不少個一個人做夢的夜晚。

94年的農曆七月十五，我提議配合鬼門關大開來談一夜鬼話。結果大家紛紛發表聽來的或親身經歷的鬼故事，頓然四周瀰漫著詭異的氣氛。凌晨二時半散場時，我這個發起人竟標了一身冷汗，毛骨慄然。後來還跑出去未放工的柯色部“避鬼”，經此一嚇，我視鬼話如鬼魅。如今憶及此糗事，總當作是宿舍生活的一小段插曲。

94年11月13日結婚后，我正式告別了宿舍，在外頭租起了房間。兩年的宿舍生活，是我學習成長的重要據點。酸甜苦辣，一言難盡。就算如今為自己拼了間屋子，心緒總又會偶而的在夜

0  
4  
6

047

047

047

047

047

047

047

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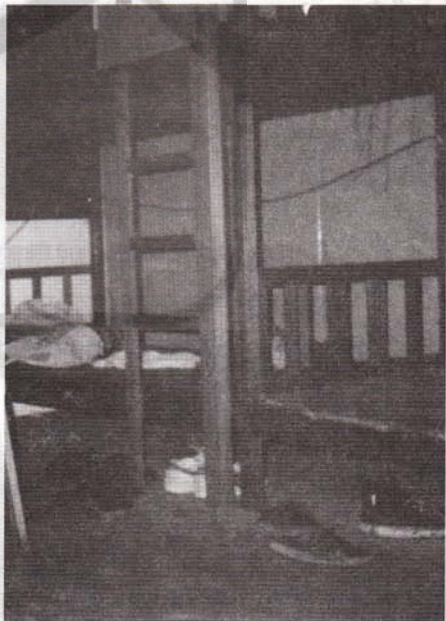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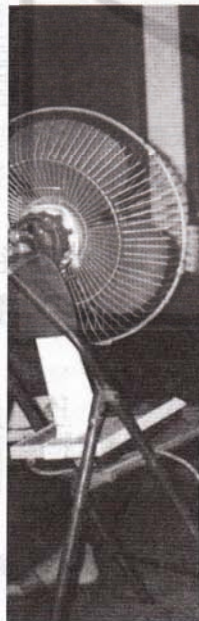
0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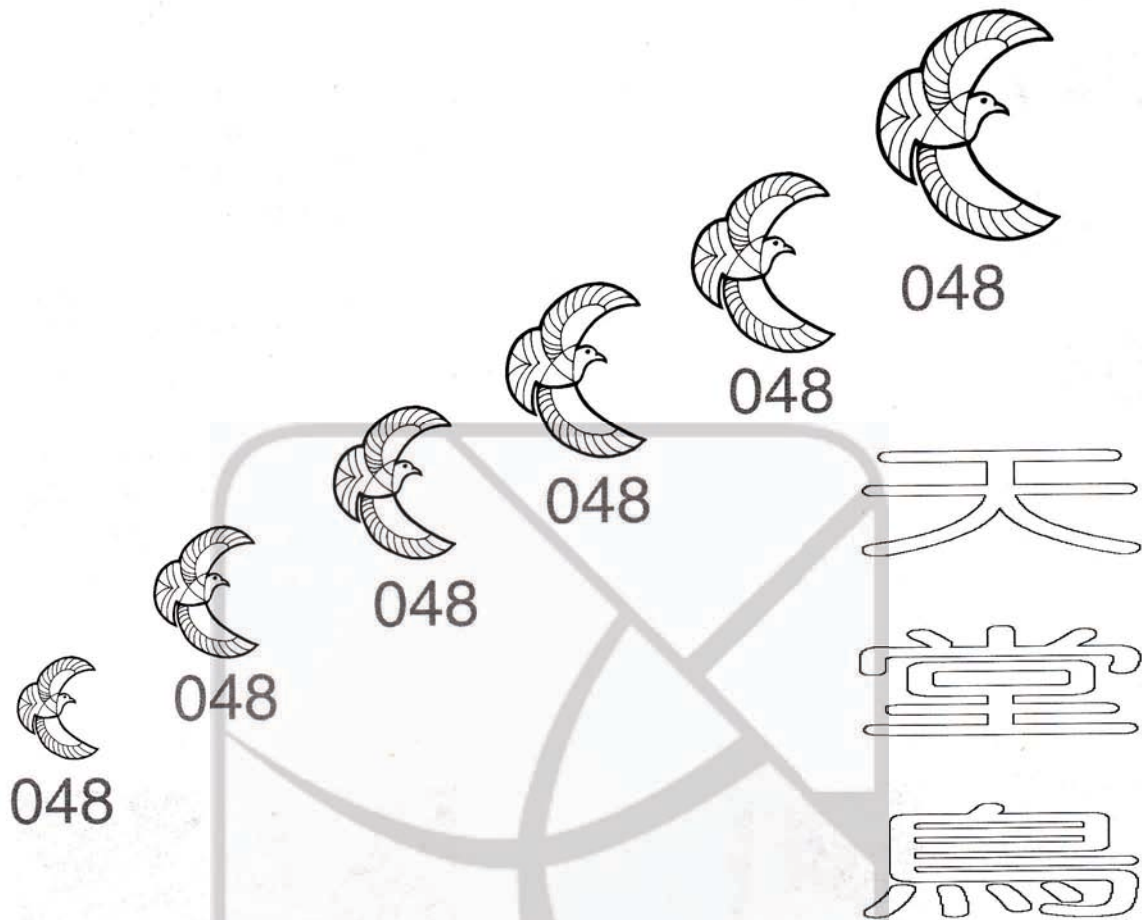
047

黑人靜時，傾瀉滿室的懷念。或許人真的是記憶的奴隸，思潮一起，就失情緒失控了……。

嚥下了最後一口啤酒，我醉意漸濃，睡意漸沉了……。

這樣一個該睡與不該睡的都睡了的黑夜，還有誰的故事在默默地放映著呢？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





人類最常做的事，就是喊著〈和平與希望〉的口號，雙手卻不斷的摧毀辛苦築起的希望，再然後又在絕望的殘礫敗瓦中，尋找苟延殘喘的希望。如此重復又重復，歲歲年年。

禱告中借問上帝，世上是否有隻可以飛上天堂的鳥。不論晴天雨天，牠都一展雙翅，飛入凡夫俗子夢中的世外桃園？

凡夫的能力太薄弱，摘不到星星也碰不到月亮。俗子的心情太脆弱，很容易心動也很容易情傷。因此潛意識里渴望逃避，所以心裏頭總掛念著天堂。

聽說天堂是個好地方，等我信主更深，做更多的好事，活得更像個聖潔的義人后，我一定要向上帝申請一本護照，叫天堂鳥載我上去。聽說天堂是個好地方，那里沒有惡人，只有善良的天使和偉大的上帝。在那里，天使吹著曲子彈著琴瑟，歌聲滿瀉在每個白天黑夜。聽說天堂沒有墨夜，但我習慣晚上數星星后才入眠，怎麼辦？

聽說天堂是個好地方，那里沒有滿天縱橫的“要你死導彈”，沒有肢解屍體的變態莽夫，沒有置人于死地的奸詐小人，沒有灼人的男女關係。但我喜歡戀愛的感覺，是否會有個女天使破例陪我談情說愛呢？

聽說天堂是個好地方，那里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印刷廠承印出版爆人隱私的醜聞寫真集，沒有山口組的黑幫勢力，沒有人類自己做來撞死自己的汽車飛機，沒有黑暗金錢的政治，沒有口蜜腹劍的城府之士。

聽說天堂是個好地方，那里的人沒有貪得無厭的慾望，沒有蠻橫無理的佔有，更沒有厚臉黑心的人性。那里的人全是義人。

天堂雖好，但我有資格踏進半步嗎？像我這樣一個軟弱的庸俗凡人，沒有太多功德，聖經擺在桌上封塵，時常行為犯錯思想侵犯，我愈照鏡子愈看得清貪婪的人性。天堂雖好，但我仍厚著臉皮繼續活著。燈紅酒綠，赤裸女色，金銀珠寶，昏惑生涯，都是人性化的設計，我難抗誘惑。去天堂，算了嗎？

喂，天堂鳥，帶我偷偷上一趟天堂，好嗎？

噢，我又在鏡子里看見偷雞摸狗的人性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廿二日

0 4 9

# 凡人給天使的一封信

我們常奢望天堂的純真無邪，卻不捨得放棄酒色財氣糜爛的過活方式。

所以凡人總是一邊祈禱，一邊墮落，沒有悔改。

天使薇薇：

在失眠的凌晨，一個人醒在日光燈下，寫著這樣一封想寄給妳卻苦無天堂地址的信，不懂叫不叫做無聊？

窗外的絲雨正在夜空中編織著銀網，糾纏著如我紓解不開的心緒。

作為一個凡人，就註定一生被喜怒哀樂牽扯著。苦而無奈的是，許多時候必須在憤怒時裝出笑臉，奉承取悅自己的飯碗；愁而無策的是，更多時候的哀悲比喜樂多出百倍。

隨著妳在赴對面江分發福音單張的回程中，小捷艇撞上浮木翻覆，而妳成了涓涓潺潺的拉讓江一魂葬品之后，我的靈魂更顯得擺渡失控。

刻骨銘心的是，妳的屍體在伊干江碼頭雜木堆中被發現時，妳爸爸安慰妳那哭成一場崩堤大雨的媽媽說：「女兒的媽，妳的眼淚只會讓薇薇走得更不捨。離開是一場苦難的解脫，駐紮在心里的才是我們永恆的女兒。她這麼敬愛上帝，相信此刻已化身天使住在充滿喜樂的天堂裏了，還有甚麼值得傷心呢？」妳父親的看透與成熟，讓我看到堅強與盼望的生命。

妳的離去，我的心情也著著實實陰霾了一段日子。那段難熬的日子，我常常一個人窩進頹廢的PUB裏頭，與酒精抗戰著我的理智與放縱。看著眼花撩亂的靈魂在不羈的舞與酒之間，放蕩著有限的生命。我隱隱約約的感覺到自己的隨波逐流與脆弱，也彷彿在冥冥中意會到妳對我流下失望的眼淚。

或許像我這樣道道地地 DOWN TO EARTH 的凡夫俗子，只有酒色財氣才是生命的內容。然而妳鏗而不捨的不斷與我分享上帝的恩典與用心良苦，也的確使我領悟到不少的道理。但存活在這個

現實的年代，我卻反反覆覆的編造太多的藉口，然後厚著臉皮繼續活在虛偽虛榮的紅塵中。相信我的擺蕩與虛浮，妳的明眸早已一眼望穿。其實，我們的分野本就在天與地之間。

妳一直保持的單純心和愈發豐盛的思維，是我最羨慕欣賞的地方。每每看見妳在孩子群中綻放著炫目的笑容，肆無忌憚地釋放著妳的喜樂，那是我回不了頭的路程；每每看見妳與那群忘年之交分享著生命的滋味，成熟的見地和迷人的思想，總是引來許多的認同與讚語。妳是我唯一兼具單純與成熟的朋友。

還記得去年一個人登上某大廈天台，然後坐在欄牆上打電話給我的葉佐麟嗎？自上次被妳勸服，不為失戀而了斷生命後，他跑去學佛了。

上個月，剪了平頭的他，還興緻勃勃地約了我出來，在延伸出江面的 ANGEL CAFE 與我分享他的修果。最記得他說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看到他從情慾間解脫抽身的同時，我也看見一個全新生命的誕生。

會跟妳這個天使分享這樣一個學佛的故事，就因為妳有豁達的寬心去接受每一件美事。不狹窄不自閉不清高不排擠，讓妳的美愈發香醇。

「朋友，天堂好嗎？」會這樣問，我多少都存有一點“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羨慕心態的。就像一隻爬不上籐的蝸牛，仰著臉問黃鸝鳥說：「朋友，葡萄好吃嗎？」

聽妳說，天堂是個好地方。那里有金銀做的宮殿，有悠揚的音樂無時無刻的飄揚，有掏心掏肺的真心天使，有愛人勝己的上帝，還有人間找不到的無慾喜樂。對於這樣一個世外樂園，我是嚮往的，也對於妳能置身其中而開心不已。

薇薇，恭喜妳化身天使，從此無牽無掛的生活在永生的美好國度里。而我，仍然是個凡夫俗子。天亮之即，不論是晴是雨，都得提著公事包，不斷地拜訪著一個又一個的保險客戶。投不投保，都得笑臉以對，因為家里那張嗷嗷待哺的黃口，正在給我生活的希望與壓力。我在生活與生存之間，連一個選擇的權力也沒有。妳說，悲不悲哀？

好了，不寫了.....。

我將這封信鎖在心里的第七層抽屜，哪一天妳展翅飛進了我夢里，請妳帶走它，就連我身為凡

人的苦悶也一併帶走吧……。

祝：「成為天堂最快樂的天使。」

願：幫我在天堂訂一個位，然後在我77歲那年申請我上去。



凡人楊善筆

一九九八年九月廿八日



052 052 052 052 052

雁

渡

寒

潭

黃舒駿 曲／詞／唱

雁渡寒潭 雁去潭不留影  
驚鴻一瞥  
潮來潮去 洗去多少足跡  
一切都是緣  
多少人曾經輕輕掠過我的眼簾  
多少人曾經闖入我的內心世界  
多少人曾經用思念將我撕裂  
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離別淚  
雁渡寒潭 雁去潭不留影  
靜看人間 是與非  
我們祖先 在這土地繁衍  
歲歲年年  
多少人默默揮下他們的汗水熱血  
多少人只是販賣檯面上的謊言  
多少人隨時準備遠走高飛  
多少智慧才能破解這虛偽的一切  
喔……  
多少意興風發的少年 失落在理想現實之間  
口口聲聲要做英雄聖賢 最後卻變成魔鬼  
多少人生活在這個世界 卻嚮往另一個世界  
多少智慧才能逃離這古老的預言



台灣創作歌手·黃舒駿

<雁渡寒潭>這首歌影響了我十年的創作。也因這首歌的感動，使我圓了創作冠軍夢。若說起真正引領我走入妙趣橫生的創作樂園的，應該算是台灣的一群頂尖音樂人（而不是作家）。

因為黃舒駿，因為羅大佑，因為陳昇，因為鄭智化，所以才有熱愛創作的楊善。這場緣份雖很跨國，卻似咫尺天涯，一切全因創作。

053

雁

渡

寒

潭

有的人出生拿著金鑰匙；有的人顛沛流離一輩子。有的狗吃罐頭睡主人房；有的狗捱揍啃骨頭渡日。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公平的事。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054

我被枷鎖在鐵籠里已有好幾天了，身心都疲倦困憊了。現在才知道自由的可貴，被困綁的心再也飛不起來。我哀傷的面對譏言諷語，痛苦的忍受無情的毆打。生至如此，復有何價？

活了這許多個抬不起頭的發霉日子，我沒有一天真正的快樂過。我感覺自己活得像粒棋子，被人隨意擺放，卻不知為甚麼？

今夜的月亮只有半邊，稀疏的星光在閃動著。我饑渴的望著鐵格子外的黝暗稍有淡光的天地，迎著晚風，心境已達到枯靜的境界。也許鐵籠外還有一些我依戀的，於是我的思緒又飄零到好遠，好久以前.....。

那是個很冷且下著大雨的晨早，我來到這陌生的世界。當睜開雙眼時才知道我是在小巷的破木箱里，四周積滿了水，污穢骯髒，臭味橫溢。我只能怨嘆命運的安排，讓我一出世就得面對這不平的安排。還好我還有母親，一個能給我乳汁和溫暖的母親。

整天我只能隨著母親到各巷道旁和垃圾桶里尋找人們吃剩丟棄的殘糧，肚子是沒一餐飽的，還要挨那些把頭抬得老高的人們的棍打腳踢。活在困苦命運安排下的生命，都會較懂事和忍耐力較強的。我常常安慰和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走出這困境到另一處能真正為自己而活的地方。但是我每天卻一樣的苟且偷安，得過且過的過日子，不知道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是個炎陽當空的暑午，街道像條燃燒的火龍。我和母親仍在沿巷尋糧。巷口前橫著一條馬路，在馬路的另一邊有粒掉落的麵包。媽似乎餓得發狂似的迅速從巷口奔疾而出，想要得到她當時最需要的東西，可是一輛飛馳而過的汽車在轉瞬間把母親輾在車輪之下，腥血四濺，頓然血紅一片染赤了一大片柏油路。

人生之中到底追求的是什麼？你能得到什麼又將失去什麼？或者只是茫無目的的走一遭生命的

路程？我越來越不了解了。

接下來的日子，我是孤單又寂寞的渡過的。沒有了母親的呵護和溫情，我真不知道未來的路途將要怎樣去走，心亂如麻又茫然。

時間就在日落日出中飄逝，看得多，經歷得多后漸漸懂得多了。我懂得要自愛，要保護自己，要在別人的怒目下忍耐，要接受天意，要在他人譏笑的嘴臉前保持笑容……，還有好多好多。這是人生哲學，是躲在冷氣房里的花瓶內插著的無根花所不知的學問，是象牙塔內單純臉孔的惑愕。他們永遠不了解只走過些許歲月的生命已擁有揹不起來的滄桑的那種苦楚。

依稀記得那是個不太熱的午后，我疲憊的在巷旁一個陰涼的角落睡著。忽然，有一雙手抱起了我轉了幾個彎道，來到一處人來人往，熱鬧非常的百貨商店旁的小攤位。當時我的心情可謂即驚愕又驚喜，想到自己的命運即將改寫，過去的讓它過去，新的開始將是美好的，我驚喜的等待一生轉捩點的到來。

好多天過去了，每當老闆娘指著我那瘦小的身軀時，路人總是不屑的搖頭。又好多天過去了，我終於被一雙粗大的手抱進紙盒里，然後就像個蒙上蓋頭的新娘般來到那花五塊錢把我賤價買回去的新主人家里。

我每天都在感謝命運的安排，讓我嚐到被人又抱又撫摸關懷的生活。吃的是我以前沒想過的佳餚美食。睡的不再是齷齪冷風吹的地方，也許我真的該滿足了。但是我此時的心裡卻想叛逆，越軌一點點。太正經的生活反而有點難挨，也許是我以前不羈慣了。

心理的變化是種奇怪的轉變，捉摸不住。於是我開始趁沒人時，咬破擺放在樓下的豬飼料袋，嚐一嚐是什麼滋味。心境就像那些鎖上房門，躲在裏邊偷偷的抽第一支煙尋刺激的少年，卻不懂這是走向錯誤的第一步。累得主人以為是老鼠的傑作，角落開始多了許多堆老鼠膠和誘餌鐵籠。我心裡有些許犯罪感，但卻不想以改正的方式來減輕心裡的犯罪感。

我一向喜歡做那些被別人阻止的事：在主人倒出豬料粉攪和時，我一再的偷吃飼料，雖然他已在我身上留下多道傷痕；我曾經偷睡過樓下二主人的床，那次他房門沒關。之後我開始埋怨命運的不公平。為何同樣是有生命的生物卻要面對不相同的際遇？我不懂，就像我現在挨餓，挨打罵的困在這出不去的鐵籠里，沒有了自我和寶貴自由一樣迷惑。

不知是否我漸長的樣子乞人憎，所以越來越多的愁煩憂鬱堆聚在他們漸漸虛偽的面具背面。他們笑著怒著或有閒暇時，我總是成為他們拳打腳踢的出氣筒，沒有一天我不是鎖眉頭過日子的。

有次我禁不住誘惑的偷吃了腥鹹的江魚仔頭，從此身上長了「癩痢瘡」，毛都脫落了。自此之後，每個人看到我總是憎恨輕視的眼神；辱罵譏笑，鞭打著我瘦弱的身軀，我實在是忍不住了。但是我還會在每個冷夜替他們守住那扇棕色的大門，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後來我竟想以報復的心理來發洩重甸甸的愁憂。於是在一個午後，我趁著沒人追咬鄰家剛長齊毛的雞。當時的心情是極度興奮的。經過一番追趕，一隻雞總算銜咬在我尖牙的嘴上。我不是要吃牠，不是要咬牠，只是想發洩表達一下我憤怒的情緒。有理和無理的虐待，讓我分不清青紅皂白。但是我卻不知道自己在一生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就像一個被遺忘的演員，不知該作什麼應該做的表情。

後來，我又再次的咬了幾隻別人家的雞鴨，彷彿這成了我唯一的娛樂，卻沒想到自己是在奪取牠們生存的權力。

在一個日落西山，晚霞襯天的傍晚，我在懶散的熟睡中被一條大鐵鍊鎖住了頸項，我拼命的掙扎想逃脫這困住自己的枷鎖，但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我開始有些失望。

我遠飄的思緒忽然被吵雜聲和數道強光給牽扯回來了。我的心不知為什麼忽然間跳個不停，像能感覺到危險，甚至死亡的氣息。我驚慌的哀叫和掙脫，卻被塞進麻袋里。我開始絕望了。

麻袋里的我迷迷糊糊的彷彿被手推車載了一段路程，我的心開始越來越冷了。「撲通」一聲，我被拋入河中了。我真的想不到才在這世上過了幾季的夏季，就要走向生命的終點。我不甘心，所以我在緊綁袋口的麻袋內竭盡全力的掙扎著，呼叫哀號著，卻換來濁黃河水湧入袋中，淹沒了我。

我在面臨這死亡關頭時刻，我終於看淡想通了許多我昔日學不懂的道理。其實擁有生命來走這一生中的春，夏，秋，冬，就像雁渡寒潭一樣，雁去潭不留影……。沒帶來什麼，也沒有帶走什麼，更沒留下什麼。若說生命是雁，潭是人生路，更是最悲哀的配搭，因為雁群飛過寒潭時，除了轉瞬的鏡水倒影外，它始終是一口不留影的潭……。

一九九二年正月一日刊·高中三作品·1992年詩華日報元旦散文賽·學生組亞軍獎

疲於奔命的都市生活節奏，總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於是回歸田園的想法，常會出沒在我紊亂的夢境中。如果夢中有一畝田，你會種什麼呢？

是雲上的水壩崩塌缺堤了嗎？今夜的雨，像個失戀少女的淚，淒冽而纏綿，傾盆而悲壯。與大雨共舞的是，遊戲人間的風。

已經晚上十時十五分了，等了一個半鐘頭的客戶甩了我的約，就連家裏電話都掛起來不接聽了。加入人壽保險這一行，註定要承受親友的潑冷水和敬而遠之了。是人們潛意識裏害怕提及死亡與意外的隱憂，還是這行本就讓人誤解而后憎惡之呢？

是該走了，快餐店也快打烊了。站在五腳基，我的心情和雨中挺不直腰的小草一般低落。但苦奈何，我們都還得活下去，而且還答應了媽媽和妻兒要活得更好，頹喪因此變得墮落，墮落因此在煩囂的都市中失落了一顆年輕的心。難怪窮的人都老朽得比較快。我廿五歲的年齡，因此有了四十五歲中年的疲憊與厭倦。

該回家了，怕妻子等太久的門會焦慮，會困累。她總是把我當孩子看待，總是放不下心。也只有回到家，我才有飄舟停泊在避風港的幸福。

左手抱著裝滿我賺吃工具的公事包，我將自己套進雨衣內。啟動了老舊的電單車，我在千絲萬縷的銀雨中行進。霓虹燈依舊綺麗，紅綠燈仍然在運作著它‘紅燈停，綠燈行’的作業，只是我的心緒已比來時灰暗許多。

永遠善解人意的妻子已泡了杯熱咖啡在等我了。能和這樣一個女人廝守一生，真是幸福的事。因為她總會知道我在甚麼時候需要甚麼東西，相信她已知悉我的保單又談不成了。但她沒問出口。

沖了涼，扭開收音機，我聽著貧窮音樂，開始寫稿。這是我一直沒有放棄的興趣，也是我賺點小外快的方式。妻子已哼著催眠曲在陪著半歲大的孩子入睡了。夜已深，雨未歇，我獨醒。

堆砌文字是其一能自己一個人玩的遊戲，它有時會推你下寒潭，有時會拉你進迷宮，有時會置你於困惑籠中。而我就在輕音樂和雨曲之中，思緒迷迷糊糊下進入一片翠綠的田園之中。

天空頓然刷亮了起來，藍天白雲是最叫人寬心的風景。鳥與蝶在棉花糖般的炊煙間嬉戲著飯香與溫暖的家家酒童玩。白胸秧雞帶著剛齊毛的黑小子過阡蹠陌，我於是想起老爸牽著我的小手在人與車潮中穿梭，就為了一頓要渡川遠赴的喜宴大饗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老爸的田園中擺渡的。那是一段苦與樂交錯互補的閱歷。

老爸在民都魯經營雜貨店生意失敗以後，就收拾細暖，攜兒帶女的和老媽搬來高樂多坡的荒野之地。一間自己搭建的小木屋，一小塊廉價買來的農地，就這樣重新生活了起來。住在一片了無人煙的森林之前，日子苦不堪言。

後來靠種菜十年存了千辛萬苦的一點錢之後，爸才在靠近河邊買了塊兩英畝的地，拓荒之後，爸種了許多橙，檸檬，酸柑，柚，榴槿樹，過起耕耘與收成的果園農夫的日子。而我們似樓梯般的十三個兄弟姐妹就被分配各司其職了。那時總有許多怨言，怪父母剝奪我們的童年樂趣，當看見死黨們騎著腳踏車東西南北時，抱怨尤其濃烈。

我們年少的日子一直是如此過的，即使後來老爸在芭尾養了豬，我們也只是在放學後，多做了餵豬的工作。

猛地一聲雷聲巨轟，我的思緒從昔日家園的豬群嘴臉中抽起，才發現自己伏在桌上入夢已多時。有關夢到的故鄉田園往事，竟是我僅能挽留的回憶了。

啜一口風冷的咖啡，想起自己不順心的事業及加壓在身上的生活壓力，我不禁嚮往起田園知足常樂的生活方式。那才是都市苦拼人的夢想桃園。

寸金尺土的城市，想擁有一塊田園是許多人的夢想。而你如果有這麼一塊夢想田園，你會種花還是種果呢？倘若快樂是顆種籽，你種它長成大樹是否就會無憂呢？假如植樹是種環保，你又是會想擁抱一座森林呢？

但夢想畢竟是夢想，一覺醒來又回歸現實，一日都不容得你發白日夢。

洗了把臉，刷了牙，我繼續著未完的撰稿工作。生活就是如此逼人……………。

夜已深不可測，雨還纏綿如絲，而我卻還得撐眼醒著，做著都市凡人該做的事。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日

# 親愛的，花開了沒有？

青澀時期的愛情，常是莫名奇妙就無疾而終了。  
然而躲在記憶中的人事物，卻是雋永不死的。

因為想暫時從昏天暗地的工作環境中抽離，我於是把僅剩的三天年假一併申請了。

往古晉的飛機上，我輕鬆的看著鐵鳥與白雲的匆匆相遇，急急告別。飛不到三萬尺高的小鳥，或許是羨慕這隻大鐵鳥的；就像我羨慕那些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二世祖一樣，不必工作也能夠過得奢華。

來接我的是那個舉家從詩巫搬去古晉的好朋友。陪同來的，還有他那個在吉隆坡讀書時認識後來結婚的馬六甲女子。一幅賢妻良母的樣子，一種淡淡幽雅的氣質。

高樓大廈和大廈高樓在車窗外，以流星的姿態急速閃過。稍一定神想鑲住一框街景時，發現已物換星移幾番新，歲月東去不留痕，只遺一聲唏噓了。

下午領了個由馬佛青聯委會頒發的‘淨覺文藝創作賽’的銀牌獎，心情亢奮異常。雖然輸了淺香惟一馬鼻。但以一個基督徒的角度和思路去闡釋一種佛教團體也認同的文藝創作，起碼已證明人們對宗教的界定已不再那麼固執了。

那夜，我們逛了三間購物中心，卻只買了一粒蠍子銀戒。雖然37天前剛被一隻可惡的蠍子螫了一針，但我是想讓天蠍座的表徵更具實一點的。

十時半，我和好友世達去接他那開夜工的繪測師妻子，然後去一間露天茶室吃三峇燒魚。

在不斷筷起筷落，替燒魚剝皮脫肉的當兒，我們又聊起了曾經那段刻骨銘心的日子。那段一起演戲劇的日子。

好友世達幾乎是我演過的六齣戲劇的“當然導演”。那時的他除了滿懷的狂熱及滿腦的才華外，還有一幅火爆性格。而我這樣一個連吵架都認為很殘暴的人，自然就臣服在其“威嚴”之下了。

那是一段一輩子也無法褪色的生命染彩，彷彿整段青春也因此燃燒起來。它珍貴，因為我們再沒機會回返校園，然后用沒有任何企圖的單純用意，去編去導去演一齣夢想的戲劇；它珍貴，更因為我們都正值為事業奮力拼搏的階段，這些只有得到掌聲的付出，在現實社會中變得有些不切實際。

突然覺得青春是一塊田原，夢想是一粒種子，而美夢成真就是一朵花。許多人不敢將種子撒進土裏，所以他們空渡了青春。而我們則可以驕傲而滿意的回憶著青春說，「我們的年少是一叢叢綻放得燦爛無比的花海。」而你的花，開了沒有？

風花雪月的，我們談了許多許多……直到人客漸稀，燒魚冷淨，咖啡烏枯乾。

因為請不到假，第二天上班前，好友把我載到印度街。那是我頗鍾愛的街道，特別是一個轉折之后的海唇街、一整排的手工藝品皆讓我目不暇給，愛不釋手。

剛從一間手藝店裏看完原住民雕刻品，買了一包胡椒糖及兩包碩莪餅出來時，我在另一間手藝店的櫃台上看到一棵開花的小仙人掌。在一整堆的仙人掌中，僅有它綻放著白色的花，因此變得脫俗。看著它一幅容光煥發的樣子，我的思緒頓然在人潮熙攘的街流中，脫軌了……。

高三統考前的77天，我和她才慢慢陷入情網。

在這樣大小考試不間斷的四面楚歌時期，耗時談戀愛其實是件奢侈的事。但當愛排山倒海的來襲時，理智就成了招架乏力的病貓了。能在象牙塔里譜一段青澀的戀情，一直是我埋在日記裏的渴望。至少如此可以對莫名其妙的夢遺原因有個比較好的交待。

熱戀上她之后，我的腦袋瓜偶而有了“秀逗”的症狀。歷史老師問：「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原因與目的何在？」我答：「因為他爽！而且他因有折扣而一口氣買了七張來回船票，不搭太可惜。」結果老師叫我跟書中的鄭和肖像，說三分鐘道歉的話。（奇怪？“腦筋急轉彎”書中都是這樣回答嘛！）

狂戀上她之后，我整個生命變得積極起來。因為她說喜歡課業好的男生，所以我翻爛了英文書，卻發現ABC根本不想和我做朋友；因為她說喜歡充滿鬥志且具武道精神的男生，所以我參加了五種球類社團及兩種武術社團，結果拉傷了兩條運動神經；因為她說欣賞充滿才華的男生，所以我投資了不少心血在琴棋書畫，歌舞創作，星座演戲上。而就是因為太積極經營自己成為她心目中傾慕的標準，所以我的統考就像坐了三小時的爬山車，噁心嘔吐胃絞頭暈，然後幾乎昏倒在考題發下

的那一刻。

她考得很好，好到那種可以出國唸大學的程度；而我爸則在成績公佈的那天晚上，提議我去種田比較好。我家養豬；她家做跨國生意。我統考當了“豬頭”；她則獲得師長的滿嘴讚譽。我首次感受到強烈的自卑感充溢心間，同時也預知到我們的愛情生命將要壽終正寢了。

統考后的第77天，經過重重疊疊的思量，我們選擇在一個雨下到亂七八糟的雨夜，協議分手了。理由是，我不太滿意她的臉上長了7顆青春痘；她不欣賞我開始長鬍鬚。

分手的那一夜，我們都沒有哭。相反的，我們甚至還認為這是種成熟的行為而感到有些沾沾自喜。分手的那一夜，我送給她一棵小仙人掌，一棵會開出小白花的仙人掌，然后叮囑她小心呵護它，栽育它，愛惜它。希望她每每為它澆水時，就會想起我們一起淋過的雨及流過的淚；冀望她每次為它施肥時，就會懷念起我在阿華伯漿樂攤餵她一口口吃漿樂的日子；渴望她每早帶它去曬太陽時，就會憶起一起在大太陽下踩影子的趣事。

她離開的那一天，我因為機車爆胎所以來不及到機場去。相信她十分失望吧，但我真的是被天意玩弄了……。

如今我最想知道的是，三年半了，我送給她的那棵仙人掌到底開花了沒有？如果開了，那她是不是會把那朵小白花當做是我的瀟灑笑容呢？如果還沒開，那她是不是會投注更多的心血去等待它的綻放呢？台灣的溫帶氣候會不會扭曲那棵仙人掌的生命形式呢？

在海唇街的手藝店看到了一棵開小白花的仙人掌，想不到竟勾起了我對她的許多回憶。「她好嗎？」我陌生而生澀的問候，無處投遞。

逛完了附近所有感興趣的店舖。那個下午，我在一間充滿情調的咖啡屋里，耗了整個午后，喝了7杯咖啡。直到好友放工……。當晚，我們又去逛了三間超級市場，然后再去吃燒魚，接著再繼續昨晚來不及大炮的風花雪月……。

第三天中午，我離開了古晉。坐在飛機上，看著窗外的白云和鐵鳥匆匆相遇，急急告別的情景，我又想到了我送給她的那棵仙人掌，到底開花了沒有呢????????????????????

沒有消息，沒有答案的莫名牽掛又湧上心頭……久久不去。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日

# 烏先生，你懂個屁？

062

每個女人都有離開每個男人的權力，只要她們不喜歡那場愛情了，她們都該有不勉強自己的自愛精神。

約了個剛被馬子甩得心靈重傷的好朋友，在“喝痛快咖啡屋”見面。

MIKE遲了7分鐘，但窺見他憂郁藍眼鏡里的頹喪眼神時，我實在不忍心嘮叨他半句。我想，他此刻的心情，肯定繃緊如他束起的長髮一樣。

「哎，怎樣？心情痊癒一些了吧。」我問。MIKE苦笑了一下，說：失戀比生意失敗虧掉7萬元還要叫人崩潰。我現在就像一輛癱瘓在半途的老爺車，看不到終點也無能為力。」

「女人最擅長的就是耍夠男人就甩掉，像玩個玩具一樣。女人會一廂情願的陪你一生，不是你有大把鈔票，就是她對世界沒有觸覺。」我和MIKE的身後傳來陌生的聲音，尖酸的論調。

那是個梳著中分頭，架著金邊眼鏡，有點暴牙的瘦男人。我們都不認識他，他卻一屁股就坐了下來。我和MIKE交換了眼色，彼此臉上的厭惡之火開始燃起。

「我坦白跟你們講，女人是世上最敏感的動物。她們彷彿有透視眼般，銳利地盯住你的心思。你一膏上了髮膠，她就想到你撫摸別的女人的頭髮的樣子。你一穿了新內褲，她就打電話給全詩巫的旅館了。女人，不是好惹的“東西”。你們不妨考慮一下跟男人談一場戀愛吧？」那個瘦男人娘娘腔地說了一大堆狗屁話，好像他的媽媽和姐妹不是女人那樣。

MIKE火滾起來，狠狠地說：「哎，烏先生，你到底懂個屁？你搞同性戀是你爸爸都羞於啟齒的事，不要企圖在我們面前渲染這種行為。每個女人都有離開每個男人的權力，只要她們不喜歡那場愛情了，她們都該有不勉強自己的自愛精神。她們的敏感，不過是一種害怕失去的自然反應。如果有一天每個女人都要閉一隻眼和男人相處時，恐怕這世上已沒有轟轟烈烈的愛情了。我雖然被女人甩了，但我還是不會怪她的，因為她曾經是我最愛的人。烏先生，關於愛情，你到底懂個屁？」

那烏先生的臉色由紅轉黑再變青，然後不發一言的火速閃人，狼狽離開了“喝痛快咖啡屋”。

看著他踩了屎的鳥樣，MIKE和我都忍不住爆笑了起來。MIKE的心傷彷彿就在這一刻痊癒了。這天晚上，我們各喝了7杯咖啡。 二〇〇〇年三月廿三日

少女的青春與花朵綻放時間一樣短暫，因為珍貴，所以難得。  
花色的璀璨與少女的笑容一樣難得，因為短暫，所以珍貴。

上帝沒規定我須在甚麼時候才可以拋頭露面，也沒限制我不可在夜里與燦星爭風彩。只要我喜歡，綠翠的蕾包一裂開，我就和陽光談起戀愛了。

我喜歡風的撫慰，像母親溫柔的手恩澤我於寒秋的深眠。因此在夢中，我喜悅地搖擺起來。我不喜歡雨的造訪，像一個三八的客人吱吱喳喳地騷擾我整個心情。因此在雨中，我大力地搖著頭。

我有小小的虛榮心，我喜歡路人駐足欣賞讚美的感覺。少女們沾胭脂的目的也不過如此呀。我也有小小的不謙卑，我偶而會瞧不起盤据在我英挺枝幹下的野草。你們人類不也是自私自傲？

你可以叫我牡丹，胡姬或山丹丹，或叫我木麻黃，鳳凰花，木槿花也無所謂，反正我生來如此燦爛奪目，誰有資格不對我讚嘆連連呢？別忘了，世界因我而七彩。上帝造花是最巧妙的技術，自大的人類科學家，數千年來仍創造不出一件活生生的生物。

但是儘管我有多麼炫目，多麼討人歡心，我仍有擺脫不了的噩夢隱憂。

日出日落，潮起潮落，花開花謝。王洛賓在青春舞曲中寫道：「我的青春小鳥一去不回來……」每每唱及，我總會在恐惶與不捨中抽噎。高級生物怕老朽，我則害怕在稍縱即逝的日夜里憔悴腐化，既后化為土壤中的瓣瓣遺憾。我真的不甘心，像鄧小平還在硬撐的心態一樣。

寡歡守候凋零的韶華里，我彷彿幽幽中聽到癱躺在泥土的落花姐姐在喃喃地對我說：「花妹妹，別抽泣了。秦始皇勞師動眾煉丹製藥，還遠赴蓬萊島尋找長生不老藥，最終還不是帶不走一片雲彩？人世間的一切，都有冥冥中註定的定數。萬里長城都有崩潰的一角，更何況妳我脆弱如薄紗的生命呢？」

我頓時領悟了「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的灑脫。我開始喜歡上詩人徐志摩了。

即將凋零的前三分鐘，我突然發現自己含笑的眼角，含著一顆不捨的淚水。別忘了，花也有七情六慾……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廿八日

滄

海

前

塵

人始終是記憶的奴隸，一生受囚，即使拼了老命的逃到一個新鮮的國度，他的〈腦黑箱〉還是裝著舊回憶的。

內子不舒服，一早我就催她入夢了。破洞的天空正下著一場已歷時五句鐘的長命雨，沙沙滴滴的奏著一首長長纏綿的夜曲，相信正是她的搖籃曲吧……………。

因為雨，我想起老家六十三歲的老媽，媽患了好多年的風濕腳，每當打雷撒雨時，媽的拐走總叫人心絞。上星期跟媽談起下次學校假期時，要帶她和老爸到二哥工作的古晉省去遊玩時，媽說：『我這雙痛腳怎麼能到處去玩呢？』一時我亢奮的心情灰藍了起來。“父母親不如手腳親”，有人說過這麼一句話，此時想來甚有道理。

媽的風濕腳是勞碌惹來的。約莫15年前吧，爸開始養豬，從開始的七八隻到顛峰期的三百隻，爸媽付出了畢生難忘的代價。近四十隔間的豬欄，爸一手一腳搭建起來，血汗辛勞全投資其間了。豬價好時，環境實在不錯，但餵豬，攪豬料，幫豬洗髒，接生小豬，通溝，修欄蓋頂及運載豬料都是吃力的活兒，想來父母的大恩絕不是三言可盡的。當時我不過才唸小學，啥事都幫不上忙，只能幫兄姐在果園中採擷一些酸柑和日本甜柑待老爸翌早拿去巴剎賣。

後來在媽講起當年時，才知道剛買來時，那塊把剛建的家圍在中間的兩依畝地是一片膠林。爸不看好膠價，於是花了幾個月時間，同兄姐砍樹除草搬枝燒芭，然後種了滿芭的酸柑，檸檬，橙，青皮柑，日本柑，榴槤，人心果，橄欖等等等等。當然，後來的豬欄是建在芭尾那段離家滿遠的地方，如此有了雙重收入，爸才順利供完我們一家十一口唸完公教中學高三課程，還有兩個讀中華中學的姐姐。在鄉里，爸是最支持獨中華文教育的一員，這可從他80年代任新民小學董事長時，鼓吹小六畢業生申請獨立中學及將我們全送入公教就讀的事上看出來。因此，公中刑校長對我們眾兄弟姐妹報有厚愛，甚至還給小弟免學費。

想起媽，也想起媽說的滄海前塵。成家后喜歡回家其一原因，算是喜愛聽媽講往事的那種辛酸的溫馨和媽眼中散播的溫柔，叫我感到幸福，至少父母已化身一樹綠蔭，叫孩兒們炎陽下乘涼不曬。

媽在碩比河出生，媽的童年在佇立河邊的小木屋和划舢舨為樂的流金歲月中渡過。外公是火較廠的會計師，因為一家亦是十多口，負擔得累的生活不是很寫意。

每次說起外公，媽總是惋惜剛逝不久的外公，晚年得了老人痴呆症且半身不遂了，真叫人心痛！人老了和病了，都是再可悲不過的事，然而……誰也逃不過這場噩夢！

媽十七歲訂婚，廿歲結婚，那是在結束了兩年的讀書生涯后不久的事。嫁給了大三歲的老爸，當然沒有少奶奶好作，爸也是一路咬著木鑰匙，一路用血淚汗硬拼過來的窮家子弟，木門對木門，不勇敢一點，真的嫁不過去！

爸一路有一幅固執而剛強的脾氣，還有一臉的嚴肅，對老爸，我們十三個孩子是敬畏的，也因此，父子之間沒有太多的對話錄。對老爸的瞭解與故事，除了隨了他四十多年的老媽講述外，其他全靠老爹與顏宋伯在品酒嚐菜之餘自個兒傾吐出來的。

顏宋伯也在江邊養了一些豬，生活工具是他小兒子駕的摩多船，他去了五趟中國大陸，那是老爸羨慕的“好命事”，他們同是酒客，但不濫醉。

黃湯入口，老爸的過去像放映機般一幕一幕播映出來……。

老爸結婚后不久就搞起雜貨店生意，初時確實有賺了些錢並投資在地產上，那時在民都魯競爭小，以為可以大展一番鴻圖，誰知許多人算不如天算的事總是喜歡降臨在多苦難的人肩上，許多熟顧客拿貨記賬，壞賬慢慢多了起來，而批發商總是見現錢才發貨的，如此就搞成週轉不靈了，當然萬事起頭難，然而經此一倒后，老爸和老媽仍揹起賬來還，說：『欠錢不還，良心不過！』于是咬緊牙根，拖著走這艱難的路途。

生意失敗后，爸媽改種菜，說：『至少種菜不會讓人破產，不必叫人還賬還得淚往腹里吞。』幼兒嗷嗷待哺，大人為生計苦惱，于是賣了原先投資在碩比河的那塊地，舉家搬來了高樂多坡，那時現年三十二歲的二哥才不過五週歲，思想起不禁感嘆歲月如梭。種了好幾年的菜后，老爸看準了養豬有作為，所以改行作了豬農，一直至今。

聽過許多忘年之交這麼感嘆說：『年青彷彿是昨天的事，可是除了支離斑駁的回憶和泛黃的舊照片外，似乎一無所有。』這是否就是生命過客的心態呢？還是生命留白的人的懺悔話呢？

雷公的轟隆隆和內子的咳嗽聲交擊復交擊著，我頓然在爬格子之間嚇了兩秒的雷呆，思緒抽離了回來。長命雨還未停止抽泣，街燈更倍感淒涼和寂寞，而我的心緒仍在這個令我想起家的夜裏遊蕩蕩，遊蕩蕩……。

一九九五年八月卅一日國慶日夜晚

# 寫 給 小 妹 的 歌

沒有人能拒絕成熟，圓滑，世故，虛偽。

所以我對於僅能眼睜睜地看著一粒新鮮的蘋果被噴上防腐劑而感到無可奈何。

小妹，時絮飛逝何止荏苒。那條嫵嫵替妳梳結的麻花辮子，妳已迫不及待地解開它了。十八年成長的悲歡歲月，在五萬煩惱絲的糾纏之間醞釀成熟。

小妹，那些兵捉賊，家家酒的遊戲，妳一定不再有興緻了吧。但哥知悉妳一向是念舊而深情的女孩。嫵嫵撒手塵寰時，妳哭得六親不認。同學們偷偷告訴我，妳在班上常常抽泣。因為嫵嫵的遠逝，妳少了許多的笑容，加了少許憂郁。

小妹，其實生命的存在和消逝是有一定定律的。本來沒有的，在短暫的擁有后，也將永遠失去。三代之間的滄海桑田妳可曾聽過？沒有擁有就沒有失去，擁有越多將失去越多。而妳曾經擁有的純真童稚，如今我已窺探不出，所以心疼不淺。

小妹，妳急著成長的心情，是我曾經歷閱的心態。但我現在卻渴望想要回去，因為這邊的風景讓我迷惘，他們的面具讓我心寒，我害怕妳純真的靈魂在濁流之中被蛀蝕。因為我已經在濁流之中沉浮。所以，如果人不用成長，那將是最美的人生。因為沒有功名利祿，貧富哀傲的虛偽。所以小妹，妳不必急著想要成長，妳青澀的現在是我甘美的過去。

小妹，我知道妳現在的處境尷尬。妳剛放下那隻媽媽買給妳的褐色大狗熊，現在就要妳剪短秀髮，穿起姐姐們以前穿的衣裙和高跟鞋，還要在那張稚氣未脫的臉龐上刷上胭脂，塗上口紅，到底妳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的？可以告訴哥嗎？

小妹，其實看見妳亭亭玉立，我心里是喜悅的。這樣爸媽可以放多些心，少一些牽掛。

小妹，戀愛可以談，但並不是每個男人都可以愛。他們親妳並不一定就是愛妳，也不一定就是愛情。哥是過來人，所以有資格告訴你。一場愛情可能是一輩子的幸福或苦海，好男人不多，即使有，她們也搶光了，所以妳要學會珍惜。有些事和機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小妹，成長這條路我不能替妳走，一切得靠自己憑智慧辨別好壞虛偽。所以，祝妳一路順風。

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

0

6

6

# 童 年 與 布 袋 蓮 戀 愛

許多不刻意惦念的雕印，瞬間的驀然回首，才發現原來一直都藏在記憶的錦囊中。

布袋蓮就是如此地佔據了我的心房一角。

0  
6  
7  
離我家只有數步之遙的地方，有蓋了間小木房，至於以前是幹什麼用的，我已沒啥印象了。只記得後來大嫂有在木房里建一個大鐵籠，養了幾十只的白兔，可惜才不長的一段時間，白兔盡都染了病菌，死得片甲不留。隔了一段時間，媽又在籠里養起雞來了。才不過兩個月的時間，時常有雞失蹤和死亡的噩訊，後來發現是四腳蛇在逞兇。爸媽一聲令下，舉家械備，準備來個獵捕四腳蛇大行動。

木房后是高樂多河沿河溝流進形成常年皆有不動水的溪湖。而整條河溝皆長滿了大芋頭，有刺野草，氣柴樹等，尤其是木房后的湖水面更鋪滿了地氈式的浮萍，而岸邊的水上則住滿了一株株豐滿而茁壯的布袋蓮。有者開著紫藍色的花束，有者則等著它們的春天。

因這溪湖供爸的抽水機替豬沖涼之用，所以在岸邊搭了兩塊板，斜倚在水面浮木碼頭上。而這個小得只能載幾個人的木碼頭，就成了我們童年的其中一個好去處了。

而四腳蛇就是從這溪湖中沿著崩爛的土岸爬上來的。特別是在中午時間，時常會聽到雞的慌叫聲，當我們聞聲而至時，則只聽到牠破草而遁的沙沙聲，即而『撲通』一聲入水，不見蹤影。猶記得有一次，有隻三尺長的四腳蛇在與雞玩追逐遊戲時，我，爸爸和小弟已拿了巴冷刀準備這次將牠逮個正著。但因鐵籠口只有一個，就交給爸作前鋒主將，小弟把守木房門，我則轉到木房后的破洞駐守。只聽到一陣陣雞飛慌叫聽和爸的呼喝聲，之后，爸笑著拉了四腳蛇走出木房。我和小弟的歡呼聲不絕，『噢！爸真是我們的偶像。』

四腳蛇鏟除之后，我，小弟還有隔鄰的玩伴——阿靜，阿欽和阿薇，時常相約到木房后的小碼頭上去玩。

由于是不流動水，所以幾乎清澈見底。輕輕用竹枝撥開浮萍后，可見到成群結隊的黃鱔魚幼兒，呈橙色，左右身體有兩條黑線。於是我就用大哥做的長柄撈魚網，撈得它們跳得五彩繽紛，然

后交給阿薇和小弟去將它們捉進小玻璃瓶裏，拿回家養。阿欽和阿靜則在木房旁的檸檬樹底下掘起蚯蚓來了，說要釣黃鰱魚的大媽媽。我佔著那是我家的地盤，說要免勞平分才肯讓他們垂釣。而我則坐在美祿罐上看我喜愛的布袋蓮花了。

那時我那叢布袋蓮很會開花，時常一連幾十束一起綻放，藍紫色的柔弱花瓣的中間有拇指大小的黃色花心，一瓣瓣地結合成半呎高的花束，而它的花莖則是淡綠色的鬆蓬。布袋蓮的根只比浮萍長約幾倍，然而卻能撐起數扇青翠。而我最愛玩的就是它如氣囊似布袋的肥滿葉莖，有的脹圓得似拳頭，有者則長而略脹像小手腕。爸媽總怨嚷閹豬仔的刀片和切菜的菜刀失蹤了，原來盡成了我們切布袋蓮葉莖玩家家酒“煮菜”的工具。那時豐滿的布袋葉莖總吃香一些，可當馬鈴薯烤來玩，可作浮球繫線拋出水面后拉回，看是無聊的遊戲，玩得投入時足以讓人六親不認。這是年少的瘋狂。

前天我回高樂多老家一趟，特意重返舊地，一心只想還能重尋藍紫色的燦爛和布袋葉莖的風彩，然而我卻失望得有些情不自禁和感觸得有點歇斯底里了。

木碼頭已沉了，浮萍想是已被野芋頭趕絕得無地可容身了。芋頭這麼高壯，葉這般茁大，豐滿的布袋葉莖已不復可見，取而代之的是瘦長的葉莖，想必是為尋一口陽光而延頸企踵吧！我突然之間彷彿在這小溪湖見到整個社會的縮影。

弱肉強食，欺善怕惡，適者生存，敗者為寇的猙獰而寫實的畫面，重復又重復的在我眼前交錯成一首首人性和社會狼狽為奸的悲歌。

在我幾乎要哭的一瞬那，我瞥見還有兩束布袋蓮在綻放著一種難得而孱弱的美麗。我的淚又滾到眶邊，這次是欣慰和一些些感動的淚了……。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詩巫中華文藝社第五屆文學獎·散文佳作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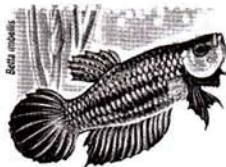
0



M  
A  
L  
A  
Y  
S  
I  
A

15  
sen

6



MALAYSIA  
15  
sen

8

# 一個滄桑小孩的呢喃

還沒懂事之前，我們都急著要成熟。等到滄桑之後，我們都哭著想回歸。

人生是條單行道，真的應該甚麼年紀就玩甚麼遊戲嗎？

還好人會長大，不然我學不會隱瞞，學不懂以沉默和打哈哈來暗示你別問太多。

還好經驗教會我要成長，不然我準會被坦白傷得遍體鱗傷。早就知道現實世界沒有真朋友，所以寧願一個人對著鏡子耍孤僻的脾氣給自己看，但是不哭！

拜託，拜託，千萬勿再企圖用任何詭計來套出我打入冷宮的秘密與心事。我已經夠苦了，為什麼你還要裝一袋石頭，叫我揹去那個我望不透的未來？

過去和現在的我，都是個沒有心機的小孩，雖然有許多的他們意圖想洞悉我的內心世界，但我仍學不會以牙還牙。我不懂是我聲音太小，拳頭太嫩還是這個世界容不下小孩子講的話？

別問，為什麼馬哈迪要全面根除澳爾根異教？

別問，六月雪落時，為何有許多此起彼落的呼冤哀號聲？

這些事雖然與我無關，但我一樣熱愛國家，關心社會，珍惜活著呼吸的感覺。

我不是那種抱著郭富城海報就在夢里笑的小孩，我要的不是這些讓人昏迷的醉生夢死，我要的只是我一個人可活得不錯而已，所以別問太多關於我的事，怕你會對我的沉默答案失望。

之所以喜歡風，是因為它來無先兆，去無遺言。太累的時候，總希望活著不必負任何責任，這樣可以來去無蹤，從此匿跡或躲在一個沒有人認識的遙遠地方，從頭生活，然後老死在風中。

如果可以申請不要靈魂永生不死的話，我不會顧忌太多關於永生痛苦的事情。

別問我為什麼思想這麼灰藍色！我有 70 歲老人的腦筋與疲累，雖然我還只是個小孩而已。

069

噓！不要太大聲笑我說出這麼滄桑的話，法律條文里，沒有條例規定我們不可思想先多吃些鹽。我之所以這樣做，之所以這麼努力學習思考，是不要你們用老經驗來壓得我喘氣，不要說甚麼年紀就該玩什麼遊戲！我是個患上思想早老症的小孩，但請放心，我仍有幅可愛而雅俏的臉龐和甜蜜的微笑和笑聲。

我喜歡做夢，但我討厭惡夢。因為我是個追求完美主義者。

我真的很希望一躺下床，就能睡得熟乎乎。但太多的苦惱與孤單伴著我，我找不到一面肯耐煩地聽我傾訴的鏡子。夜深人不吵時，總希冀有個知心的摯友會聽我的呢喃與夢囈，無奈太多的事，想做卻被太多人阻止。他們總愛老氣橫秋的說：『小孩子會有什麼煩愁呢？努力讀書，好好睡覺是人生最該作的事，其他的事都不是太重要，知道嗎？』然後擺出一幅吃了很多鹽，走了很多橋的模樣。

『陽光在那里？星月在那里？朋友都躲到那里去了呢？』

『算了，別問了！』喃喃底我自語著，問了也註定沒有答案。

“自古英雄多寂寞”，難怪他們都避得遠遠的。作為一個被大人看不起的小孩，我習慣這樣安慰自己～『算了，跟孤獨交友也不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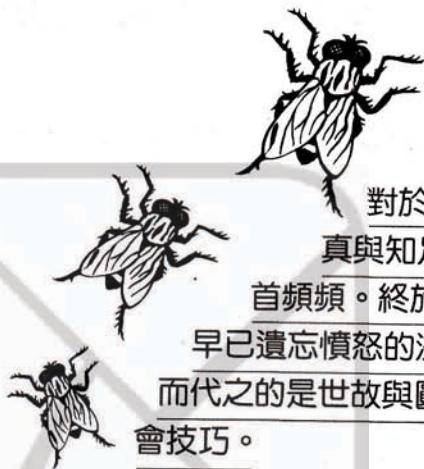
只要明天有來，我仍會勇敢地活下去。

別擔心！別擔心！

我雖然孤獨，但我很堅強。 一九九四年十月十八日

# 那年，蒼蠅與我結下了仇

071



對於童年的純真與知足，我回首頻頻。終於發現自己早已遺忘憤怒的滋味，取而代之的是世故與圓滑的社會技巧。

一個酷熱早上，與一個老爸開農場的同學聊得天花亂墜。喝了兩杯茶，從美國率領北約以以暴易暴的手法空炸南斯拉夫開始，我們談了自己和許多同窗的近況，然後話題轉到日本腦炎與他家農場的四萬多隻雞，最後他談及在農場里捉蠍子制標本的事件時，我想起了那年，我與蒼蠅結仇的童年趣事。

那是一宗可能是全球首宗的怪誕交易；那是在我有趣而瘋狂的童年中的一項‘異舉’。

那年是何年，我已記憶模糊。只記得還是個不識愁滋味的小學生，以放肆的自由和放縱的天真，無邪地雕刻著莫名奇妙的快樂歲月。

那年，家週除了兩依甲的果園外，還養了大大小小三百多隻的豬。那時因為哥哥們擔任餵豬的工作，所以我在偶而被派到的採酸柑及青皮柑的工作之餘，其實都是和幾個青梅竹馬的死黨，騎著腳車滿村跑著過日子的。至於學業嘛，我是從不牽腸掛肚的。因為我一路是二甲人物，所以面子很大，再加上老爸是學校董事長，我幾乎是縱橫校園，走路有風的。

一個小小的高樂多坡，有著三間磚廠。在那些黃泥壓縮切塊然後列排成半人高的圍牆間，有一

條條四呎寬的走廊，那是供工人推車行走的。而那些較少人用的走廊，是我們雨天時玩玻璃彈珠的好戰場。磚廠老闆們都不會下逐客令，或給“阻差辦公”的臭臉色，因為他們的孩子亦是我們的戰友，沒理由親手捏死孩子的快樂童年吧。

其一磚廠老闆的家，是村中唯一圍籬芭裝鐵門的洋樓。那時他未婚，守的磚廠和產業，是他那久居台灣的老爸留下的。

我們愛到他家去看一些飛禽野獸，那兒幾乎可算是我們的動物園了。養在石池里的數十隻錦鯉自是風騷奪目，但一見人就叫：「哈囉，你好嗎？」的兩隻八哥鳥更討人歡心。屋子后面有隻四腳蛇和一隻看不起人的大烏龜，但最吸引人駐足的還是那三隻囚在籠里的大老鷹。

平時驕傲地展翅在藍空上的老鷹，在小孩子的心目中是巨大的鳥類。彈弓打不到，見不清真面目的巨鳥，突然“下凡”並狼狽地成了籠中囚，我和它的眼神都不見尋常。

一個傍晚，傳來一個消息：那隻肚白翅褐的漂亮老鷹死了。猜測是因為吃了一隻摻在白魚仔魚獲中的“肚子魚”后，中毒身亡。

磚廠老闆與大哥是青梅竹馬的老友，所以他的失愛心情與落寞，我多少都會從大哥口中得知。

老鷹毒死三天后，他買了一隻一呎長的銀龍魚，說要填補失落感。

也就因為那隻銀龍魚，所以我與蒼蠅結下了仇；也就因為那隻銀龍魚，所以我首次嚐到了靠雙手賺錢的滋味；也就因為那隻銀龍魚，所以蒼蠅從一種人人喊打的昆蟲，搖身變成我童年的搖錢樹。哈，一切是如此的意料之外呀。

記得那天下午，大哥回來頒佈喜訊說：「捉一百隻蒼蠅，以一塊錢賣給阿武餵銀龍魚。要活的，不要死的！」

四哥和我彷彿接到一單大生意似的，興高彩烈拿了透明塑膠袋，出發行動了。因對“新行業”的陌生，所以我們錯誤的用袋口罩捉，往往速度太慢而成績叫人頹喪。

后来三哥授招～用手捉。秘訣是手先守在離蒼蠅一呎遠的地方，然后以向上45度的角度，快

0

7

2

速向蒼蠅捉去。哈，果然有斬獲！於是我們又重拾了信心。

起初是在家捉，但因資源有限及見過世面的蒼蠅較機靈，所以我們移師到養豬場去。

豬飼料和江魚仔所引來的蒼蠅是成群的。想到一毛錢四粒的糖；想到兩毛半的麗華乾吃麵；想到一毛錢的冰包，我們的鬥志頓然雄壯起來。

就這樣不斷的擒捉，不斷的計算，終於在數小時的努力后湊足了一百隻。緊握著一整袋黑嗡嗡的蒼蠅，踩踏著腳車往“販賣部”去的途中，我們的心情是異常亢奮的。除了新鮮外，還有種成就感。

賺了錢后，我們在河邊的小店買了兩條冰包，邊吃邊樂的踩著腳車回家去了。冰包是即時的慰勞，剩下的八毛錢就平分了。

后來，我們又捉了多少百隻的蒼蠅；賺了多少個一塊錢；又買了多少條冰包慰勞自己，我已記不清楚了。只知道的是，那年的我與蒼蠅結下了深仇。

而這單捉蒼蠅賺錢的生意，也在隔年后那隻銀龍魚不幸歸西之后停業了。

儘管它已是泛黃記憶，但仍然活現雕烙在我童年的紀念樹上，風雨不摧。每當與人分享那段難忘而瘋狂的童年時，捉蒼蠅賺錢的閱歷總成為他人瞠目結舌的精彩片段，因為沒有人經歷過。而我自己，也一樣緬懷不已。

現實忙碌的社會與奉上青春拼搏的年齡，何時還有如此天真而精彩的快樂呢？

啊，恐怕是再也尋覓不到了……………。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三日

073



073

河水觸犯井水的代價，由犯規者去承擔。我拿武器攻擊小蠍子，是因為我要奉行這道江湖條規。

聽太多呢呢喃喃靡靡之音的情歌，是否感到頭皮發麻？如果是，就請來看一看這一篇唱來雞皮疙瘩的“恨蠍歌”吧。

其實我一直以來最欣賞的昆蟲造型就是蠍子。或許有些少女會挑剔它的膚色太黑，但這亦是它最酷的地方，相對的也是它在夜里不易被發現的恐怖之處。

今早（110498）準備出門時，在下樓的最后第三層梯階，腳底被一隻大黑蠍螫了一針。導火線是我踩了它一腳。按照“因果原理”是我有錯在先，我理應接受它的自衛和復仇，或許它的胸部被我踩扁了而自卑也說不定；但若按“井水不犯河水的理論”來看，我就被螫得很不甘願了。它沒事爬進我家做什么？偷東西？調查戶口？避雨？偷窺？賣保健品？無聊？我住的不是非法木屋，更沒窩藏非法外勞。我每個月要還屋期，每年要還地稅及房屋稅，我絕對有權歡迎或拒絕誰誰誰到訪的。它的擅闖民宅已屬無禮，現在還侵犯了主人家，真是該死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

被螫了一針后，我睡眠不足的惶忪瞬間消失。因為手無寸鐵，而且怕毒發腳腫，所以我先塗了石膽油。待我握著掃把想收拾它時，它竟然在原地恭候。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一場激戰即將開始……。

門外藍天沒有風起雲湧，門內卻是揭竿廝殺。內子加入戰團，用殺蟲劑猛往它眼上噴，以教訓它的“有眼無珠自尋死路”。

或許兩人鬥一蠍有欠公平，而且我們有致命武器在手，但這世上何時有公平過？秤的彈簧久了鬆了，700克的菜可秤成一公斤；法官表面公正廉明，暗地里卻可以用錢和女人收買；連親生父母對雙胞胎也有偏心的時候。公平，一公斤值多少錢？

蠍子不知是火了還是知道大難臨頭了，它舉起如鉗般的螫，企圖頑抗。當然，在我看來那不過是螳臂擋車，氣雄而力薄。所以我一棍下去，它斷了右螫，再一棍下去，左螫也告別身體。沒有手的殘廢雖然可憐，但一想到等一下要去打“破傷風針”要付的十多元醫藥費，我棍如雨下，它兵敗

它在奄奄一息的當兒，仍好強的弓起如鉤子的尾巴，彷彿在挑戰道：「有種再打！」於是我對正其沒有脂肪的身體，一棍下去，嗚呼哀哉，粉身碎骨。

我不懂它是不是淑德可風，但肯定已壽終正寢了。

望著破爛的屍體，天蠍座的我不期然想起九年前一件發生在老家有關於蠍子的往事……。

那時豬欄里尚養著大大小小兩百餘隻的豬。家里的男丁陸續都成了老爸的幫手。一直以來，老爸養豬都不用芋頭莖葉，怕豬營養不足長不大。所以每週總有兩三個下午，我和四哥及老爸總得頂著大太陽，把十餘廿包的豬飼料，從碼頭用人力四輪車拉回豬欄。

去豬欄那條泥路常在雨后腐爛，所以在替豬沖完涼后，常須到磚窟去載丟棄的磚碎磚粉用以鋪路。那段用磚碎鋪成的路，埋葬了我以血淚汗投注的青春。

六七月的旱季少下雨，於是一堆磚碎剩了下來。后來空心菜從豬糞溝盤踞上了磚堆，從內陸來的長屋伊班老嫗也常在賣米到我家時，採了滿籃的空心菜回去。

約莫過了半年吧，老爸又在雨后頒佈了鋪路的命令。在用簸箕取磚時，我意外的發現了躲藏在其中的蠍子群。心血突來潮，吩咐小弟火速回家拿長柄火鉗與水桶，準備展開捉蠍子行動。

比起百足蜈蚣，蠍子的行動緩慢許多。所以四哥負責撥開磚碎，我則負責將一隻隻黑蠍挾放進桶里。如此勞碌到夕陽西下，我們已捉到近60隻蠍子的佳績。

那時基於好玩及炫耀心態，我們竟打算養起蠍子這等恐怖的遊戲。於是將黑蠍子小心倒進空置的玻璃缸，然后用木板蓋了頂。望著數十隻黑黝黝兇巴巴的蠍子群在缸里舉尾爬行，我們心里有股莫名的亢奮。但很快的，那股優越感就被老爸用熱水燒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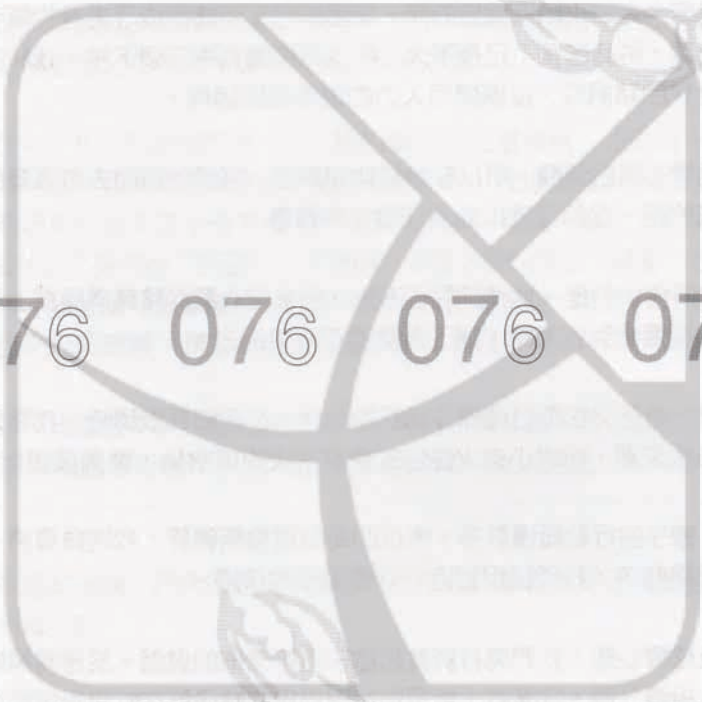
老爸在一陣責罵后，用剛燒熱的滾水終結了它們的生命。理由是：萬一爬出來怎麼辦？我們都沒有意見，老爸的殺戮是有道理的！

活了26年，第一次被蠍子螫中，心里竟莫名奇妙想起這件封塵了九年的少年趣事，也在痛楚

中找回一顆幾乎遺失在城市名利中的少年心。這一整似乎滿有意思，雖然我被醫生賺了RM16,雖然它已粉身碎骨了.....

中華文藝社第十屆文學獎·散文佳作獎

076 076 076 076 076 076



有人說：「得不到的叫做遺憾美。」  
而我就在這場少年未央夢中，品嚐了這一份愁澀滋味的美。

是云堤崩潰了吧，天雨千絲萬縷地飛撒了下來，像天使解開了麻花辮子，叫風為她梳著滿頭的銀白髮絲一樣。

風是簫，雨是琴，邂逅合奏的緣曲是最美的樂章。我愛雨，尤其是周日早上懶洋洋的雨。啜著咖啡，開了輕音樂，我的視線在晨報的字里行間游移。這是我的習慣，十年不變。

大馬的東亞二號上空了，國人的嘴角多了份驕傲。某某公子喝洋水歸國了，大展拳腳指日可待。看著許多人的夢慢慢拼湊成圖，我對未來的期望也溢發濃烈。打滾紅塵間，圖的不過是功名利祿，儘管最終將不能帶走一片云彩，曾經擁有也不失為對生命的一種交待。

倏然，我的瞳孔定格在一樞喜事廣告上，濃妝艷抹下依然輪廓熟悉的面龐。童薇薇，她披上婚紗嫁人了。遲來的婚訊，我不懂該用甚麼心情給她祝福。畢竟一切已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了。

看著風雨中擺舞的鳳凰木，我藏在腦海中沉澱的思緒，就像被狂風刮起的紙花，在半空中飄飛起醉舞。

我不禁回想到從前，回溯到童年和那段青澀的少年時期……………。

劉鼻涕嬉水溺斃的那年，班上來了位綁著麻花辮子的女生。她就是童薇薇，隨著她離婚的媽媽跟了一位書店老闆搬來“夢飛村”。

據喜歡研究星座的半仙說，薇薇是屬於雙重性格的天蠍座，有時靜得好像冬天的兔子，有時動得像夏天的蝴蝶。我漸漸也發現自己好像也是如此。儘管那是羞于表露情感的年齡，但在我夢中已把自己和她配成天生一對了。

那時校舍后面高挺著一棵相思樹，有只啄木鳥尤其鍾愛守候在它身上。要不是教科書有說，啄木鳥會吃樹的蛀蟲，它早就死在我和大頭的彈弓石頭下了；要不是薇薇說，鳥是她最羨慕的動物，那只啄木鳥大概沒有緣份和春天約會了。

偷偷在相思樹雕刻上兩顆心之后，我開始在薇薇對我笑的每一天，在樹下收集一粒相思豆裝進玻璃瓶中。等我長大后一定要向她表白我暗戀的情愫，至少那時我是這麼想的。

時光像在高速公路上飛馳的車影，沒有回頭，沒有停留。天真的人若愈想用手抓住它，它就愈從手隙髮縫間擦肩而過，然后在你拔著白髮，數著皺紋的時刻，在鏡子里向你擺個叫你悵然若失的鬼臉。

隔年，大頭家旁邊的江邊的鳳凰木開了燦爛血紅的鳳凰花，整棵樹像著了火一般。他的爸爸還拿了傻瓜相機拍了好幾張，說他搬來15年，從未開得如此叫人亢奮。大頭和我及半仙與薇薇也上了寶貴的鏡頭。那是我第一次和薇薇合照，也是唯一一次。

『薇薇是個好女孩……』我媽給了她這麼一句評語。我當然也這麼想。12歲的她已懂得洗碗燒飯洗衣服了，她媽媽欣慰自己生了個好幫手，於是就放心地上書店幫忙去了。

我媽那時已患上折騰人的風濕病了，所以園里瑣雜的割草採擷的工作，她都不登場了。閒賦在家是無聊的生活方式，媽年輕至今56歲，閒不下來的四肢怪蟲始終沒離開過她。剛好前三個月，老爸剛買了架兩層式的『National』牌冰櫃。於是媽腦筋一動就作起冰包生意來了。

由于我家離學校最近，仁慈的媽又提供賒賬優惠，因此搶了江邊店仔不少的學生生意，當然薇薇也成了我家的顧客。為了獲取她的芳心，許多時候我是背著老媽作起買一送一的家賊勾當的。當然，那只限薇薇而已。

那年新年，不懂是誰從城里帶回來的流行，班上於是刮起一陣送賀卡的新春風氣。我也依樣畫葫蘆，叫讀中學的三哥幫我買了張四毛半的紅賀卡，說要給劉老師驚喜，結果卻送給薇薇，並表示希望跟她玩『王子娶老婆』的遊戲。她點了頭，但她堅持要做王子。男扮女裝之後，我被大頭和半仙笑翻了天，真他媽的窘。

每年六月天，鄉里那條拉讓江的小支流的水都彷彿蒸發到太陽上去了。河的兩岸露出了沙泥灘，摩多船幾乎成了路上行舟的奇蹟，碼頭自然就直接伏躺在淤泥上了。那是我們的黃金季節——

鄉里的小孩是水的孩子，鄉里的河是我們的天堂。儘管偶有傳言，河中有水蛇和鱷魚，我們一樣聽若無聞，視若無睹。

下午退潮時，由于上游泥沙奔瀉堆集，森林濫伐導致土崩成床，整條高樂多河我們可以涉水而過，水深不及胸，一點也不虛言。

那段童伴把臂同游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美的春天。歇在河底樹枝的螺及半淹沙中的蛤是我們晚餐的小點綴；堆起泥沙城市是量漲潮的另類方式。對岸的河灘總有許多叫人留連忘返的魅力，這頭的老爸也有藤條侍候的呼喚方式。無論如何，那是童年最誘人的地方。因為有薇薇相伴……。

大哥把大嫂從油菜島娶回來的第三天，驪歌就在我們口中頌唱出來，傳遍整片綠茵茵的校園了。

誰說少年不識愁滋味？我一直是感性的個體，連別人家的姐姐出國深造，也會把我惹得雙眶紅腫。也因此我是含淚詠歌的，當我環顧熟悉的花草校舍和那棵相思樹時；當我望著台下的師生時，再強的偽裝也只是多餘的假面了。

長長的七星期假期，我在補習和溫書中渡過。老爸決定把我送往寄宿學校，說這樣免了搭船來來回回的麻煩，說這樣有較好的環境求學問。而我說不出口的拒絕理由，竟是我捨不得薇薇。

人的感情在距離和時間面前，真的是脆弱的東西。一個月才回家一次的我，與薇薇相處的時間是沉默多過言語的，我發現彼此的距離愈來愈遠了。昔日的童言無忌，長大後發現已不是話題了。一直以為只有和老爸之間才有代溝，想不到如今竟和同齡的薇薇也築起了圍牆。我不懂該用甚麼樣的笑容來化解這樣的悲哀。

報讀政府中學後，薇薇終於解下了她的藍紗辮子。聽讀她同校的半仙說，薇薇和一個學長談戀愛了。晴天霹靂的消息，害我連飯也吃不下了。從抽屜取出那瓶裝滿紅彤彤相思豆的玻璃瓶，我的心情從天堂摔到地獄。或許薇薇扮成長髮迎風的娟秀模樣，就是為取悅那個學長吧。

念七號那年的某個下午，薇薇母女突滿眼淚光的離開“夢飛村”。後來才在輾轉間聽到那個書店老闆繼父是隻披著狼皮的禽獸，趁著老婆去城裏看病時，將薇薇凌辱了。搞不懂為什麼沒有警察

來捉這個不知廉恥的臭傢伙，難道封建的傳統觀念加諸在女性身上已成了理所當然的忍氣吞聲方式？我的夢中情人碰上如此的重創，我真想一刀捅死那隻禽獸。隔了兩天，那臭畜牲也搬走了。茶餘飯后議論紛紛的風波也平靜了下來。

之后，再也沒有薇薇的消息了。

之后，繁重的功課，校花的笑靨和課外活動已漸漸佔據了我的時間與空間，童薇薇已慢慢隱沒入我的記憶層了。雖很少想起，但依然存藏在那裏。至到這框喜事廣告，才又重新挖掘出我的年少情懷。我突然發現自己仍然對她念念不忘，儘管一切已事過境遷了.....

一口氣喝乾了半杯咖啡，落地長窗外的雨長情依然。起身關音樂的前一分鐘，我才發現未向薇薇表白是我一直擱在心裏的未央夢。我想我一輩子也沒機會牽她的手了.....

1997年詩華日報元旦散文賽·公開組佳作獎·

080

080

080

080

080



# 未央 夢

# 少 年 童 子 賢

人生列車上，絡繹不絕的是許多的面孔。有的只是點頭擦肩而過；有的會陪你聊一場風花雪月；而能夠陪你走完全程並盤據你記憶中的一塊地盤的，只是滄海一粟。

皎月已在藍空逗笑了星群，我的心情卻無法像星空那麼優越。

剛在晚報上看到那個自己曾在高中時暗戀了兩年的女孩，竟已甜蜜蜜的結婚了，而且還是跟童子賢結婚的，我的情緒頓然平衡不過來。

開了罐啤酒，開了輕音樂，開了高三紀念冊，我企圖在他們曾留在冊中的詞句中，尋覓我在他們心中的定位與份量。因為我竟沒喝到喜酒，甚至一句通知也沒有……。

不期然的，我竟在這樣一個未眠夜，想起童子賢這個朋友……。

高二那年，童子賢的父母離異了。他躲在學校後面那棵鳳凰木下，偷抽著菸哭了好幾天。我問他打算跟誰住，他說：「他們都把我當足球，踢來踢去，誰也不想用手接住。我已經沒有家了。」你再仔細想想，親戚或什麼人是你可以依靠的，不如就搬去他們家暫住吧。」我提出建議，希望能做為灰色前景的小明燈。他卻閉上眼繼續吞雲吐霧，只是不時傳出嗆到的咳聲。我瞥見又一顆淚從他的眼角淌流下來。

當天晚上，我剛看罷電影“錦繡前程”，門鈴聲就響了。沒有電話，沒有通知，沒有先兆的，童子賢大包小包的搬來我家暫住。

他還帶了隻叫“清道夫”的大便魚，神情呆滯，游姿木納，頗討人厭。一放入我的金魚缸，就沒有一隻魚理睬過牠，可憐兮兮的模樣，很像其主人。

童子賢說：「你是我現在唯一可以依賴的人了。」他說來簡單，我聽來失措，還好父母皆不持反對票，我才擱下心石。

當晚他與我同房同床，我們蓋著被褥看著天花板的兩隻壁虎爬來逛去，一邊談了許多許多。

「你甚么時候學會抽菸的？」我驚訝地問。「因為買不起酒，所以我選擇了菸來消愁。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吧。抽菸只會讓我更模糊。」他喃喃道來，哭腫的雙眼還未消腫。

「你有甚么打算？」成為上一代婚姻悲劇的犧牲品，我是沒有選擇權的。能打算的，就是提早成長。我會打份工，賺筆學費和生活費。我不會在這裡打擾你們太久的……。」他說來無奈，我聽來梗心。我感受到他受到的打擊，可悲的是其父母卻沒有這層顧慮和參悟。大人一學會自私，就變成無情了。在職場如此，情場亦然。

「其實我對將來是有憧憬的，這跟我對婚姻的信心是相反有差距的。」童子賢堅毅地說。「我已下定決心，畢業後五年內，一定要當起老闆，然後買車買房子。我絕不容許自己永遠這麼“霉”！」我從沒見過如此自信的童子賢。

挫折打擊對人會起著兩大效果：一是受挫喪志，一是愈挫愈勇。我欣然看見外表可憐的童子賢，內心卻堅強如個小巨人。

082 082 082 082 082

那夜，我們蓋著被褥談了許多許多……。

童子賢在我家住了三十七天，週一到週六一起上學放學，週日一起作禮拜釣魚逛書店。那段日子，我們的感情像兄弟。那時我還甚至以為，我們將會永遠這麼好下去。

在這37天里，我意外的發現父母竟沒有吵過一次架，這是破天荒的。我想，大概是童子賢的悲劇讓他們有了領悟吧，想不到童子賢的眼淚竟然灌溉了我的幸福。

撈起了“清道夫大便魚”童子賢在一個大雨的夜裏離開我家。來接他的，是其在古晉開手提電話專賣店的二叔。他說，店里缺個人手，需要個信任的人。那夜，我竟有哭的衝動。

童子賢輟學后，我們斷斷續續的聯絡在半年后“停電”了。聽說他到KL去了；又聽說他二叔供他到台灣讀大學了。為了這段友情的無疾而終，我失落了好一段日子。

有些泛白的的生活，為了填補無聊的時段，我把更多的心血投機在隔壁班的瑤瑤身上。暗戀就像喝一杯水，冷暖自知，無法言傳。想起當初和童子賢一起，天天守候在瑤瑤放學必經的林蔭小道，我的嘴角不禁勾起微笑。

這份暗戀情懷，一直到畢業了，我仍然沒有傾吐出來。我想，瑤瑤大概一輩子也不會懂吧。除非童子賢還記得我這個被他記憶封塵的老朋友，然后把昔日這段往事當趣事，全抖了出來……

賀喜廣告刊登著：「童氏電話公司號東童子賢與瑤瑤小姐結婚誌喜」，證明他成功了兩件事。一是他終於創業成功當上老闆，二是他總算克服了對婚姻的恐懼感。做為過去式的好朋友，我默默獻上懇切的祝福，願他平步青雲。

乾了啤酒，關了音樂，擱下紀念冊。我發現在這樣多星的夜，我竟有一個未央夢，遊蕩擺渡在與童子賢的咫尺天涯的時空間。不知何時方能如願：重拾舊情，再續前緣？

多星的夜未眠，我惜緣的夢未央……。

一九九八年六月廿八日·1999年中華文藝社第十屆文學獎·散文佳作獎。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083

# 世紀末的生日歌

對於日趨腐敗的社會病態，我是悲觀的。更可悲的是，我竟不能阻擋純真的孩子走入這口叫做〈成長〉的漩渦。我始終認為，原始的單純才是世上最美的東西。

084

因為太陽下山明早依舊爬上來，所以我們只有眼睜睜的看著歲月的巨輪，不斷地輾過我們癱在地上的青春。

整個世紀就要死去了，那些慘痛的大戰與小戰；那些恐慌的病菌與殺戮；那些淒風苦雨的金融風暴及一些零零碎碎的辛酸快樂，都將永遠葬在一塊叫做歷史的墓園去了。將后的歲月，或許會有偶爾的“掃墓”，但頻頻浸淫在過去回憶中確實不是新世紀人類該有的婆媽行徑。

世紀末的結束方式應該是快樂的，因為2000年是值得期待的新驛站轉折點。這樣一種心情，跟我們當初期待你加入我們的生命一樣。

孩子，或許你還無法體會及知懂，一程跨世紀的旅程是多麼的難得可貴。很多人從這個世紀開始，也在這個世紀結束，而你我卻享有跨世紀的喜悅。

8月20日就是你的三歲生日了，這樣的生日歌在世紀末唱起，意義是比牛郎織女鵲橋會更具價值的。

翔翔，或許你正渴望著長大，祈望著懂更多的事，玩更多的遊戲；又或許你根本就不想長大，可以繼續自由的喜怒哀樂，並在你的要求與我的能力內，得到完整的滿足。

翔翔，如果時間可以停歇，其實我也希望它就駐紮於此。現在的你，不必受老師藤條威脅，也不必揸12公斤的書包喘氣；現在的你，可以在祿母的寵愛下呼風喚雨，也可以在所有疼惜你的家人間為所欲為。這種日子，一生中能擁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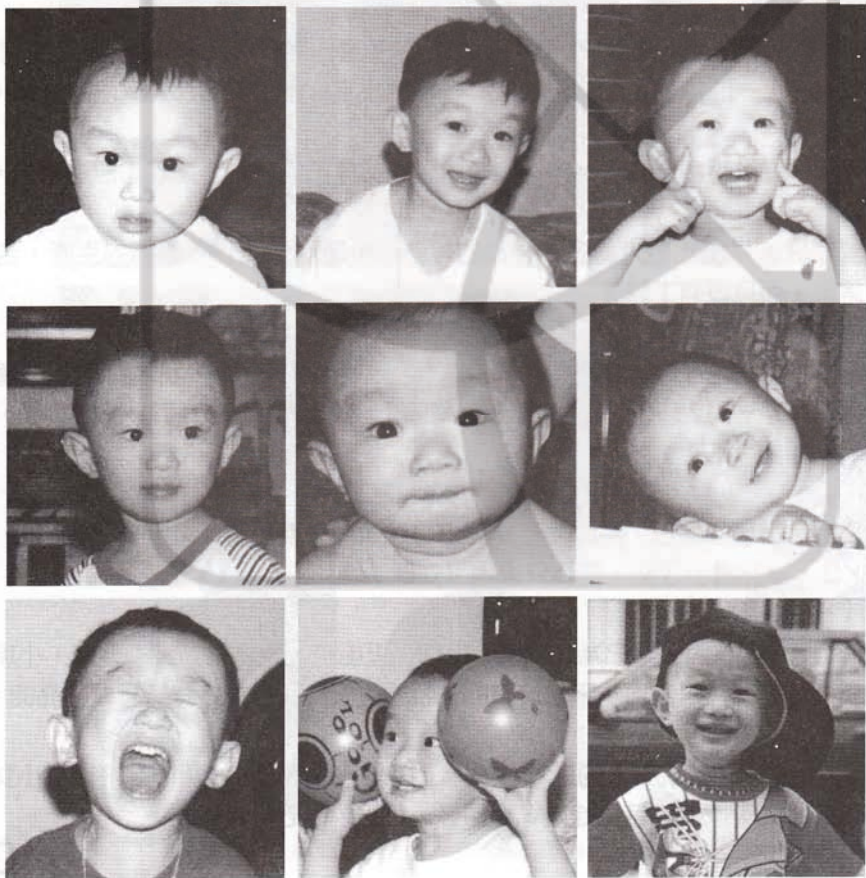
如果可以，我真不希望教會你太多事，讓你變得世故而失去純真；如果可以，我真希望你永遠像個孩子，無邪地環抱住我的腿，用最真誠的雙眸對我笑著；假若可以，我祈望你永遠活得像最單

純時的自己。

但這似乎純屬枉想。你已轉眼三歲，更從當初只會重復“安咕”的嬰兒，長大成如今的侃侃而談。你已學會了很多東西，包括用要求及眼淚去得到你想要的東西。或許“永遠天真”，根本就是現實的萬花筒中最痴人說夢的幻想。

這樣一首唱在世紀末的生日歌，或許不適合純真的你傾聽；這樣一首唱在世紀末的歌，或許也不適合我唱。因為你還是一張白紙，我卻已著墨遭染。

孩子，當有一天你看得懂爸爸為你寫的這首歌時，希望你仍然保有一顆赤子之心，並無邪地生活著。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孩子JORDAN三歲生日前九天



0 8 5      0 8 5      0 8 5

# 神 啊 ， 謝 謝 祢 啦 ！

女兒雨涵，轉眼已一歲半。活潑，頑皮，正牙牙學語，一幅“天塌下來當被蓋”的樣子。

隔了兩年九個月之后，內子終於再於今日(6/5/1999)凌晨一時37分，為我們這個小家庭添了個女兒～雨涵。啊，感謝主！母子平安。

產房門外的一小時，雖然比起許多人是小兒科的等待，但心焦與挂慮的感覺卻是讓人感覺渡日如年的。

在等待的途中，有個男人跑過來聊天。他說第二個孩子讓他從早上八點等到下午三點才出生，想不到現在第三個孩子，一陣痛就生在家里的沙發了。他說來輕鬆，其實那是危險的產事。

再想起剛剛內子一進候產室就肚痛到蹲下的背影，我的悸動與感動不是字句能描繪的。

總覺得女人對家庭的付出比男人還多。彷徨的等門，全時間的工作，劇痛的生產，苦心的育兒，都不是好的差事，而且沒有工錢。

因為徹夜畫石，所以當內子叫醒我說：「羊水破了，我要生了。」時，我才閤眼15分鐘，迷糊地準備完畢，到醫院時是一點25分。一路上也沒有劇痛，一進產房卻十分鐘就“收工”了，真是短暫的痛苦。「神啊，謝謝祢啦！」

看著紅紅的小臉，小小的嘴巴，甜睡的雙眸，岳母說像內子嬰兒時。2.98KG的體重，比起她哥哥友翔的3.18KG，雖然嬌小了些，但我只求她平安健康聰穎。

終於湊成一個“好”字，內子早已為此欣悅。以前在逛街時，她總常摸著小髮飾，小項鍊，小裙子，說「這些美麗的東西，是我童年不曾擁有的。我要生個女兒，把她打扮漂漂亮亮的。」

內子還說：「小男人陪爸爸玩男人的遊戲：如床上摔角，鱷魚追人，槍戰，打球；小女人則陪媽媽玩女人的玩意兒：如家家酒，芭比娃娃，綁頭髮，打扮，聊心事。」

如此看來，算是各自找到玩伴。對於能參與及重新在孩子的童年中找到自己早已逝去已久的童稚與興緻，我是興奮的。因為紅塵生活中的煩擾與壓力，早已謀殺了大人的快樂。所以我異常懷念童年的無邪；所以我非常的挂念童年玩伴的模樣。那些回不去的歲月，如今竟可託孩子的福重獲天真趣樂，我是感激孩子的。

所以啊，我特寫此稿向賜給我兩個孩子的內子及將重新送我復習童年機會的兩個孩子致謝。「謝謝你們，我的最愛。」一九九九年五月六日凌晨四時



# 那 季 鳳 凰 花 燦 爛

鳳凰花盛放得最璀璨的離別季節，我們曾抱頭痛哭過。  
對於〈有捨才有得〉的道理，我們還沒有成熟的眼睛可以看透，  
智慧的思想可以看開。

小余與藺燕梅都哭了，伍寶笙及童孝賢更早已哭得紅腫了雙眼。我一直料不到會有這樣的悲壯局面。不以為然的瀟灑瞬間像失了影跡的空氣，鼻子亦頓然酸了起來。

面對生離，誰也不會堅強，誰也不能裝作沒事。關於記憶，總如潮湧浪，滾來捲伏襲侵腦際，平伏不了的情緒叫思念。

鳳凰花盛開燦爛的時節，是分別的時候，卻因捨不得以致開不了口道再見。真想抱住所有同窗好友到天長地久，奈何只是可笑的妄想？天底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其實早該知道象牙塔不是永遠容我棲翼的地方。該走的時候，誰也留不住誰；誰也不必留住誰，因為大家都要一拍翅膀而各分西東南北尋找自己的理想了。

花開得再醉，也有凋零的一刻；葉放得再盛，亦有枯黃腐朽的一天。這世界凡有生命的，必有頹死的一日。只有非生物因為沒有生，所以也沒有死。簡單的生存原理，卻許多人死不瞑目；簡單的緣份道理，卻許多人看不破，淚腸寸斷。

確實，人是情感的動物，是感性或理性或兼俱的。一樣米養百樣人，背景不同，性情各異。然，若能從各方攏聚一塊兒，就是緣。緣深緣淺，怨不了天，能在叮叮噹噹，朗朗讀書聲中共渡六載春夏已是可貴的了。值得珍藏，值得回憶。

所以小余和藺燕梅，別哭了。前方的路是一級復一級的梯階，不要期望有電梯，該問的是你的目標在哪里？如果你只滿足於現狀，只要停駐在此，那你確實該為自己的短見痛哭了。離開不該留的地方，會讓你看到更多更廣。

所以伍寶笙和童孝賢，別抽泣了。學府只是一處驛站，時間是一列火車，沒有人能夠不要坐在火車裏的。既然歲月是時間纍堆而成，那我們就是身不由己的生命過客。你今天如果還天真的認為

寸金可買寸光陰，那你實是該自敲腦袋瓜了。老師只是一個角色，學府祇是一個地方，你們知道自己扮演誰嗎？或許誰是誰並不是太重要的事，重要的只是如何演好自己罷了。所以紅腫的雙眸是時候睜開了。

記得歷史老師說過的那句話嗎？他說：『沒有人真正屬於誰，也沒有誰確真擁有誰，因為生命總會失去。古代中國朝代朝楚晚漢，誰能擔保江山不變色？所以該走的時候，能帶走一串回憶已算是幸福的事了。要求太多會把一個人傷得遍體鱗傷，因為社會太現實。

他們都已遠赴異鄉他國深造了，而我唯一的選擇只是留在这里祝福你們。聽你們說起在他鄉的閱歷與風情習俗生活，又羨又妒的我總是覺得自己像極了井底蛙。奈何囚禁的翅膀卻怎麼也揚不起來。也許，現實就是這樣子挫折人的理想。

偶而免不了會翻看那本大家塗塗寫寫，又貼玉照又寫祝福的紀念冊，總是回味再三，總是唏噓良多。但能感嘆的不過只是際遇與機緣罷了。

所以，你們是我羨慕的一群幸運兒；所以你們是我最惦念的朋友。我的思念在那一季鳳凰花燦爛的時節牽起……成一線如影隨形的默默祝福……。

『祝你們永遠幸福健康快樂！』一九九四年八月廿日





找一個冷冷靜靜的夜，把六年來求學的酸甜苦辣及一張張可愛的笑臉，好好緬懷一下，我發現我得到最多的還是友情。畢業后，我要用什麼來代替這麼大的失落呢？

展望將來，我有種茫然的無所適從。高三就像處在夢想與現實的邊緣。畢業以后，難道真的要一切從頭開始？我不禁訝然。

高三真的讓我的心境成熟了許多。高三的心情？啊！一言難盡……………。

一九九二年正月一日刊·高中三作品·1992年詩華日報元旦散文賽·學生組季軍獎



091

# GOD BLESS YOUR WAY

祝福讓遠飛的翅膀更加堅強，堅強讓青澀的臉龐更加自信。

雨像箭，滿山滿海的來。心像雲，不藍不灰乍喜還憂。

暫擱下手頭上的公事，就為了送你一程。我此刻的心情其實就像打翻了油鹽醬醋茶，五味滲雜，不懂你看不看得出來我的壓抑與掩飾，但我想，你一定能意會的……。

其實我早已預知，男兒的翅膀會在廿歲時豐羽；其實我早有準備，男兒的未來應該在四海，所以我的淚沒有滴在你揮動的掌心上。

孩子，爸為你鋪這一條路，只是希望你將來的人生走得更平坦。在這競爭激烈的功利社會，沒有一技在身是件坎坷的事，所以我尊重你學廚藝的決定，希望你能體會我的血汗。

孩子，明天是陌生的，未來是不能預知的，所以你得多投資一點心思在今天；所以你得多奠一點基礎在今天。爸經過了比你多一倍的歲月，看過了比你多兩倍的風雨，聽過了比你多三倍的故事，也醞釀了比你多四倍的成熟，所以我的話是有經歷的。

孩子，你剛步出中學象牙塔，單純的思想還捉不住複雜社會的節奏。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

孩子，離開了父母姐弟的庇蔭，希望你有淚不輕彈，希望你珍惜磨練。人都要在挫折逆境中才會成長，你我都不例外。所以我買了4張十元的電話卡：如果有苦，我和你媽都在等你的傾訴分擔；如果有樂，我們也在等著你的分享。

你的人生未離開我的心；我的心也從沒離開過你的人。父子廿年，我的眼睛已成了你肚里的蛔蟲，只是我沒說出口，我想你早已意會。

一雙鐵翅膀就要帶你穿山越域了，我知道你的心裏充滿期盼的喜悅。看到你如朝陽般的出發，我的興奮是手舞足蹈的！所以，去吧！孩子。前途是要自己去開創的！

● 8/7/98，岳父送出門深造的兒子到機場，我彷彿預感了自己18年後的心情。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二日

# 戲子多情



我對演舞台劇的過程上癮，卻對落幕後的寂廖害怕。  
我想是我對戲劇太多情了。

在戲劇指導老師苦心邀請下，我盛情難卻的答應演出一齣和同學合演的民初劇～碎鐺。冠上男主角的銜頭，壓力也接踵而來。

離開母校后，六年沒演戲了。一重投偌大的舞台懷抱，昔日的光輝歲月如燈光的投影，回憶畫面在壁上上演著喜怒哀樂的劇情。

但是這回我不得不感嘆“滄海桑田，人事已非”了。導演過不少戲的世達已遷居古晉；而編劇瀚中更是為事業忙到不可開交。最佳拍擋，各分東西，重新合作的機會微乎其微。

老師遞了份劇本給我，說時日無多了。召集了全體演員，開始唸對白，走台步，學表情，練語調，然後研究服裝，燈光，道具及安排工作人員。幾天下來，默契和整部戲的配搭已開始建立起來。之后的錄音，選配樂及不斷的重復練習，把時間和心血合炒成一盤有待公眾品嚐的戲劇佳餚。但無可奈何且悲哀的是，我已無法百分百融入劇中了。因為沒有最佳拍擋演對手戲，感覺失落許多，像在演著獨角戲，四週一片空蕩蕩……………空蕩蕩……………空蕩蕩……………。

公教中學戲劇公演終於來到了。我們的箭在弦上，觀眾的魚貫而入，相同心情的是～期盼好戲上場的心情。

劇情牽扯著演員的表情，演員牽扯著觀眾的情緒。戲在緩急高低的劇潮中進入尾聲。落幕後的28秒，我百感交集，彷彿在人山人海之中，窺見人生的縮影。人生，不過演戲一場。劇終人散，沒有再起點。

友情是人生中最美的鬱金香，綻放在互相珍惜的花園里。若不小心或情勢所逼被拔去數朵，那座花園就少了笑容。我置身境況中的感受，就像在演一場獨角戲，寂廖非常。

所以我說：「好朋友們，何時我們還有機會，再合演一部戲劇呢？」

希望這是一個有曙光的夢想…………… 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

# 友情花綻放在無星的夜

擁有一座友情花園，是我青春歲月中最豐盛的資產。而把它灌溉成花團錦簇的努力，則是雙方面都要付出的耕耘。

難得放假的衛塞節夜晚，打開冰櫃找不到半罐啤酒陪我宿醉；打開電視找不到一部有內涵的電影；打開窗口找不到一片有藍天和星星的天空。這樣一個找不到樂子的夜晚，心情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不優越呀。

把正在觀看童謠錄影帶的妻子兒子“擱置在家”，我約了好友到BANDONG 露天飲食中心去。

甫叫了兩杯“薄弱到接近蒼白”的中國茶冰，就來了個日本人。那是好友父親的木桐客戶兒子，才不過24歲，就被派來詩巫總管業務，算是年輕有為。相比之下，我們就顯得無聊庸俗失敗許多。但凡人沒什麼不好呀！至少擁有的言論行為思想自由許多。

我沒有因為喝了中國茶而看到日本人就想起了南京大屠殺。資本主義的社會，還一直拿臭黃的歷史跟人家翻舊賬搞到相峙不下，不過是種跟百姓胃子過不去的幼稚行為。人家中國搞不好已有幾億人正圍在SONY或NATIONAL電視機面前，打賭著鋒利的日本刀能不能一刀就斷了那個跪著的人的頭顱呢。我還需為東條英機的惡行抱什麼怨，恨什麼仇？

好友如此介紹我道：「這是我從初一到現在的同學。」握手取代九十度鞠躬的道好，證明日本人確實已從草菅人命的禽獸變成一個文明人了。至少他們已懂得通過電器產品去統治世界市場，好過用炮火來發揚軍國主義了。五十多年前在廣島，那粒原子彈証實沒有白炸。人許多時候需要在挫折后才學會做人。

日本人走了，英語對談也住口了。我問好友可有從其日本留學的弟弟口中學到一些日語，他把頭搖得很坦白。這跟中學時，老愛把不懂的英文生字說成是“暫時忘記了”的他是有些分別的。或者說，他學會謙卑了。

談到語言，他把話題一鼓勁就扯到了他在澳洲塔斯瑪尼亞唸大學的艱辛日子。他說，忙到不可開交的考試期間，他曾有在一個月內吃50多餐麥當勞的記錄，結果搞到一見到漢堡包就有種想嘔

吐的感覺；他又說，當初一考完獨中統考就飛去澳洲真是一時衝動，結果為了趕上程度幾乎丟了老命。留學放洋的大學日子，可見不盡是寫意的烙記。他說來艱澀，我聽來苦酸。

其實在他遠飛的數年歲月里，我們一直保持著稀稀疏疏的書信來往。畢業后的第一年，我在父母安排下，學了整整一年的繪畫。原本打算學有所長后，過去美里接手即將遠赴北京學油畫的三哥的畫廊及培中圖畫老師的棒子。誰知習畫卻讓我見到一個現象～“懂得越多，就越發現深不可測”。后來我因害怕將自己的整個生命，投注在一個無可預知，無法計劃的藝術領域里，所以我選擇了放棄。

學畫的日子是陰霾而沉重的；一如他在異鄉揹負著父母期望，學費，課業及鄉愁的苦悶心情。那段日子，我們的信是杯杯苦酒，字字酸澀。

放棄學畫后，我在92年聖誕節的第二天，收拾細軟搬進報館宿舍，當起助理編輯了。如此的決定，我至今不曾后悔過。倒是一路來一齊學畫，后來花得起兩萬元學費到西馬P.J.的SAITO學院學商業美術的長鋒，怨我沒跟他一起拍擋闖蕩江湖。釀了這麼一場遺憾，或許儻子手還是現實的鈔票。

進入社會大學，體會現實與金錢重要的機會，多如過江鯽。一個人奮鬥的日子，我伸手捉不到半隻援手。后來在同學介紹下，我兼職當起了壽險代理員，許多的夢也因此得到實現。

如此一步一腳印，好友都只有在字里行間分享到我買車，結婚，做父親的喜悅。最遺憾的是我結婚時，邀不到正在考場拼命的他做伴郎。這杯喜酒，成了十年摯友的唯一缺憾。幸好去年五月尾的新居入伙邀得他與我分享人生最大的滿足感。在數個同學的把茶言歡下，許多的同窗樂事又一再掠過褪色的心扉，頓然滿室春色，朗聲盈盈，快樂無比。

好友一揚手，又叫了杯中國茶冰。姍姍來遲的牛肉沙爹總算也來了。看著他一串接一串的咬下牛肉沙爹，我彷彿看見那段放學后一齊在長橋茶室吃乾盤麵的日子。所改變的是，我們的臉上都有了滄海桑田的鬍渣……而歲月何時才會腳酸氣喘地坐下歇一歇呢？????????????????

• 特將此文送給一輩子的好友～孝鑑。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日



095

# 紅 塵 來 去

市儈庸俗的人的眼中，是容不下一件與金銀財寶沒關係的事的。  
有錢人喜歡收購藝術品來增加氣質，卻從來不曾看得起藝術家。

因為不經意地從朋友口中聽說，位於老街的英殖民老舊建築物可能拆除的消息，我特地從貓城飛回家鄉一趟。把畫廊鎖匙交給內子后，我以堂堂富麗的理由跟她請了兩天假期～回去見證歷史和現代之間的轉捩點！她笑我吃飽沒事作，卻忽略了一個天蠍座男子基本的感性情感。

大鐵鳥在飄於半空的棉花團中穿梭，我的情緒卻在蜿蜒蛇流和鬱鬱綠林間起伏不定。35分鐘的飛程稍縱即到，隨著機輪與跑道磨擦出踏實的聲音，偌大的新建機場即刻投映在我微微顫抖的瞳孔中。噢，甘美的家鄉終於到了。

叫了部德士，我開始觀望著車子在疾呼而過的風中吞吞吐吐著筆直的柏油路。

中年司機叼了根不點火的煙，說起〈神仙，老虎，狗〉的風波，講起老黃大選敗北時的民間震撼……對於滿城風雨的事，我當然已在媒體上知其八九，只是如今聽來，故事的感覺添了幾分真實。

車子繞過巴士站，在車流擁擠的邱炳農路緩緩沿河而行。木板釘成的茶室和果攤仍在新發展藍圖下苟且偷生，跟四十歲仍一事無成的男人沒有兩樣。碼頭過街的人，還是把車燈當作車的眼睛，視若無睹，橫衝直撞。

一個轉折，德士司機在「老街」路口丟下了我和行李及一顆盪在歲月與回憶隙縫間的心。

一昂首，我的眼光很自發地投射在三樓的一間破了兩塊玻璃窗的房間上。整棟店屋的蒼白油漆已斑駁不堪了，我看著它滄海的容顏，彷彿在觸摸老爹的皺紋。

底樓的茶室和飼料店雖早已東遷西移了，但我在五腳基走過時，空氣中似乎還隱約飄游著前客來茶餐室的祥嫂的乾盤麵香。滄海桑田的感觸一時間霸住了我感性的思維。



拾級而上，鐵門已沒有上鎖的價值了。黝暗的窄梯牆壁，友族戀人寫了 'ENKAULAH KU CINTAI'，玩著誓言與食言的愛情遊戲。

來到三樓的房門前，驚奇的是貼在門上的 '出入平安' 紅紙墨字竟也能見證我的離去與重返。這不失為一份緣吧。

踢開了門，灰塵在我褲管一路糾纏著；打開了窗，十點三十七分的太陽投進了憐憫的暖光，從那扇破了兩片玻璃的窗。

而我所有塵封往事，此刻就像被一個初學走路的小孩打翻的湯一樣，灑了滿地……………。

◎

「呷！」……「呷！」，我用木棍一連砸了兩片玻璃來發洩塞壓在心口的憤怒與悲哀，在她和她娘的的嗒嗒的扶梯而下的同時。

那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時我不過才18歲。一段很有性格，一廂情願的年齡。

七號成績放榜前夕，我與老爹因為 '理想與現實' 的課題吵翻了臉，一場長而激烈的嘔氣之後，我收拾行囊就離開了家。叛逆的少年時期就是有這股衝動。之後的際遇，才讓我知道家原來才是避風港。然而我已走上這條單行道，回不去了。

我熱愛畫畫，所以當起廣告學徒是必然的選擇。因為老闆不放心我晚上睡在他店里，所以介紹我租在這間房。房租八十元，水電不包，於是我開始了白天工作，晚上自修習畫的艱苦日子。

老闆說我是九十年代最慘烈的頹廢派，活在功利社會還抱著理想主義。他每次看著六十六公斤的體重，卻有一張臘黃的臉的我，總是搖頭，然後請我吃有肉的乾盤麵。對於他的照顧，我是心存感激的。畢竟這類有心人已不多了。

一個下大雨的傍晚，老闆用他那跑了十年的老MAZDA載我放工，並說要欣賞我的畫作。扶著昏黃的扶梯，老闆嘆息聲聲。

細細觀閱過我用素描表現的生命與希望，他的視線停駐在我那張停工了一星期，尚擱在畫架上未完成的新作品。

那是一個后擺著雙手，站在懸崖上的小孩。他問我為何高山之上沒有藍天白雲，我說我看不到天堂，觸摸不到明天，留下空白其實是種想像空間。我說我很想在小孩觸目所及之處畫上羅丹博物館，然後自己的作品也像梵谷，塞尚，畢卡索一樣掛在藝術的殿堂。若能如此，我此生無憾。

他在臨走前邀我參加八月畫展，說那是展覽美麗藝術的地方。這是我實踐理想的第一步，於是我更用心鑽研鉛炭建築在畫紙上的質感。那是一段嘔心瀝血的付出過程。

也因為這場畫展，我認識了熱愛水彩畫的紫芯；也因為我們在週日假期常結伴寫生及談論藝術，因此我們成了一對戀人。

雖然出雙入對只是偶而的事，但消息很快就傳入她那開金鋪的父母耳中。她家因而鬧了場大革命，市儈庸俗的人的眼中是容不下一件與金銀財寶沒關係的事的。她媽媽說：「藝術只是吃飽沒事作時的怡情小品，當不了飯吃！跟了一個窮畫家，命運比乞丐好不了多少。」就在紫芯被軟禁在家音訊全無的兩星期後的某個週日下午，她娘拉著她到我住處拋下這麼一句嘲諷的話後又匆匆地下樓去了。我就在那時憤怒地用木棍砸碎兩片玻璃的。

之後，我再也沒見過紫芯了。而我也在那個月尾，辭了職退了房，離開這個憂喜參半的城市……………往貓城去了。

一聲快艇的長笛將我沾露的思緒，從七年前的泛黃往事扯牽了回來。我竟在歷史古物的肚子里見到這個依拉讓江而立的商港城市，已有了邁向宏願的姿態。當我看到像牙齒般並列在碼頭的快艇時，我有了無以言明的感觸。祝願這個城市愈發成熟，但不要失去純樸的民情。這是我唯一能給的祝福。

隔日下午，我又咻然一聲上了雲端，往貓城飛去了。

藍天白雲依舊，只是一趟的紅塵來去，我的心情已匿藏在那棟傳說可能拆除的老建築物中，暫時不肯回到我的身邊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廿六日·1997年淨覺青少年文藝創作賽·銀牌獎  
1998年中華文藝社第九屆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人想振翅高飛，不能如願，因為虛榮叫人笨重了。

0

那個下著酸酸的梅雨夜晚，世界比那塊冰化石顯得更加有隔絕的心寒，她就在這樣無助的氣氛下，爬上HIGHWAY WISMA的頂樓，天為幕地為蓆，泣躺在文明的霓虹與原始的傷心之間，即而，她做出了割脈這件可能斷了後路的事。在這樣一個落著梅雨的夜晚，她泣不成聲……。

人想振翅高飛，不能如願，因為虛榮叫人笨重了。

有人想結束生命，也不一定就能成功，因為發現人的搶救本能與醫生的治療本職，往往把一條人命從牛頭馬面的手中搶回來。

救護車在開始沉靜的凱旋大道呼嘯而過，整片寧靜的夜色有了片刻的四分五裂，即而又縫合了，畢竟文明的社會已沒有太多人有原始的關心了。

刺



青

9

她在“活龍醫院”躺了三天三夜，才甦醒了過來。望著沒有水果，沒有鮮花，沒有問候卡的空洞病房，她恨透了那個在她雙眼即將緊闔的關鍵時刻，冒雨又包扎傷口，又叫救傷車的看更員。「活在無情的世界；不如死去來得好。」她消極地想。

按耐不住，她的思緒又回到那個電話中鬧得死僵即而分手的子夜，那夜當然沒有可以許願的流星劃過天際。

郭顏唯中午剛打從美國回來，她接機時候還興奮得哭了。三年了，風風雨雨，孤單寂寥的日子，她幾經辛苦地熬過來，她一心以為，遠航歸來的他這次將有許多精彩的故事好說了。奈何情事似乎是人類最沒有把握的戰役，她微略窺探到疏別的陌生，心頓然冷了半截。

9

約了午夜十點半在雲海碼頭敘舊，因為之前他得赴一場父母特設的洗塵聚餐。她略施脂粉唇紅，穿了那件92年他送的白色長裙，希望如此能喚回多些記憶，增添多些話題。

好不容易，時間也隨著渡輪和船隻的擺渡過江中溜逝了，她的心愈等愈灰了。他從來沒有遲到半小時的離譜記錄，掛了個電話到他家，他坦承正在房里聽音樂，她發怒了，火氣驟然爆升，吵著要他解釋。

他沉默了約莫十秒鐘，終於開口說了這麼一段話：「小玲，在美國讀書的這三年，我發覺那才是我要的生活方式，自由而瀟灑，快樂而無拘，在那里，感情這碼子事不必講太多條件，大家成年人好來好去，誰也不欠誰。我討厭麻煩！這是妳早就知道的。」

她逮著了他的弦外之音，但無論誰亦沒能力控制被拋棄的悲憤，於是要他補償她一直以來付出的青春與愛意，這似乎是難以估價的投機，虧或賺都沒有定位點。

他罵她不成熟，像孩子似的一毛錢一定要買三粒糖，糖若掉了，就死命以為哭和鬧才是解決方案，不曉得覆水難收的道理。

她的淚水溢滿了眼眶，接著缺堤而下，她摔下了電話筒，一個人攔了德士就往 HIGHWAY WISMA 駛去。那兒是她傷心失意時慣去的商業購物中心，但這次她按了24層的號碼，電梯愈往上升，她的心就愈往下沉。

似乎很配合氣氛的，天空像破了洞似的讓梅雨撒下，在這片悲喜交集的大地上，她站在空蕩的露天停車場天台上號陶，乏力之后摔倒在冰寒的水泥上，絕望到理智也離她而去時，她從背包取出原想送給他的刮鬚刀，往自己的手腕上割……猛割……直到血流如注……。

她回首的思緒在鄰床病人的小型收音機播送的一首深情的旋律中驚醒了過來，她聽得愈注意，歌唱得愈深情……。

「如果不是受到挫折，又怎會停止說溫柔的話／分開多時，陌生戀人臉孔總像冬天海水一樣冰冷／終身的污點是美麗的刺青／有個壞的遭遇，也好過重覆平淡無奇的一生／能夠感受到戀人的存在，人生就該沒有遺憾挫折，長痛比短痛浪漫／一時衝動說的氣話比考慮多時的甜言蜜語來的真／拒絕成熟才是一種可以自己掌握私有的幸福／把秘密深藏在心中的折磨，比把它變成謠言的虛榮更加的享受。」

隨著最後一個音符的落幕，她終於領悟了過來，原來愛情只是生命中不要亦可的“刺青”，何必用生命去換一個不甘心呢？

她在空洞的病房內竊笑了自己的愚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

# 跑 調 的 年 代

要不是對這個世界還有愛，我不會罵得這麼暴力。要不是這個世界走樣得太過份，我不會如此悲憤。

喝著 MILO 摻 COLA 加冰的怪味飲料，我聽著一片不用錢買的 CD。五個女生唱了一整晚，卻沒有一首可以聽的，於是換去陳昇的“鴉片玫瑰”。至少他的“淺藍大肥貓”和“橘子鼓”讓我振爽。耳朵聽到多一些控訴總會覺得世界多一些希望。

不懂活在這樣的年代是不是一種悲哀？

明知再過一百天就要踏足新世紀航空母艦了，從此就要狠狠地甩勁丟掉腐朽的思想與風格啟航，然而卻有許多“傳統老人”硬要你這樣做那樣做。不然會遭五雷轟頂？我就不信守孝期間不剃鬚鬚的人就是孝子，我更不信古晉那群捉狗隊會為了捉一條狗而漠視一個小孩的生命，然而卻發生了，真他媽的叫大家快樂不起來！

這樣一個我們這輩子唯一的世紀末，不安的火藥味籠罩著所有老百姓的靈魂之窗，嚇得大家三魂不見了七魄。

花錢也買不到高枕無憂的當兒，有錢人的枕頭底下只好藏一把黑手槍。預備看看那一天，印尼的瘋子以瘟疫的姿態闖進我國的心臟時，用子彈叫他們好好做鬼。

說到印尼這個鄰居，我們心里都很不爽。先是莫名奇妙就把森林給燒了，結果搞到大家要戴著口罩講話，連表情看起來都很憤怒。

再來是印尼女傭的帶頭入侵，造成我國成為外勞死纏爛打的肥豬肉。我怕的是，若有一天馬哈迪老先生又口直直的罵哈比比“領導有方”時，窩在我國的百萬名外勞會搞出傻事，狠事，瘋狂事，到時事情就大條了。

世界已經被野心家，軍事家，科學家及貪婪的政治家搞到家不像家，國不像國，世界不像世界了。

雖然一扭開電視，一打開報紙，就看到飛彈飛來飛去，暴民砍來砍去，參選議員罵來罵去，但我們還是要好好疼愛自己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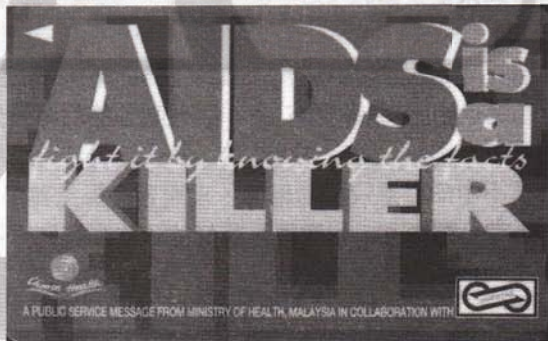
羅大佑作得最好的一首歌，就是“明天會更好”。因為他給了人們或安撫或精神上的希望，而他自己則因為看到台灣國會議員天天在國會裏丟臭雞蛋拋蕃薯，所以移民到美國去了。

台灣明天會更好嗎？因為李登輝天天惹“老爸”生氣，所以台灣這個孩子天天被飛彈恐嚇。真正打起來，大家都會瘀青，何不有話慢慢說？我擔心的只是，張菲不要退出主持界；黃舒駿不停止創作出唱片就好了。

東帝汶的民兵草菅人命，有人說印尼兩億人口討不到吃，幹掉一些可能以後競爭沒那麼大。我則為死者的妻兒的悲傷哭到亂七八糟。

旋律破掉的〈跑調的年代〉太嚇人，我們需要一首沒有暴力的歌曲。然而，大家還有耐性和天真的心去聆聽嗎？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九日



# 1 最後一班公車上的蒼蠅與我

0 當人遇到人的事時，常會陷入迷惘的情緒。改用蒼蠅的角度想一想，或許能讓你豁然開竅。

3 10:55PM，最後一班公車往長長的南蘭律路開去。街燈與街燈，在夜里素描著一幅題名〈寂寞與寂寞在蒼茫的邊緣呢喃著它們的薄弱生命〉的鉛筆炭畫。

摘下了把我頭髮壓到“兵荒馬亂”的鴨嘴帽，一隻蒼蠅嗚一聲停腳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

它的一雙大復眼把我盯得好不暢爽，我於是揮起手想趕走它的討厭。它彷彿看出我的怒怨，於是它開口了：「哎，人，你知道嗎？孤獨的人是可恥的！他們用面無表情和不為所動來為自己築一道牆，一道叫做“保持距離”的牆。結果拒絕了世界，隔離了自己；疏遠了人群，謀殺了希望；悲觀了思想，窒息了快樂。我看，你是其中一個案例。」

我頓時僵硬了揚起的手，凝住了不爽的表情。一隻我尾指也能壓死的蒼蠅，竟然只用三言兩語就把我血淋淋的解剖開了。

「難道我就這樣行屍走肉，不知所謂的活下去嗎？」我發現自己從來沒有清醒過。「沒有目標的青年和折翼的天使同樣悲哀，同樣像沒有放在冰櫃的冰條，腐爛到慘不忍睹，一敗塗地。」

「你像一具沒有靈魂的屍體，在繁華的都市的某個角落，癱瘓成一大群蠕動的蛆虫。」蒼蠅用嘲笑語調，譏諷著放縱而蒼白的我。

「自從小瓊在77天前離開我后，我才發現原來女人的一個變心的表現，就能崩潰一個男人的幸福表情。一切是那麼輕易獲得，一切也那麼困難擁有。你只是一隻簡單的昆蟲，不會懂人類複雜的感情的。」整了整沾滿汗水的衣袖，我似乎感覺到煩苦把頭髮漂白的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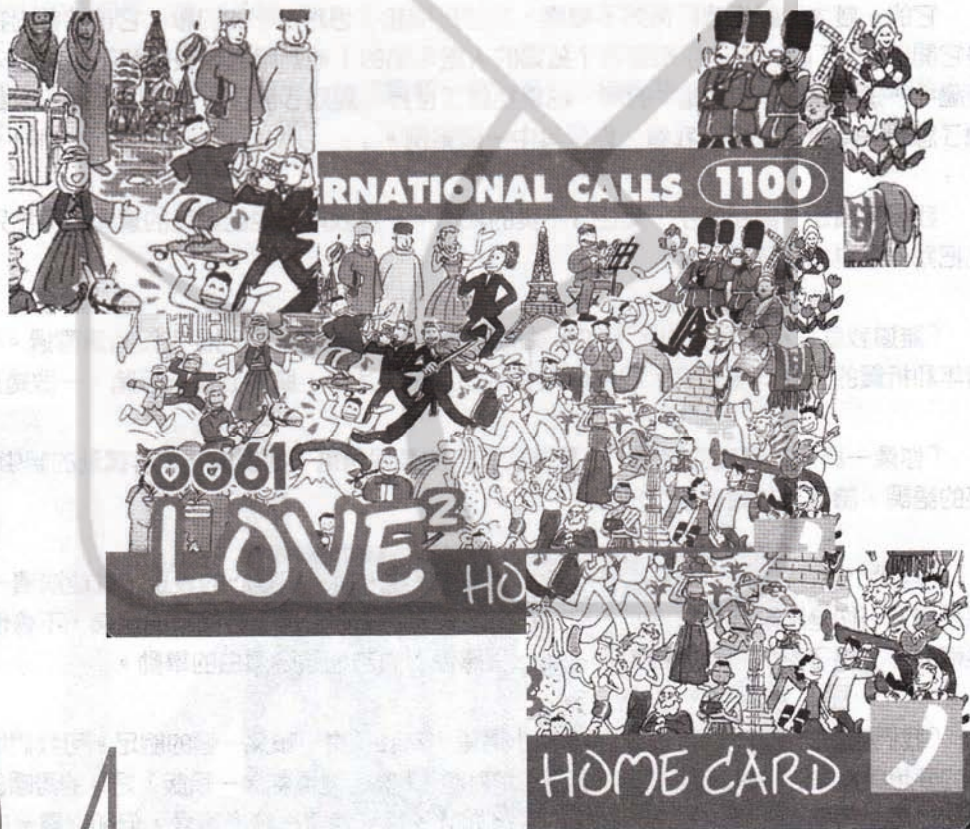
「我們宿命必須在髒臭的垃圾桶，臭水溝里，為肚子拼一頓又一頓的飽足。可我們從沒放棄過生存的梦想與生命的尊嚴，更何況你是個活生生的男人呢！愛情就像一頓飯，好味的難嚼的，吃完了，還可以馬上再另煮一頓，誰都沒有權力阻止你肚子餓。我雖沒談過戀愛，但卻從電台的午夜廣播節目中聽到不少……。」蒼蠅侃侃而談，好像學者。

我則在靜靜地設想著自己的未來，自己的下一場愛情，是否該是時候漆刷紅橙黃綠藍靛紫的彩虹色澤了呢？

最后一班公車上的蒼蠅與我，交談著一場令司機滿頭霧水的領悟。

下車前，我給了那隻叫做 QQ 的蒼蠅，一個九十度的鞠躬。夜，因此變得不再那麼蒼茫了……。

走出失戀的陰影就像醫肚餓一樣。有人用快熟麵，快速康復；有人用滿漢全席，大費周章。其實捨下了，就沒有痛哭的理由了，何必苦苦陷自己於愁籠之中？ 二〇〇〇年正月廿三日



1 0 4

# 老 爸 離 家 出 走 了

台灣曾有個愛聽音樂的老伯，遺囑立說為他辦個“搖滾音樂喪禮”。其實生離死別不一定要哭到昏天暗地。

如此的不動聲色，如此的不帶走一片雲彩。老爹的離家出走，想不到會是如此的乾淨俐落。

遺留下利用了70年的臭皮囊，牧師說老爹到了一個叫做天堂的地方去了。若果老爹真的在一個專程從美里趕去古晉諾瑪醫院的牧師禱告下，流下兩行昏迷中接受主的淚，那麼我衷心祝他今後主恩滿溢，推翻昔日的“無神論”。

沒有遺言，沒有遺囑，就連今生最后一朵笑容，也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氣時才綻開的。13個孩子都見到老爹的告別面容，所以他離家出走時的容顏安祥如恬眠。

老爹喝了50年的黑狗啤，直到數年前酒友患癌去世時才戒掉。我了解老爹找不到投機的酒友的苦悶，於是懷念起童年時，老爹總是在那個酒友到訪時，叫我到江邊小雜貨店買兩瓶黑狗啤回來的日子。所以我希望老爹在離家出走途中，能再碰上那個投契的酒友，再把酒言歡半個世紀。

工作后，一直有個很希望實現的心願～帶老爹和老媽去中國遊玩一趟。并且打算近年約同兄弟姐妹們合資“贊助”旅費，讓老爹在聽了那個酒友數遍遊中國的分享之后，也能親臨現場，無奈一切已是“壯志未酬他身已先死”了。

所以也希望老爹以透明人的形體，搭免費的飛機，吃霸王餐，白吃白喝的遊完整個中國大陸，然後託夢跟我們分享壯麗山河的澎湃。

老爹的離家出走，是再也喚不回來的了。沒有電話號碼，沒有旅館住址，沒有任何線索。這一次，他終於可以走得無牽無掛了，因為老么已23歲了。

或許老爹是出走到奔涌的黃河，划著獨木舟唱Nagaraku....；或許老爹是出走到埃及，摸著人面獅身像；或許老爹是走到台灣，慰問台中地震災黎；或許老爹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還是繼續如守護神般守候在我們的身邊，守候在那片由他一手一腳用血淚汗建築起來的家園邊，不離不棄。

老爹離家出走了，連熟悉的咳嗽聲也一齊帶走了。留下淚流枯盡的老媽，我們會加心的照顧她，所以請您放心，放心的展開另一段全新的旅程吧。

· 1999年8月24日，老爹安息主懷。這一天是我們家有史以來最淒風楚雨的一天，當天的天空沒有顏色.....一九九九年九月五日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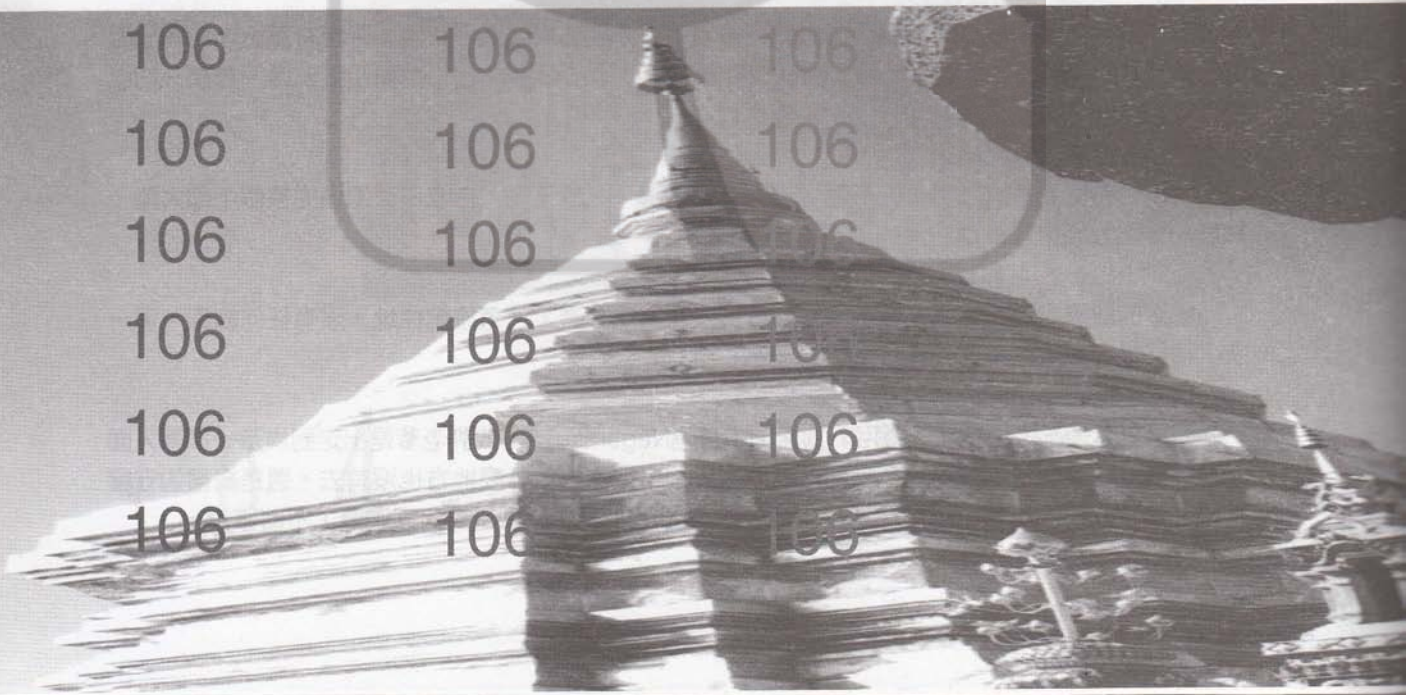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 斷翅白鴿的屈服姿態

我常想，生命中沒有太多的迫害與被迫害，應該會比較心安理得。

不懂有多少個日子了，我家屋頂那隻白鴿的盤旋姿態一直是那樣的和平。在牠帶笑的瞳孔里，彷彿建築著一座平靜的天堂。牠從沒發出烏鴉的嘶裂叫聲，也沒像老鷹般飛擒小雞的凶狠。或者說，牠是沒有企圖地存活著。

已經有好多好多歲月了，牠忠心的扮演一隻白鴿的和平角色。牠的單純與天真，美化了醜惡的世態；牠的樂觀與淡定，讓牠失去了自我防衛的警惕。簡單的白鴿要活在複雜的環境，本來就是件不容易的事。然而無奈的是，小鳥是擺脫不了飛翔宿命的，所以牠只有選擇掙扎。

我每天看著牠翱翔在白綿綿的雲朵里，看著牠伸展雪白的翅膀在藍空中作日光浴。我的心也跟著豁達起來。

我常想，生命應該是一件追尋快樂的工具。當找到快樂的源頭時，我們就可以一路地挖掘著笑不攏嘴的喜悅，然後與很多人分享。

我常想，生命中沒有太多的迫害與被迫害，應該會比較心安理得。但一看到人們僅只為了一塊蛋糕，就打得亂成一團混蛋時，我還是頹喪地離開了現實的真實世界，投入到白鴿無邪的和平世界中。在那里，我才可以嗅到自由與祥和的味道。



一個太陽把耐性吃掉的炎熱午后，白鴿依舊巡視白雲上是否聚水成雨，看紅塵男女是否正為情所困。

突然，冷不防的，白鴿的翅膀中了槍。子彈是一個獵戶射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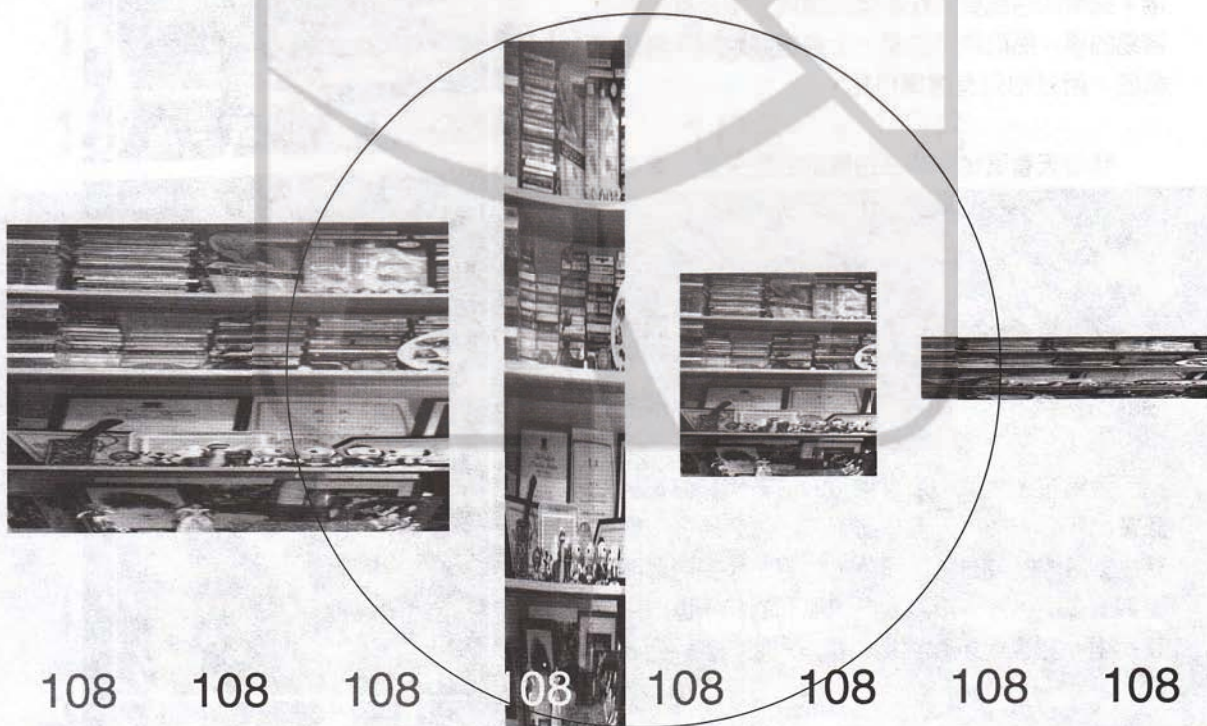
然後，白鴿以屈服的姿態，在風中凋零成一首殘謝的輓歌。輓歌徐徐唱起時，白鴿最後的眼淚在風中飛舞成無奈的心痛。

因為獵戶的事業就是不斷地獵殺，（像大財團不停地收購小公司那樣），所以，我沒有出口指責獵戶侵略別人生命的行為，所以我只能為白鴿唏噓惋惜。

獵戶拎走了斷翅白鴿，天色灰沉了下來，從此再也藍不起來了。

以後的日子，當我習慣性地仰頭看著寬闊的蒼穹，卻怎么也看不見熟悉的白鴿的飛翔姿態時，黯淡的心情不懂要用多少的日子去調適平衡了……………。

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愚人節



# 寫首情歌給妳祝妳生日快樂

生命中因為有妳，所以我才看得到彩虹的顏色。

今早甚麼人都不約，甚麼事都不管，一個人鎖在房里。開轉了剛漆黑的風扇，選了音樂工廠的新片“兒童樂園”，把聲音開到足以充滿了房里每個角落的程度。接著讓自己穿得很原始，而接近“亞當風格”，這樣感覺比較過癮。

9 畢了業，投進了社會大染缸，整個人像上緊發條的機械人，跟著湍急的步伐齊步走。沒有太多機會與時間容許自己歇息，怕被落伍遲疑的洪流淹沒，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怕了那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所以無奈但心甘情願地與快速的時間賽跑競技。明明知道后果只有兩個：一是成功但老邁的自己在微笑，另一是失敗也老朽的自己在嗟嘆。時間永遠不會輸，輸的只有青春與淚水。但還是要無奈但心甘情願的如此做，因為時間不留人。

0 真怕自己會垮下，所以必須找一個機會讓自己好好的照照鏡子，看看面頰還有沒有青春痘，看看自己滄桑了多少，老不老？

1 早就聽人說過，要隨意的生存下來很容易，要生活得不錯很不容易。整個社會是一個競技場，裏頭有鈔票與慾望。參賽的人太多太多，你沒有兩把刷子和耐力還有一些手段，你只能撿到別人不要的硬幣。而那些花綠的鈔票全抓在那些是人也是鬼，是魂也是神的手段高手手中。你只能望梅止渴，望樓興嘆，然后羨慕他們的本事與有錢，而不檢討自己的庸俗與懶惰。

哎，妳知道嗎？我置身于這樣一個殘忍的戰場，就像身處在一片雪霜紛飛之中一般，冷得發抖。有時真想痛哭一場，咆哮一下，然后藏躲在一處沒有競爭，沒有風雨的天涯角落，但可惜的是，我找不到這樣的一個角落，因為壓力駐在我心房。直到妳的出現……

自妳帶著甜笑走入我的生命之后，我的雪霜得以解凍，我的困累得到依偎，而妳的溫柔與懷抱就如一張“暖窩”給我所需要的溫暖。我的生命就像重新充電一樣，一下子有了方向，有了動力，有了目標。

妳說，如果競技場里太多人，我陪你闖，我們加起來有八隻手腳，快過別人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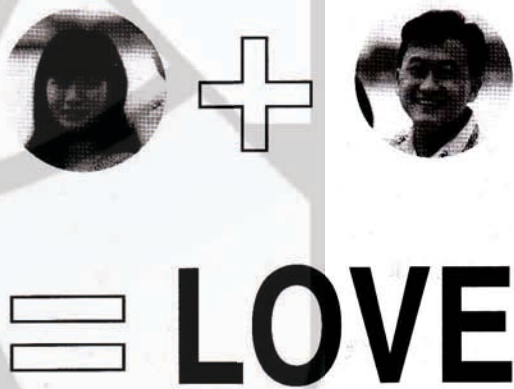
妳說，如果外面風雨太大，回來我身邊，這裡是個避風港，是個溫暖的被窩。

妳說，其實還有一扇脫俗的窗開在心靈的邊緣，在那里有鳥語也有花香，有藍天也有大海，如果你不喜歡世俗黑壓壓的窗門，請回到心靈邊緣。

妳說妳很常也害怕生活的條件會把我壓得累透，叫我不不要太急，慢慢來。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失去靈魂和生命，又有何意思呢？我點頭，但時間容許我停下腳步嗎？

其實說真的，對妳，我確有太多的感動。妳從未發過一句怨言，即使在我們戀得辛苦，活得簡單的日子亦然如此。早就說過，今生能戀上妳並被妳深愛上，是我的幸福。感謝上帝、感謝妳也感謝我自己。

四月廿八日是妳廿一歲生日，我送的金鑰匙鍊牌相信妳心愛非常吧。在此祝妳生日快樂，體健心怡。再寫首情歌給妳吧，願妳喜歡。



戀曲 1994

星星不算太美 妳的笑容更迷人

月亮不算太圓 妳的心照亮我心

紅塵看不到的美麗

在妳身上統統實現

從不曾以為自己會如此真心

在妳眼里我找到恬靜的避風港

花的香 海的美 如妳

雲的柔 風的情 是妳

如果再活一次 再選一次愛人

答案仍然是妳永不變

一九九四年四月廿九日

# Mr. YONG, 你要往那裏去？

許多時候，我總覺得自己像個把房子建在海上的浪人，於是命中註定只有繼續流浪了。

「哎，Mr. YONG，這次你又要往那里去了？」看到你整理一半的行囊，或長或短的離別情緒又像螞蟻般偷偷爬進我的耳朵，直搞紊亂心情。

1 1 1

「還未決定……想去埃及看看海市蜃樓，體驗一下看虛幻景象前后的雀躍與失落感；也想去台灣中部跑一趟，嘗一嘗地震災黎心碎眼淚的滋味；最想去北極跋冰涉雪尋找地球盡頭的那一座燈塔，可是又怕被愛斯基摩女人綁架去。不過請放心，我不會到東帝汶去看哀鴻遍野的殘暴遺骸的，那是沒人性的國家。」你在抽屜里取了粒金戒指戴在無名指上，續說：「出門戴粒金戒指，萬一錢包遺失被扒，也有值錢的東西當押買機票回家。」

「我真羨慕你，可以週遊列國，呼吸著冷熱鹹淡的空氣；我更羨慕你，可以照自己的意願去裝飾生命。畢竟太多人不但失去生命的靈魂，甚至連生存的目的都模糊了。這是多麼可悲的事啊。」我啜了口“自殺飛機調酒”，被酒精侵襲的心情，如環境囚犯的呻吟。

「其實你也不必有太深的感觸。許多時候，我總覺得自己像個把房子建在海上的浪人，於是命中註定只有繼續流浪了。雖然阿姆斯特壯在月球回來後說～不論你在何處旅行，回家總是好的！但我一直熱愛著天天新鮮的生活方式，恐怕這一輩子我是註定四海為家了。」你點了根長壽煙，魚尾紋在智慧的眼角緩緩游過，即后隱沒在裊裊升起的煙霧中。

「你的親人呢？你的情人呢？」對於如無腳青鳥般的 Mr. YONG，我充滿了好奇。

「三年前的一場空難，奪去了我至親的生命，所以我已了無牽掛。至於情人，我是沒有資格去擁有的。因為我不能給她承諾，不能給她未來，所以我選擇放棄追求。愛情可以隨時開始，但不能夠隨時結束。因為一個女人的青春有限，耗盡了就等于過了半輩子了。我不想去殘殺一朵綻放在快樂花園的曇花。」你點了第二根煙，神態雖然自若，然而眉頭已結成了山巒。

彼此沉默了 7 分鐘 6 分鐘…5 分鐘…4 分鐘…3 分鐘…2 分鐘…1 分鐘…各自煙酒。

# 1

# 1

# 2

「這一趟，我可能會走一趟絲綢之路，听阿德說，很有意思，很有文化，很多感動……」你捻熄了煙頭，開始檢查起相機。「我后天一早就出發了。」

「祝你一路順風，回來時別忘了講些精彩的故事給我听，OK！」告別了Mr.YONG,我一個人駕著車在回程的路上，心情滿是感觸。

命運與環境，左右了人的選擇。有人一生註定庸俗勞碌；有人一生註定瀟灑如風。

路是自己選的，往那里去是可以預期的，最怕你什么都不去想與決定。

●現實中的我與夢想中的自己的一場對話錄。

一九九九年十月卅一日



否認人性像擺脫命運一樣，無能為力得讓你亂吼亂叫。  
所以許多人想逃亡到單純的世界，雖然那是天方夜譚的烏托邦國度。

這是一個完全屬於大自然的原始地方，沒有高聳的鋼骨水泥，卻有千層翠綠的森林，沒有四通八達的公路鐵軌，卻有綿草鋪地的羊腸小徑，沒有濃煙裊裊的烏煙瘴氣，卻有挾帶花香泥甘的清新空氣。在這片樹林的背後是崗巒起伏的山脈，多情白雲繚繞山巔。樹林前方不遠處是浩瀚的碧海，上帝創造了這片海以來未曾有人渡海而來。這是在南中國海中靜靜停泊的一座孤島。

在這之前，這本是一塊未有人踏過的土地。但是自從公元前三千年前那一團強烈的紅光和一陣令全島震動，令靜海怒吼湧浪的巨響後，這島住進了一種叫“聖神”的外星生物。當時在島上還未有人類，所以那個時候什麼都是美好的，沒有紛爭，沒有自相殘殺，沒有可怕的貪念，只有安居樂業，安份守己的快樂過日子。

據說這種叫做“聖神”的生物可以是全人類每一個國家，每一群民族的行為與德行的榜樣。人類從始祖亞當，夏娃開始就有了叛逆，貪心的原罪，只要是人類就有此本性。他們把一切的罪過都算在墮落天使，撒旦魔鬼的身上，卻從未曾反省過自己的所作所為。大事如此，小事亦然，真是無可救藥的一種生物。

關於“聖神”的資料，儘管人類科學家自誇科技進步，經過幾千年的研究也只能知道一些皮毛，零亂得整理不起來。只會說外星人生得怎樣怪臉，尖耳，凸眼……。它們是坐著那種好像倒轉過來的碟子的發光物體，從外星飛到地球來旅行或是進行某項星球計劃。

至于“聖神”則是一群擁有人類軀體的光體生物，它們在乘著紅色光團來到南中國海的“煙島”前，原是居住在銀河系的一個還未被定名的行星上。它們是逃亡而來的。關於它們逃亡的原因，又跟人類和人性發生了密切關係。

話說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那未被定名的行星的光體生物統治者派遣一隊前鋒隊前來地球請了為數百人的自願地球人到無名行星去。因為它們在號稱星球資料中心的「偵察地域」得到了關於人類的一切歷史報導，認為不可思議。為甚麼地球人日日夜夜都在策劃攻取他國領土，併吞他國財

富？為甚麼地球人可以為了自己小小的利益去禍害親人？為甚麼地球人腦海中除了貪念之外還是貪念？這許許多多的地球人問題在“聖神”光體生物的心中打結，它們安份守己，愛人如己的天性始終無法理解人性，所以它們請了那百名自願地球人來協助它們進行腦波研究。

經過一段星際航程之後，無名行星終於到達了。它們把地球人安置在一個和地球有相同氣壓，空氣和溫度的“觀察玻璃巨宅”中，讓他們照常生活，進而進行觀察。這百個地球人一湊在一起又馬上爆發出原性來。他們有者成群結隊侵佔別人的房間，食物和擁有品。強者毆打欺壓弱者；智者欺騙愚者；利齒者辱罵，欺侮不善言辯者。一切惡性都像破紙而出的火焰般張牙舞爪的表露出來。“聖神”光體生物的觀察員透過高科技電腦分析百個地球人的腦電波，愈是觀察愈是觸目驚心，於是立刻向統治者報告，後來統治者即刻下令所有高層官員和觀察員召開緊急會議。

全體出席者神色嚴肅，眼色有點不安。首先是統治者發言：「我的同志們，今次召大家開此會議是有一項關乎我們地球上所有同胞和後代的天性，安全，生活和生命的事想要和大家討論。」全體依舊安靜恭聽。「根據觀察百位地球人的腦電波思想的結果顯示，地球人有種極其可怕的天性，那就是永不滿足的貪念。我們須把他們列為“宇宙極度可怕的生物。”」即而是壓倒性的全體同意。「我們需要甚至必須把他們遣送回地球，以免我們的星球毀在他們這種可怕的人性中。不過為了表示我們曾經研究過地球人，我們須請一批高科技人員依地球人的細胞構造來製造百張地球人外皮。經過高科技製造後，百張人皮完美的存放在真空的透明玻璃器皿中以免腐壞。那百個到過無名星球，首批在星際中航行的地球人也在統治者命令下整批坐著高速度外星交通工具回到地球。這一批人類在回到他們地球時已是兩百年後的世界了。一切都變了樣，使他們無所適從，所以他們只好找一塊土地，過著兩百年前的落後生活，可是那可怕的人性還是繼續繁衍著。

那時是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

夜幕低垂中，強烈的紅光團快速的向前掠去，很快的消失在視線中。（“聖神”光體生物的交通工具只是一團紅光。地球人的科技對其他星球的高科技來說已落後了至少一千年。“聖神”光體生物所使用的高速度交通工具其實只是一個空間，只要一進入紅光空間，就能通過電波的控制進行空間的巨大轉移，所以說地球人無法偵察出其他星球生物的到來。）

銀河系經過了一段三百年時間的平靜之後，又發生了一件和人類人性有關的星球巨變，發生巨變的星球正是研究地球人的無名行星～“聖神”星人的故鄉。就是這場巨變逼使那群“聖神”星人逃亡到“煙島”的。

話說“聖神”星人在觀察了地球人的腦電波和人性之後，把所有得到的資料收集在高科技電腦裏。它們並沒就此停止研究，反倒由觀察員操作電腦把所得來的可怕人性轉化為一種教育來教育所

1  
1  
4

有的“聖神”星人不可學像地球人及作為它們日常思想的警誡。但是由於時常的通過傳播媒介來教育他們，反而促使它們受到可怕人性貪念的影響。慢慢的單純思想起了變化，它們開始想擺脫一切好的品性而去追求地球人的人性。這無疑是場恐怖的習性變化。

人性貪念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所有觀察員首當其衝，最先受到感染，於是它們把人性貪念介紹給所有“聖神”星人。在一段短短的時間內，整個無名星球彷彿被人類所控制。於是開始了你爭我奪，你偷我搶，整個星球發生暴動。所有的科技隨著毀壞，設備都破損了，無名行星的統治者見到自己的星球將要滅亡且已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就叫了所有還未受荼毒的高層官員迅速的潛入秘密基地，透過特別的暗碼，打算利用由高科技控制的高速交通工具逃亡到別的星球去。為了更方便，更順利和安全著想，所有的逃亡者都取了一張存放在真空玻璃器皿中的地球人外皮，利用“合成法”把“聖神星人”與地球人外皮合而為一，形成擁有人類軀體的“聖神”光體生物。

這時人性力量在無名行星上已透徹的支配著每一個“聖神星人”的心思意念。於是一群想奪取統治權的“聖神星人”正在四處的尋找它們的統治者和高層官員，甚至想滅了它們。

無名行星的統治者與高層官員經過了一條長長的通道之後，終於見著了高速紅光交通工具，於是他們迅速的走入紅光團中進行巨大空間逃亡。當空間開始操作轉移時，充滿人性邪惡的「聖神」星人也趕到了，只是來遲一步。當進行逃亡時，統治者已隱隱約約聽到無名行星的爆炸聲，因為科技的破壞太大了，造成連續的轟炸聲。它聽後哀傷在心海中。畢竟那是它的家園，孰能不悲傷？

紅光團在浩瀚的銀河系中快速的前進。它們唯一能去的星球只有地球，但是一想到可怕的人性時，它們又恐懼了。擁有人類軀體如果不住在地球而逃亡到別的星球去的話，將不能生存，因為環境不同，所以它們就選擇了沒有人煙的“煙島”。當紅光團在深夜飛到“煙島”後，所有的逃亡者都走出來時，無名行星爆裂成碎片了，而令到煙島震動，靜海怒吼湧浪的巨大聲響就是由於無名行星爆裂後，所有的科技都毀壞了，而由地球上高科技技術控制的紅光團交通工具自然也隨著巨響毀壞了。雖然失去了一切，家園也沒有了，但它們至少能擁有這座孤島，每天望著天和海，過著沒有競爭與邪惡的快樂生活，彷彿又回到無名行星那種沒有人性貪念，安份守己的單純日子。

至于它們怎樣過活？吃什麼？這是謎。因為到目前為止，仍未有人類在這個由高空往下看是一團雪白濃煙的“煙島”登陸過。 1991年高中三唯一科幻作品

1 1

5





那裏找摸索樂趣  
如果能預知未來  
誰還有勇氣相愛  
如果能預言分離

整個 1992 年，  
我在純美術的迷宮  
花園裏摸索。

有時以為看到了  
艷燦的花瓣，卻  
發現自己原來離花  
心還很遙遠；有時  
以為自己已摘下了一  
朵百合花，卻發現  
那不過是花團錦簇  
的花園里的一朵  
小花而已。



美術是片遼闊的天空，飛到何處都不是盡  
頭。對於這種寬度，我竟有了茫然的畏縮。

合起了翅膀，於是我退出了這座迷宮花園。

(以上 4 幅美術作品，是我在詩巫香港美專習畫時的僅存紀念品。)





與黑岩，雨田及田思合影



古晉散文作家梁放



詩人吳岸



大馬創作組合光良品冠

「創作是一輩子的事了！」我想。  
然而創作卻是最孤獨的事。躲在沒人打岔  
的文章工廠里，不斷地架構故事，經營情節，然後  
爬著一格又一格的方格子。



中學生文學研究會后與詩巫文壇前輩合影

后排左起：貽思、雁程、楊善、金戈格 / 前排左起：黃國寶、朵拉（西馬小說家）、  
陳錫監、黑岩。

因為創作是件憂喜參半的遊戲，所以需要一  
群玩伴。因此所以，我與拉讓江畔這一群創作人  
交上了朋友……………。



ISBN 983-808-129-9



9 789838 08129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凡人情書

慕娘叢書④

文章工廠產品②

楊善 創作集 II

作者●楊 善

主編●楊 善

書法 & 插圖●楊 善

整體美術概念●楊 善

封面設計●黃長鋒

內頁設計●黃方英

印數●五百本

日期●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初版

訂價●馬幣十二元正

發行●楊善(H/P)0168662287,(O)084-339066 (訂購請洽)

娛樂地帶MOVIE ZONE · 2F, TIONG HUA ROAD, 96000 SIBU, SARAWAK, E. MALAYSIA.

(福州街 SINGER 店后段)084-340853(SHOP)

印刷●詩巫慕娘印務有限公司

NO.7, ISLAND ROAD, P.O. BOX 237, 96007 SIBU, SARAWAK, MALAYSIA.

Tel: 084-330211, 084-339066

# 愛情男女



《愛情男女》

楊善 創作集 I

文章工廠產品 ①

慕娘叢書 ③

馬來西亞日報出版

二千年三月中登場

一本記錄了世間男女青澀  
初戀 / 瘋狂熱戀 / 酸楚分  
手 / 攻陷愛情堡壘的愛情  
黑皮書。

凡人情書



凡人情書

# Ordinary

凡人的**臭皮囊**

常被**7**情**6**欲綁架

穿梭於**鋼骨**水泥

**匿藏**於悲喜人群間

只為得到快樂的**贖金**

**凡人**的靈魂

常被**狂想曲**催眠

**泅游**於碧海天堂

飛翔於夢幻**遐想**中

只為**享受**生命的滋味

